

酒眼燈唇錄

張謙



旧参
I 246·4 5
LY R-2



生 涑 出 版 社 最 近 之 偉 大 貢 獻

本 書 作 者 文 壇 權 威

湖 海

香 盟

劉 雲 若 君

繼 本 書 後 又 一 力 作 由 本 社 印 行

老 白 著 已 請 妥 原 作 者 華 北 名 漫 畫 家 馮 朋 弟 君 繪 製

羅 曼 史 已 在 陸 續 構 作 中 五 月 即 能 脫 稿 交 本 社 出 刊
讀 者 諸 君 一 考 白 著 君 當 非 外 人，無 庸 再 事 介 紹，此 公 諸 般 史 史，早 有
名 漫 畫 家 馮 朋 弟 君 一 繪 下，留 傳 社 會，然 論 者 皆 以 為 雲 碎 簡 短，未 展 眼 福，
本 社 有 榮 及 此

原 稿 陸 續 在 京 新 北 京 報 發 表，早 即 哄 動 一 時，內 容 之 委 婉 曲 折，
故 事 之 淒 艷 動 人，為 作 者 諸 作 中 之 所 罕 見，與 「酒 眼」
「酒 眼 燈 唇 錄」，同 稱 作 者 之 代 表 傑 作，結 構 運 筆，既 能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妙，章 體 變 化，復 覺 有 後 來 居 上 之 勢。

諸 作 中 社 會 人 士 均 認 為

燈

唇 錄

為 作 者 代 表 作 而

湖 海

一 書 更 為 作 者 威 權 作

看 了 本 書 就 明 白 了：一 老 白 著 為 什 麼 要 離 婚？二 老 白 著 追 一 空 絲 有 甚 拿 手 絕 技！三 老 白 著 談 戀 愛，何 以 一 談 就 完？四 新 興 大 大，摩 登 家 庭，老 白 著 畢 竟 怎 樣 了 不 得 法 兒！

五 月 中 旬 即 可 出 版

劉雲若著

酒眼燈唇錄

劉雲若著「酒眼燈唇錄」自序中曾云：「此書刊於報端，僅八月有奇，以期限迫近，乃匆匆結束。表面雖若完篇，實有頭重腳輕之病，讀者多爲惋惜……」今由作者改竄結尾，運用生花妙筆，務使情景人物，發於達於暢滿之境，以快讀者。原作者在原書序中，本曾以此作爲個人代表作以自許，對此作之重視關心，得未曾有，今再由本社力請，始允繼作，將原作結尾。刪去兩萬餘言，現更由著者增寫二十四萬言，完全嶄新作品，報端從未刊過。

直接發表

嶄新作品

生沫出版社印行

酒 眼 燈 唇 錄

卷 三 目 錄

第 六 回

人面誤桃花
斧柯代執
天涯遍芳草
環珮空歸

第 七 回

弱水一瓢迴
波留斷夢
蓬山千疊折
柳賦向車

第 八 回

恨事說風塵
情回一語
窮途憐骨肉
腸斷雙飛

天津市人民圖書館

說書圖記

第六回

人面誤桃花斧柯代執 天涯遍芳草環珮空歸

話說老姨兒立在梯級上看着，見跟包狂奔如狗，幾乎撞倒張綉，頂翻曹洪，把

胡勇撞了個躑躅，由典章的跨下鑽了出去，鬧得後台一陣大亂。老姨兒笑了笑，才

轉身走上，進了化裝室，見柳鶯仰在大椅上瞑目如睡，就悄悄躡步走入。柳鶯聽得

腳步聲，以為跟包回來，並未睜眼。低聲問道：「怎樣了？車來了麼？」老姨兒才

說道：「二姑娘，你這會兒叫車幹什麼？不舒服麼？」柳鶯聞言，張目看看老姨兒

搖搖頭又點點頭。老姨兒見她目中非常濕潤，似含着淚，止於沒流出來，立刻心

轉。暗想柳鶯是個很有主意，很有忍勁的人，向來無論遇着什麼事，未見她落

過眼淚，今日却是奇怪。就先去關上房門，才湊到柳鶯近前，弓身按着椅上靠手，

和聲低語的道：「二姑娘，你出來時不是挺高興，怎麼忽巴兒的不舒服了？我方才

酒燈唇錄

第六回 人面誤桃花斧柯代執 天涯遍芳草環珮空歸

241079

進後台，看見陸四站在那兒，掣着臉子愁死似的。問他爲什麼，才知道你要回戲退票，……柳鶯聽了發怒道：「陸四這個東西，真媽的混賬，不快給我辦事，還跟人亂說，回來叫他滾蛋。」老媽兒道：「你別錯怪他，俗語說吃着誰向着誰，我是陸四，也不願意給你說去。你想到這時候，忽然回戲，你已經到了園子，無緣無故的鬧這玄虛。前台如何肯幹，咱們以後還吃不呢？」說着見柳鶯繃眉，似不耐煩想要發作，急忙又跟着說道：「再說你也得替人家陳姑娘想想，人家今兒頭天上台，你就來個回戲，這不是跟她嘔氣麼？」柳鶯對這一句話，倒是聽進去了。嘆息一聲道：「那也沒法兒了！誰教她趕上了呢。」老媽兒得着縫隙，就撫着柳鶯肩頭說道：「你倒是爲什麼？咱們娘兒倆向不隔心，我也沒個走嘴，你跟我說說，我準有法兒給你順氣兒。」柳鶯搖搖頭，作個苦笑道：「你啊，莫說是你，就是神仙也沒法兒。其實我也不是不唱，只爲今兒心裏難過，所以要歇，明兒還照樣上台。不上台

又當得什麼？」老姨兒道：「你到底爲什麼難過？誰氣着你？我跟他去拚命。」柳鶯的一笑道：「別瞎扯吧！你跟誰拚命？」老姨兒道：「有誰是誰！你倒是爲什麼？跟我說何妨。就是我沒法兒管，你念叨念叨不也開胸順氣麼？」柳鶯搖頭不語，老姨兒又道：「你跟誰嘔氣？可爲什麼不肯唱戲？這簡直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柳鶯道：「你知道什麼？我嘔氣才只歇今兒一天，若沒嘔氣的事，我就賣行頭永遠不幹了。」老姨兒笑道：「這可真應了潘老丈那句話，你不說我還明白，這一說倒糊塗了。好二姑娘，只當我是你的老親人，告訴我吧！」柳鶯被她逼問不過，又因胸中鬱悶難忍，感情好像皮球中充滿着氣體，恨不得有個縫隙，噴射出來，何況又來隻抽氣機向外抽取，不由沖口說出：「告訴你也沒關係，你不致於跟別人亂說，再說事情已經過去了。」說着見老姨兒作色傾聽，又不覺不願把詳情說出。就含糊着道：「告訴你吧，這班兒差點兒散了。我本打算嫁人過日子，也帶你去享幾年

老福，如今竟不能了。」老姨兒一怔道：「原來……怎麼又不能……是誰呢？」柳鶯苦笑道：「人家帶着新定的未婚妻來聽戲，故意給我看看，那還能什麼？」老姨兒對柳鶯的話，並未聽得明白；而且柳鶯也沒說得明白。老姨兒以爲有一個男子已和柳鶯有了終身之約，忽又變了心腸。今日竟帶着別的女子來氣柳鶯，就作出滿腔義憤的樣兒道：「世上竟有這麼混賬的人，你說是誰？在那兒坐着？」柳鶯道：「你少打聽吧，充那份兒白水灘的穆玉琪。事情過去就過去了，我想得開。」老姨兒仍是氣得鼓鼓兒的。心中却想近半年來自己和她形影不離，她便親近過幾個男子，也全爲着勢力和金錢，並沒一點兒情意。現在看情形她是交上可心的人，已被人家給甩了。這個人是什麼時候交的？不由得想起她月前失蹤，又在北京發現。回來之後，神情便有些兩樣。大約這個人必是在那失蹤時候交的，或者她失蹤就是爲着這個人，也說不定。但這個人是誰？必然極爲漂亮，否則柳鶯絕不致如此走心。

少時我向前台看看，也許能尋得出來。想着忽然見許鎖住推門走入，後面跟着陸四。陸四後面還有個顏之厚。但陸四進來隨手把門關上，顏之厚被關在外，未敢隨入。柳鶯見許鎖住進來，就瞪了陸四一眼道：「你們來幹什麼？難道我歇一天也不成。」許鎖住道：「老板，您歇十天都成，莫說一天；可是你得早點兒說。現在只差一個戲，您才說回，不是要我小子的命使喚。再說今天陳碧瑩頭天上台，您也得給她留臉；還有您今兒又留廂請朋友看戲。人家來了您不上台，也怪不大好的。」柳鶯聽他這末一句話，真是不入耳之言。她本因被請的人才灰心不唱。如今許鎖住反藉那廂中的人勸她，柳鶯聽着刺心，面色慘沮，從鼻中哼了一聲。老姨兒却因許鎖住的話，忽然想起前日似聞柳鶯吩咐星期白天留第二廂請客看戲，當時自己很納悶，她要請何人竟如此特別優待？現在瞧柳鶯的神情，立刻恍然大悟。心想我少時出去看看，八成所留的廂中，就是她所交的情人。若是那廂中有女子，就可以斷定了。

想着聽許鎖住連央帶勸，說了許多好話，直似這戲班是他所組織，柳鶯是外邀的角色，拿糖不上台，成班的爲自身利害，苦苦央求；其實這戲班是柳鶯自己所成，好壞都不關他人。許鎖住是伺候慣了有脾氣的老板，所以這樣引爲己責的對付；因爲他知道若不對付，事後包涵全落到自己身上。老姨兒也幫着他，像哄小兒似的勸着，柳鶯起初執定不依，禁不住三人苦勸，才說我實在沒力氣唱，實不可解，改齣小戲兒，不動唱工的也成。許鎖住聽她口氣鬆動，就道：「老板這不比前場等主候客的戲，既貼玉堂春，怎麼好改？」又說了半天，柳鶯才答應唱一段減頭去尾的起解。許鎖住還主張首尾可以全免，起解和會審，萬不能少，這已跟貼出去的全本大不彷彿了。柳鶯仍是不肯，一邊堅持，一邊苦求，鬧了半天，還是老姨兒從中解合說只唱會審一段兒吧。工夫大些，配角也可以出場，看着火爆。再說這段又是戲核兒，聽主兒也能將就。二姑娘就這麼辦吧！別叫老許擦汗了。柳鶯見鎖住果然急得滿

臉大汗，好像過着暑天，不山笑了。這一笑就算點頭，許鎖住也不好再說。就道：「老板，我跟前台說去了。」柳鶯道：「這得掛個牌子，說客氣點兒，提我臨時間不舒服唱不動全本，只好掐頭去尾吃中段，聽主兒不滿意，可以退票，這句務必加上。」許鎖住應了一聲，就跑了出來了。這兒老姨兒又像勸善似的，把柳鶯由沙發上勸到梳頭桌前。梳頭的也進來給她上裝。老姨兒立在旁邊，又說東道西，百般哄着，直哄得柳鶯也開口說笑，知道不會再出事端。才道：「我出去看看老許，辦得怎樣了。」說着走出門外，恰被顏之厚攔住叫道：「老姨兒，老板怎麼了？聽說要回戲，是真的麼？」老姨兒道：「你就不用打聽了，又用不着你上台，她唱不唱碍你屁事。」說着推開顏之厚，便下了樓，到了後台的紛亂人叢。見她的兒子大椿，正和一個龍套躲在一角，偷吸那種俗名白面的海洛因。每人銜着半支紙烟，仰天試演高射砲。老姨兒見大椿如此不爭氣，大怒欲狂。過去揪住給了一頓嘴巴，又罵那龍

套道：「小毛兒，你這小子，自己倒了大霉，從二牌武生混得跑了龍套。還引別人抽這東西，早晚得怎麼死呀！以後我再見他抽，就跟你玩命。」那小毛兒不服，反口相辯說：「我憑什麼引他？大貴的白面兒，他不作揖打躬的央告，我就給他了。你管不了兒子，倒跟我來這一套，老不要臉！」老姨兒氣得要打他。小毛兒早已拉開架子，預備她打來左手一撻，右手就給個窩心拳了。幸而老姨兒後面轉過一人，橫在中間解勸。武行頭目雞臊子王大興，也過來把小毛兒喝住。老姨兒見解勸的是顏之厚，也不理他，罵罵咧咧的走開。到了上場門，向外一看，正是張縑切營，曹操拉了鄒氏逃命的一幕。碧瑩穿着梅紅色小褲襖，越顯風態嫵媚，腰肢嬌娜，表情也十分精采。老姨兒這時心中憤怒，見人生恨。心想這犖丫頭居然不含糊，這算混上飯門了，我早晚得機會非毀她不可。想着又向樓上張望，尋覓第二廂，一眼便已看到。因為那包廂前面橫板鋪的白布，邊沿下垂，板上又放了許多果盤和煙茶用具

，成爲特別標幟。再瞧那廂中，前面並坐着一男一女，全都在二十歲上下，容光相映，玉潤珠輝，直是一對璧人，令人看着佩服月下老人，居然精心着意選出這麼相稱的一對；立刻明白柳鶯所以傷心生氣的根源，必然出自這個廂中。正在心中一轉，忽覺背後有人立得很近，呼吸之氣吹着自己頭頂。回頭一看，仍是顏之厚。不由心中討厭，方要罵他，突又改變主意，向他問道：「你看什麼？顏先生。」顏之厚道：「我不幹什麼？」老姨兒道：「你瞧那二廂裏，不是老板請的客麼？怎她請客聽戲，自己又要回戲呢？」老姨兒想要把心中擬就的話對他說出，但因此際鑼鼓如沸，震耳欲聾，說話不易聽清，而且武行出入之槍頭刀尾，時常撞到身上，就拉着顏之厚，向後走去。出了後門，立在小胡同裏，才向他道：「顏先生，你看見二廂裏的人了，那就是老板請的客，可是老板今兒要回戲，也是教他氣的。」顏之厚道：「怎麼回事？你說，我去揍這小子。」老姨兒道：「可不是得揍，今兒老板請他看

戲，他倒帶了個女的同來。這一下簡直把老板氣瘋了。你總明白這裏面的意思了吧？」顏之厚點點頭道：「我明白。」老姨兒道：「老板待你也不錯，你是好樣兒的，今天給她出口氣。」顏之厚搶拳掠撈的道：「成成，你說怎樣辦，我敢玩命！」老姨兒聽着心中暗喜。在前一回書中，已然表過她的個性，是貪利任性，不知天高地厚，敢於胡作非爲的人。她現在最大希望，就是包圍柳鶯，長久吃她的飯，賺她的錢，吸她的烟，最怕的是柳鶯停演或是嫁人，自己便要無所依倚。方才聽柳鶯說出要回戲的原因，他聽到柳鶯已有愛人，並且必爲情人帶未婚妻同來，如此灰心喪氣。由此可見她的鍾情甚深。老姨兒深解情場容易變幻，莫看現在對方給柳鶯難堪，柳鶯也十分跟對方失望，但也許數小時或數日以後，情形完全變化，對方竟拋棄了未婚妻，柳鶯也拋棄了歌舞生涯，兩人湊在一處過日子了。爲自己前途打算，總得想法破壞了柳鶯嫁人的念頭，照常維持現狀，起碼也得再唱三兩年，自己撈得養

老基金，那時她再嫁人也不怕了。現在要攔她嫁人，必得先惹她不愛這個人，在柳鶯方面，實苦無能爲力，若從對方下手，使其失去可愛的好臉子，倒容易成功。在老姨兒心中，以爲男女間的吸引力，完全仗着漂亮面目，面目一變，萬事皆休，故而由此生出狠毒計策，和顏之厚商量。顏之厚這不知自量的人，幾乎和老姨兒具有同心，但他不是圖利，而是好色，他本因愛慕柳鶯，至於發狂，才特出巧智，襲用盲詞上唐伯虎賣身入府，三笑點秋香的故技，僞造薦信，投到柳鶯班中，想着藉近水樓台，取得波中明月，志向實不在小。他既抱着這種野心，怎能沒有姝媵。這時一聽老姨兒指出柳鶯的情人，並且說明柳鶯受到他的氣惱，顏之厚色令智昏的腦筋，就想到這正是自己的機會。若替柳鶯洩憤出氣，必能得她好感，便有進身之望；而且這樓上少年既是柳鶯情人，也就是自己情敵，在勢不能兩立。顏之厚想着，便問老姨兒用什麼方法收拾那少年，可要約幾個武行，在門外埋伏，等散戲時攔住打他

一頓。老姨兒道：「打他一頓，當得什麼？實告訴你，年青人是沒準見的。只要有這個人，咱們老板就唱不長，不定那天，兩人見着就許老病復發，商量去過日子，咱們就算剩下了。不如趁着老板正在氣恨，咱們處置了他；一則跟老板討好兒，二則也除了後患。」顏之厚道：「怎麼着？弄死他麼？那我可……」老姨兒道：「誰叫你害人命，也用不着要他的命，你只毀壞他的小自臉兒就夠了。」顏之厚恍然大悟，拍手道：「對對！我弄點兒藥水，上那裏買去？大概藥房吧！您給我錢，我身上一個大也沒有。」老姨兒沉下臉兒道：「您巴結差使，倒找我要錢，我那兒有錢哪？」說着向身上摸了半天，摸出一元鈔票給他道：「拿這個去吧，可要留神。」顏之厚：「這一塊錢夠麼？」老姨兒道：「不夠你自己去想法，我算家產盡絕，連棺材本兒也在這兒了。」顏之厚知道在砂中覓出這點油兒，已算不易，再多絕不可能，只得拿着錢跑出巷外，到街上尋着藥房。一購藥水，才知整瓶發售，價值比他的

財產高了許多，只得出來。另尋一家，這一家想是看顏之厚神氣舉止覺得可疑，竟直答以無貨。再到第三家，貨雖有了，價錢比第一家還貴。他心中急燥，想要回戲院去向老姨兒要錢，不料走到中途，看見一條巷子，有一個賣玩具皮球的小攤，攤上放着許多小瓶小罐，當中一個大瓶，瓶口嚴塞，只通以一條細管，空轉的球皮，按在細管端上，立即接受瓶中氣體，漲得很大，用線繫住口兒，就變成個飄飄上升的汽球。顏之厚忽然想起，聽人說過這製造汽球的液體，內中便有鋼水。我何不在此處買一些，想着就去和那攤販商量，用一元錢買了半小瓶薄質，他也不知確是什麼。問那攤販可能將手沾水，攤販說不能沾及皮膚。顏之厚更得了把握，將瓶塞好，放入衣袋中，才回戲院去了。按下他不提。且說戲院中五分鐘休息時間過去，繡幕重開，樂聲再奏，玉堂春正戲上場。廂中的君奇看着三堂官兒升座，知道柳鶯便要出台，不由心中隨着打起鼓來，好像作了什麼虧心事似的。及至崇公道帶鎖蘇

三上場，君奇真有些不敢向台上看。但孫曼却看看台上的柳鶯，又回過頭兒向君奇微微一笑。君奇感到她無言的調侃，心中甚窘，急欲矜持，無奈神氣越發不能自然。幸而過一會，王金龍突然發病，蘇三下去，大夫上來，君奇才略覺身心鬆弛。舉目四顧，見仍無珊瑚踪影，想她今兒大概失約不來了。孫曼見他回下張望，心知其意，便問那個舞女怎還不來，君奇道：「這會兒不來，想必失約了。其實她本可以不來，這並非開心局面啊！」孫曼又是一笑，隨見台上大夫演完了一幕哑劇，王金龍病來得快，好得也快，沒見吃藥，不等復原，就又升座闈案。柳鶯再到台上，屈膝長跪，對答之際，她那幽怨的眼光，便已射到君奇胸中。君奇看着，直覺背主芒刺，那知後面還有更刺心的情景；因爲這一齣戲，和他們現在情況頗爲相似，一個負心薄倖的男人，一個被棄失望的女子。王金龍雖非負心，但因爲官體所牽，同僚所制，不敢表現真情，在蘇三看來也和負心一樣。君奇這時在柳鶯眼中，很像高坐

常皇的王公子，他旁邊的孫曼，就是紅袍藍袍的化身。就把一腔哀怨，都即景生情的發洩出來。什麼十六歲開懷王公子，什麼蜜蜂採花心，什麼周倉爺脚下叙舊情，許多盪氣回腸的唱詞，都望着君奇這邊唱出來；而且唱時眉黛凝愁，秋波含恨，悲許的音韻，悽婉的表情，完全發自內心，似乎每一字都帶着疑問號和驚嘆號，隨着音波在君奇面前飛舞。君奇實有些承受不住，而想閉目不視，掩耳不聞，否則恐怕偶然神經禁不住刺激，就許流下眼淚，豈不成爲笑柄。但當着孫曼，又不好不裝出坦然態度，只得向台上看。孫曼想也是看出柳鶯的內心表演，屢次微笑着轉回頭來，似乎觀察君奇，對柳鶯的反應情形。君奇只好綳着臉兒，但隨又覺着不對，就勉強改作笑容，只笑了一下，又覺笑得未必有哭好看，不要弄得欲蓋彌彰，還是綳着吧。那知才綳起來，孫曼恰又對他回眸一笑，同時台上的柳鶯，正唱到怨恨王金龍負心的詞句，秋波盪盪，直向君奇射來眼光似乎說話道：「姓孟的，我這是借蘇

三的罵你，你不要裝糊塗！」君奇感覺到她的微意，又受着孫曼似譏諷似疑問的眼光，直是笑啼俱難，忐忑不安，實在受不住。只可暫把目光離開台上，轉眼向旁邊瞧看。只見自己疑爲珊瑚所定的那個空廂中，已經有了人，却不是珊瑚，而是一個瘦長的老頭兒，身上穿着藍緞袍青緞馬褂，頭帶紅疙疸小帽，頗似小官僚氣派。精瘦的臉，剃得十分光滑，更顯目凹陷頰，神態在整齊中透着猙獰。但是一雙流轉不定的眼，若生在少年人身上，都似有些輕佻浮薄，生在老年人身上，就更覺不配合了。這人似乎才坐到廂裏，兩眼直勾勾望着台上，一陣出神，便已心與戲化，好像整個心靈都沉入蘇三的紅衣紅裙之間；不料有個煞風景的人跟着來了。原來是個茶房，向那老頭兒要廂票，老頭兒搖頭，似說他並未定廂，不過見這廂空着，進來坐一下。論理戲已將散，可以容聽聽戲的稍享耳目之福，這本是開戲園古已有之善舉，何況那老頭兒又不像是沒身分討便宜的人，茶房本可馬虎下去。那知道這茶房竟

似對老頭兒故意爲難，竟不肯通融，對他說：「這不能隨便坐，趕他出去。」那老頭兒大怒喊道：「你們茶房真混賬！竟敢目中無人，認識我是誰？我是黃老板的朋友。」茶房冷笑道：「早知道你是誰？黃老板早吩咐過，凡是她的朋友，沒有不花錢白聽贈的。」那老頭兒大怒狂的道：「你們敢說這話，混帳東西！永世也別想賺我的錢。」茶房也反口罵道：「你才混賬，別往臉上貼金。我們本來賺不到你的錢。這些日只見你白佔座兒聽贈，連園子都賺不着你的錢。我們更早死了這股子心了，沒別的說，你拿出廂票就看戲，沒票給錢現買也成。沒錢沒票，你就請出。」那老頭兒叫道：「真媽的詛人，壓場戲都快完了，還找我要錢要票，要造反哪！」茶房道：「我們園子將本圖利，不是野台子廟會，白捨戲看，只要沒吹嗚唧唧，就得要錢，還是不折不扣。你嫌詛人，不會別進來。」那老頭兒受氣不過，忽然得了計策，猛然揪住茶房，叫道：「我知道你是指着園子的名兒，詛錢下你的腰櫃。小子，

吃慣甜頭兒了，今日遇見我，就是不成。走，找你們經理去。」那茶房也急了，和他揪扭。君奇看著自心想這老頭兒看似衣冠人物，却不料如此慳吝。茶房固然言語不遜，但你來聽戲，本不能得到歡迎。若要嘔氣，最好出錢買票，否則老實退去，避免是非，怎竟倒跟茶房動起手來，難道也不怕難看。想着見樓上人，都轉臉來看這趣劇，隨覺臂上被擦了一下，回首看時，只見孫曼面白如紙，嬌喘微微，完全失去了原來的鎮靜，低下頭兒，挨在自己身邊，顫聲說道：「孟先生，咱們走吧，謝謝你！快送我走。」君奇見她神色突變，不知何故？就問怎麼不再坐了？孫曼似乎很爲焦急的道：「難道你還定要我坐到散場不成？我非走不可。」君奇忙道：「你別誤會，我只隨着您的意思。」說着便立起身來，孫曼也立起緊貼他身旁，似乎有所畏怯。後面的一鳴看見問道：「怎麼？走啊！」君奇忙遞了個眼色，教他不要絮叨，就道：「孫小姐不要聽了，我們出去。」說着出到廊外，孫曼忽向君奇耳邊低

語道：「請你攙着我點兒，快走！」君奇心中詫異，她這樣大方沉重的人，居然會怕了什麼，要自己遮護，真是奇怪？想着孫曼已轉到他的右面，靠着牆壁。君奇自然靠在靠廂門一面，孫曼躲在君奇脇下，放輕脚步，高跟鞋一點沒有響聲，一隻手緊拉君奇的右臂，另一隻手遮住臉兒，也掖着君奇的肩頭。君奇雖不知她躲避何人，但也只得盡力遮蔽着她，向前行走。到了第五廂後面，看見那老頭兒和茶房仍在爭吵不休，微一注意，不由脚下稍遲。那知臂上猛被孫曼掐了一把，又用力拉他，君奇幾乎痛得要叫，脚下不覺跟着開了快步，孫曼却比他走得還快。原來在未進第五廂時，孫曼在君奇身旁，躲得稍後，及至過了第五廂，她竟越過君奇的前面半尺有餘，到了樓梯下面。孫曼方才放慢脚步，防復了原來態度；但面色仍是紅白不定。君奇也不好問他，只得權詞慰問道：「孫小姐，你不舒服麼？」孫曼看着他低嘆一聲，櫻唇微動，似欲有言，隨又搖頭說道：「我沒有不舒服，孟先生，我們的戲已經

終場，就要分手了，你不必問了！」君奇聽到分手二字，知道就是從此長別，不復相見的意思。不由心中戀戀，淒然說道：「我們就這樣分手，事後不再……」孫曼冷冷的一笑，插口道：「我想以後不必再見了，我們本來沒有再見的可能；何況今天臨別又留下很不好的印象。」君奇大驚道：「孫小姐，莫非我冒犯你了？」孫曼道：「沒有的話，你不要錯想。這是我本身的事，跟你毫無關係。」說着已到了戲院門外。一鳴見君奇和孫曼並肩挽臂，且行且語，心想這兩人到底墜入情網了。我當着孫曼，沒法對君奇交涉，反正他倆終有分開的時候，再作道理。想着就跟在他二人後面，保持相當距離，也向前走。這時君奇滿心依戀，仍向孫曼說道：「我們真的不能再見了麼？這在我實是最大的失望！」君奇說出這話，才悟到有些唐突，料着孫曼必有譏責之語。那知孫曼竟也神色慘淡，低聲說道：「我也……也很覺遺憾，不過我們以後雖不見面，今天的友誼，總已深印在心中，我絕不會忘記。孟先

生，希望你努力事業，不要再自尋苦惱，這是我的臨別贈言，現在我要回去了，再見吧！——說着已將走上對面便道，一鳴走在他們二三尺的距離，因為他不愛看君奇和孫曼的親暱情形，不由的舉目四顧，就因為他這反對的態度，竟在無意中得了好處。他正舉目張望，忽見斜刺裏走過一人，既瘦且長，身穿着舊西服，神色不正，兩目直勾勾的望着君奇走來。君奇這裏只顧和孫曼說話，毫無覺察。那人已到了君奇身後，猛揚起右手，手中似一件透明的物件。一鳴心知有異，叫了一聲你幹什麼？就飛奔上前。那人並沒有注意一鳴，只全神覷定君奇，要湊到近前動手，突被一鳴喝喊，大吃一驚。立時手忙腳亂，就不再遲疑，掄起手中瓶子向君奇臉上潑去。君奇突聽一鳴呼聲，猛一回頭，恰巧看見那人的手已到了頭上，眼中看見手中的瓶子，意識中感覺危險立即發動了自衛的慣性動作，舉起手來向上一掀。那人手中的瓶子，並未塞着，用力一潑，瓶裏液質便要湧出，但是那人忙中有錯，把瓶口向上，

想舉到君奇頭上，再向下倒，不料君奇的手先打着他的胳膊，於是那瓶中本未湧出的流質。經這一震，竟跳了出來，先升到半空，才如雨下落。那知這時孫曼聽見喊叫，回頭張望，恰瞧見君奇和一人爭持，還沒看清是何情形，那雨點已落到她的面上，立刻疼得哎喲一聲，就跌倒地下這時君奇衣上帽上也着了兩點，但已把那人抓住。一鳴在後面看得明白，叫道：「快看孫小姐，她怕受了傷了！」君奇一驚，回頭來看孫曼，不由把那人放開，那人丟下小瓶，如飛跑走。孫曼這時坐在地下，將手掩面，身體顫抖，呻吟甚是微細，但看出她疼苦非常。君奇忙問她怎麼了？一鳴頓足道：「快想辦法！這明是被人潑了腐蝕性的藥品。說着見路旁有家賣盆景的鋪子，臨窗擺着金魚數缸，就跑了進去，叫聲我買金魚，就端了一缸出來，放在孫曼面前，用力拉開她掩面的手，拿起魚缸就將水向她臉上潑去，連潑了二三下，缸中水盡，魚也由孫曼身上滾落地下這時舖中人已跟過來，在旁吵嚷。一鳴也不理他，

只注目觀察孫曼臉上。見她面上已紅爛了六七塊，連眉上都已沾着，只沒傷及眼，目不自心中暗叫僥倖。這才放下了手，問舖中人魚餌價錢，取出十元付了，也不找價，順道問那舖夥，那裏有汽車行？舖夥回答就在轉角。一鳴煩他代去叫一部來，越發越好，那舖夥去了。一鳴見君奇蹲在孫曼身旁，似已失魂落魄。四面已圍了許多人，知道不便說話，就向孫曼道：「我已經叫了汽車，咱們到醫院去治。你不必怕，沒有：不會傷了面貌。」孫曼也不答言，君奇却擰着自己頭髮，直已揪下一縷想見他自怨自艾，恨不能以身相代。須臾一陣喇叭聲響，那舖夥居然十分熱心，親自指引着汽車來了。閒人退散，汽車到了近前，一鳴和車夫接洽數語，便與君奇將孫曼抱上車去，教君奇在後面看護着她，自和車夫在前面，才把車門拉上，將要開行。忽聽車窗被捶得山響，向外看時，原來是戲院中五箱內和茶房吵架的老頭兒，正向內大聲叫喊，却因車門緊閉，車窗雖有開隙，却在另一面，所以聽不清他說的

什麼，只聞有女兒女兒字樣。一鳴因事在迫急，也不願開門向他問訊，只教車夫快開，車夫手兒一動，便聞鳴的一聲，車已飛馳而行。君奇也已看見那老頭兒，車行後回顧，見他在後面望着車跳擲大罵。須臾車轉了彎，便看不見，心中這才悟到孫曼和這老頭兒必有關係，所以孫曼見了他，急忙躲避。這老頭兒想是從戲院中吵完架出來，恰看見孫曼被我們搭到車上，所以要上前問個明白，幸而一鳴沒有理他，否則必有糾纏，就慢時候於孫曼傷勢有礙。但他倒是孫曼奇的什麼人呢？想着正在疑惑，汽車已然停住。君奇抬頭見到了東華醫院門首，知道一鳴和這醫院的院長是多年朋友，必有許多便利。果見一鳴先跳下去進了醫院的門，須臾帶着幾位白衣護士，抬着昇床而來，還有那位日本美髯過腹，笑貌可親的院長，跟同出來。先指揮着把抖戰呻吟的孫曼，搭了進去，一鳴才介紹君奇和院長見面，互相握手，便隨着昇床同進了樓上手術室。室中一位醫師，兩位女護士，已在等候，那位院長也過

來隨同診視。一見孫曼的傷痕，便斷定是受了腐蝕性毒液的傷。先翻開她的眼目看看，便由醫師和護士先替她脫去衣服，用消毒藥品洗濯，才正式敷上了藥。君奇請那院長到旁邊，悄悄詢問可是受了鎊水的傷，並且傷痕是否能平復如初？那院長問了受傷情形；又向一鳴問那女士是孟先生什麼人？一鳴答以是朋友。那院長似乎覺察這朋友是狹義的，就笑向君奇握手道：「這是想不到的災禍，但是我要對你賀喜！她受的實是腐蝕性的毒品，幸而很稀薄很稀薄的若是濃厚的，一個臉就全毀了。並且她沒有傷着眼睛，更是萬幸。現在很有希望治好，不留什麼痕跡；只是眉毛有一部分蝕掉，不易再生出來，好在現代女子都是畫眉，並不需要真的。孟先生你真應該大大的喜歡！」君奇因孫曼幫助自己，並沒有什麼貪圖，結果受到這意外的傷害，倘因此損害美貌，失去終身幸福，自己可真罪孽深重，百身莫贖了。這時聽了院長的話，才放下一半心；但因那院長的語氣，似乎認自己和孫曼有着特別關係，

未免有些不好意思，又懷疑不知他怎麼看出來。其實只是當局者迷，局外人看爲很爲清楚；凡是病人被送至醫院，護送的人能張羅一切和大夫接洽的，多是朋友和不甚親近的人，至於真正關心的家屬，却已憂愁呆若木雞，更沒有活動能力。君奇所顯示的正是家屬情形，慈心院長怎會不單獨的向他安慰呢。須臾孫曼的傷已然包紮停妥，放在橡輪床上。院長因看着一鳴友誼，施行急救，一切未依習慣手續。這時才詢問要往幾等病房？一鳴還未答話，君奇已叫道：「當然頭等。」護士就推床出了手術室。一鳴向君奇低聲說該照章註冊繳費，君奇取出皮夾遞給了他道：「請你偏勞，錢若不夠，也請你暫墊。」說完向那院長很感激握了握手，便跑出去，追上孫曼的病床，一同進升降梯，上了三樓，推入一間軒爽清淨的房間。有樓上幾位女護士，大家協力，把孫曼由輪床移上病榻，很舒適的睡下。一位護士辦了例行手續，出去之後，君奇才立到床邊，看孫曼頭上已纏滿綳布，只露出一隻眼，也在閉

着，不由心中既慘且愧。低聲問道：「孫小姐，疼得好些了麼？」孫曼徐徐張開那露的眼，有氣無力的道：「從敷上藥，就不甚疼了，謝謝你，孟先生！」君奇淒然欲淚的道：「你還謝我，我真難過死了；無端的害你到這樣，就是自殺也不足以謝你。」孫曼道：「你何必這樣？這只是命運起得湊巧。」君奇微微頓足道：「什麼命運？我若不請你來，怎會遇到這事。」孫曼似乎微笑道：「可是我來也是自己願意，你並沒有強迫。我們不必談這個了，請問大夫怎麼說？方才我因為疼極了，也沒得討面鏡子照照。」君奇道：「大夫說萬幸沒傷着眼睛，只他傷了皮膚，很容易治好。」孫曼道：「未必只傷皮膚吧？我覺得臉上的肉，一塊塊的爛掉了。」君奇道：「沒有」的話，你只為疼痛過度，才有這種感覺；其實並不那樣利害。」孫曼無言，但意思似以為他是空言相慰；不肯憑信。君奇道：「你若不信，可以問問大夫。」孫曼道：「大夫也不會說刺激病人的話，問了也徒亂人意，我只聽其自然了；不過今天是什

麼人來對我下這毒手？我得罪了誰？」君奇聞言，切齒道：「這事顯而易見，是我害了你。真沒想到這齣假把戲，倒引出了真禍事。黃柳鶯敢情是這樣一個壞東西？」孫曼聽了，心中忽然明白，必是柳鶯見君奇居然帶同未婚妻到來，就從失望生出妬恨，使出人來破壞自己臉面，藉以洩憤。在柳鶯以爲毀損了君奇未婚妻的容貌。婚約或者便要解除，她可以重把君奇攬回手中；却不知竟是傷害了局外無辜，但我是假充君奇未婚妻而去，柳鶯又怎知是假呢？這件事千不怨，萬不怨，只怨我自己不好，無端置身在這糾紛的局中，初尙以爲有趣，又誰想鬧出這等情形。若被傳揚出去，人們一定說我行爲不端，奪取了女伶的情人，惹得女伶向我使出報復手段；否則便得說我結交了蕩子，成爲四角戀愛的一角，忘記本身是位閨秀，竟知坤伶舞女起了衝突。這是踏入多麼污臭的泥潭，真真後悔煞了。再說方才又恰巧在戲院中遇見父親，我因不滿父親的行爲，才離家出來，欲圖自立，今日幸而未被他看見，否

則將何顏相見？何言相對？我一個女孩兒家，今日的行為，比他還加倍可恥啊！孫曼想着愧悔不堪，但看着君奇的愛惶關切的情形，心中又似得着安慰，感到自己的荒唐行為，也許有幾分值得。就道：「孟先生，我既沒有危險，你也無須發愁了。」君奇微嘆道：「發愁還在其次，我是難過。請想我把你帶累到多麼不堪的境地！」孫曼道：「不論怎樣，已經到了這境地了，懊惱當得什麼。」正說到這裏，外面輕輕叩了下門，跟着見一鳴推門走入。先把皮夾交回君奇道：「院長對我們特別優待，減半收費；所以你的錢還有餘存。」說完就問孫小姐怎樣了？君奇說很好。孫曼也睜開眼，叫了聲祝先生。一鳴道：「我已經問過了大夫了，他担保小姐可以不傷面貌，請放心吧！那個壞人潑的雖是銀水，可是極稀薄。我曾看見那個人丟的瓶子，裏面有細碎的小鐵片兒，想是賣汽球的東西；所以不是純質銀水，這是我們的萬幸。不過這個人是幹什麼的？爲什麼對你下這毒手？」君奇見一鳴對着自己說，就

愕然道：「你說對我麼？」一鳴道：「可不是對你，孫小姐是受了無妄之災，我在前面明明看見那人是向着你去的，若不是我喊得快，你擋得急，那瓶子東西全倒在你臉上了；只爲你一擋，才把瓶裏的水震出來，落到孫小姐臉上。」君奇道：「哦，原來這樣，我更難過死了。當時不如不動手抵擋，教他把我傷了的好。」孫曼低聲道：「過去的都不用說了，好在雖傷了我，也沒有危險。」一鳴道：「你雖沒有危險，這場驚恐還不夠受，君奇怎能不抱歉呢？」說着又道：「孫小姐應該休息會兒，我們也該走了。醫院的接見時間已將過去，我們雖可以通融，總是不教人家說話的好。孫小姐可有我們送信的地方，通知你家裏人來看望麼？」孫曼道：「不必，我不願教家裏人知道，只請你們給買一點書報雜誌來給我看。一個人躺在這裏太悶了。」君奇聽着，忽然唇吻一動，似要說話，但又咽了下去，只咳了一聲。原來他要留在院中陪伴，繼思絕無可能，方才咽住，改口說道：「好，我們一定買來，

至多一點鐘內準能送到，煩醫院門房遞進來。」孫曼說聲謝謝。一鳴拉着君奇道：「我們走吧，一切的事，我已托了這裏的護士長，一定照料得好。」說着又叫了聲孫小姐明天見，就向外走。君奇心中實覺戀戀不忍離開，但被一鳴拉着，只得也說了聲明天早晨我們再來，就隨着向外走。才走到門外，正要回手將門拉上，忽聽孫曼低低的叫了聲孟先生。君奇忙推開一鳴，重入房中，一鳴見孫曼早不說話，偏在自己已經出門之時，才叫君奇回去，這明是和君奇有體己私話，故而要背着我說。想着就也不等待君奇，自己先走。那知還沒走到升降梯口，君奇已從後趕來，叫着你不等我，自己跑了。一鳴道：「我三十多歲的人，不能叫人罵沒眼眉。」君奇道：「你這是什麼話？」一鳴道：「方才孫小姐叫回你去說什麼？」君奇沉吟道：「沒說什麼。」一鳴哈哈一笑，回頭瞧瞧君奇，見他面容慘淡，眼圈通紅，眶內含着淚珠，不由愕然。心中知道他是受了什麼激刺，有了什麼原故。既不敢說，自己也不必

問了。其實君奇並沒受什麼刺激，和孫曼也沒有什麼交涉。當他被喚回到床前，孫曼忽然伸手握住君奇手臂，低聲說道：「孟先生，現在我很知道你這人了，請你回去不要難過，我不要緊。」君奇聽了這勸慰的話，由她口中說出，直如刀刺肺腑，不由鼻酸淚落。孫曼看着，發出不自然的笑聲道：「你這不是傻麼？」說着由床邊放的皮夾內，取出一條手帕來遞給他。君奇惘惘然接過，便去拭淚。孫曼又柔聲說道：「記住我的話，快去吧，祝先生還等着你呢。」君奇默默無言，望着她向後倒退了兩步。孫曼揚手道：「快去吧，別忘給我送書。」君奇才轉過身向外走，到了門外，見一鳴已走遠了，急忙叫着追趕，將到近前，才覺着手裏還拿着孫曼的手帕，想退還已來不及了，只可塞在袋裏。一鳴對他問，君奇又怎能告訴實情；而且既使想說，也無法將這隱微的心理，用言語表現出來，只可答以沒有什麼。但他臉上的表情，却是無法掩飾，自然難怪一鳴胡亂猜疑了。二人一直出了醫院，都沒說話

○走到街上，一鳴問到那兒去？君奇道：「不是得給孫小姐買書去麼？」一鳴看看表道：「對不住，我還有件要事待辦，得先回社一行，請你自己偏勞吧。買得去交給醫院門房，自會送進去，我已交代好。」君奇聽他有事，就道：「我自己去也好，明天咱們幾時去看她呢？」一鳴道：「你說。」君奇道：「十……九點半好麼？」一鳴笑道：「我以爲早六時最好，可惜醫院不肯開門；就是九點半，咱們在醫院見吧。」說着揮揮手，就踏上路旁一輛洋車，飛馳而去。君奇怔了半晌，雖覺一鳴言中寓有譏諷之意，但也無可如何。君奇自己轉身奔了馬路，且走且思。原來柳鶯竟是這樣毒狠兇悍的人，方才主使行兇，除了她還有那個？我真後悔結交匪人，以致誤害孫曼。柳鶯這算實實在在的變成仇敵，葛藤永斷，也自不錯。但是孫曼爲我受到這樣傷害，我將如何報答她？而且大夫固然但保不致損壞容顏，但是萬一有什意外變化，竟使她雪膚花貌有了痕跡；女子以美貌爲第二生命，那時我又如何賠償她

的損失。即使破產作物質的賠償，良心上的缺陷也仍無法彌補啊！想着心中躊躇，不得計較，但已走到一家書店門首。君奇進去看了一眼，因不知道孫曼嗜好的那一種類，就擴大範圍購買，從高深的專門書籍，到通俗的天雨花三俠劍，從科學畫報到舊劇旬刊，都買了幾樣。若不是被所帶錢數限制，他或者要把書店兌過來，整個送到醫院。但只這樣，已塞滿一洋車。他又在報攤上把所有的報都買一份，這才親身送到醫院。這時醫院門已關了，君奇就按門鈴，門房出來見他送來許多書籍，好似書店搬家，又像他的病人要在院中住上半年載似的，甚為詫異。但已受過上面吩咐，只得開門接過去，再向大夫請示，是否該都送入病房。君奇知道不能進去，就取出一張名片，就在上面寫幾句問候的話，好托門房代遞，但拿起筆來，尋思半晌，想不起適合的詞兒；因為他心中已充滿愛情，不能想起膚泛的應酬套語，而能想起的，都覺過於熱烈，恐怕唐突了她。結果謹慎又謹慎，含蓄又含蓄，寫道：「

現在書報已經送來，請你挑喜歡的閱看，但不要過於勞神，臨別時你可囑我的話，我盡力遵守，爲你而珍重自己；但你也爲我珍重。」寫完重看，仍覺不妥；但那門房在旁已等了許久，重寫來不及了，只得把倒第二句的爲你而三字，末句的爲我二字，都用筆圈去。不過字形看得出，也不再塗抹，就交給門房，說了兩句客氣話，才轉身出來。走在路上，迷迷糊糊，似乎三魂七魄，有多半遺落在醫院裏。猛然心中清醒，不由暗自詫異，想到自己何以如此神不守舍？以前也常和女人接觸，却向未發生這樣情形，今日莫非因爲孫曼被連累而受傷，故而如此懸系。但轉想又覺自己此際心境，絕非懸系二字所能包括，多分是自己已墜入情網了。想到這裏，立時由理智判斷，確乎不錯的墮入情網。但又自己問着自己，情愛發於何時？理智回答是一見鍾情。又問從何見得？理智回答旁觀者清。一鳴限制你和孫曼的交際時間，就已看破你是愛上她了。又問孫曼那面如何？理智回答由一鳴的不再勸阻，托

詞自去，就是看出孫曼對你也已有些纏綿固結，所以他知道不能再堅持原來主張，而且也犯不上作這傻事，所以躲起不管了。又問孫曼可有愛我的表示？理智回答她怎好表示，而且不能表示，但是所表示的已經很夠了。她的最末叮囑之語，和你懷中的手帕，是能輕易得到的麼？又問我應該怎樣？理智回答你應該少安勿躁。她雖已愛你感你，但懲於柳鶯珊瑚的事，還不敢斷定你的人格心術。你若愛她，先須自愛。又問她現在受傷，我應該如何對付？理智回答她若喪失美貌，變成嫫母無鹽，你自然責無旁貸，應該供獻自己終身，賠償她的幸福；但她若得保全玉容，那就仍歸於平常狀態，一切演變，自有她的自由，誰都難於預料了。君奇終是個受過教育的人，具有健全的智慧，所以自己以心問心的磋商，得着正常的議案。認為孫曼若是傷了容貌，自己便得担負全責，即使他不情願，自己使用權宜辦法，強迫手段，也無所惜，必教她不因傷損容貌而喪失幸福。但她若幸而無傷，就不能再作這樣想。

法，只得聽她保持本有的自由。因為她也許眼界甚高，另有意中人，也許嫌我用情太濫，認為並非佳侶，我不特不能表示愛她，簡直不配愛她。君奇得了這個準確主張，就把心中狂熱的愛情，竭力壓制，等待孫曼傷勢痊可除去綳布時再說。當時便在深思冥想中踱回家去，過了一夜。次日絕早起床，熬到九點鐘，知道醫院開門，可以前去，但因和一鳴約的九點半，怕去早了被他取笑，又像過年似的耐了二十分鐘，才出門坐車奔了醫院。見一鳴並沒到來，在待客室候到九點三刻，仍不見他的影兒。君奇已不能再待，只好自己去看孫曼。上樓進了病室，只見孫曼正倚枕而坐，一位善操華語的女護士，立在床邊和她笑語甚歡。那女護士見君奇進來，就笑向孫曼道：「你的朋友來看你了。」說着向君奇含笑致禮，飄然走出。孫曼將外露的一隻眼，發着欣慰的光，向君奇點頭笑道：「謝謝你！你這麼早就來了。」君奇道：「我本想早來，只爲和一鳴約會在九點半，我來了又在門外等了半天，才就慢了時

候。孫曼道：「祝先生沒來麼？」君奇道：「沒來，想是有事就擱住了。」孫曼指着床邊的椅子道：「你請坐吧。謝謝你昨天送來的書。」君奇坐下道：「你都接着了麼？」孫曼嘆息一笑道：「誰教你買那麼多？人家醫院不許病人坐擁書城，開設書店。大夫只許可拿進一兩本看，他們給拿過兩本來；一本是人種學概論，一本是春秋正義。你想這可是病人消遣的東西？」君奇道：「我真糊塗，沒有細想，就各種都買了幾樣，想不到反悞了事。」說着見桌上放着一本世界名著小說選，一本專記閨秀詩詞的燃脂雅韻。就道：「這兩本是你愛看的麼？怎樣拿進來的？」孫曼道：「多虧了方才那位女護士，那個人真是白衣天使的典型。當時我想致全部取進，自己挑選，大夫恐怕帶許多污穢塵土，於病人有碍。我想自己出去，大夫又不許下床。幸而這位女護士不辭勞苦，不怕麻煩，盡力謀病人的舒服方便。她居然想出法子，煩前面的中國職員，把所有的書名，全開清單，拿來給我挑出兩種，她再去給尋了來。」

你說這個人多麼可敬可愛，我還是第一次遇見這樣好的人。」君奇道：「真是難得，不過在日本醫院裏，這並沒有什麼稀奇。○從院長到護士，都是這麼和藹盡心。○我們所以覺得稀奇，就因為從前對洋式慈善性質的醫院，領教得太多。」孫曼道：「是啊，我一個同學的嫂嫂，到一家慈善性質的醫院生產，只為家貧，住了三等病房，竟放在雜樣病人一起。○最新鮮的，是她的旁邊是個患重病的老婆，由早晨就死了，午後才被女護士發現，給蓋上白布，放到第二天早晨，才搭走。○這種事告訴誰也不信，可是我同學的嫂嫂，因為守了一天一夜的死尸，心臟神經全得了病，沒過一個月也死了，你說多麼可恨可慘！」君奇道：「我也遇見過兩回，一個親戚家十二三歲小姑娘，患了外科病症，到醫院去治，大約就是你所說的一家，因為不是重病，每日前去赴診，有幾個護士使對這小姑娘恫嚇，說她的病勢怎樣嚴重，必須住院，否則要有性命之憂，嚇得小姑娘直哭，回去對家裏人訴說，家人覺得她的病不致如此

危險，就帶到一位名醫處請求診斷，名醫看了，就是毫無危險，並且尅期可愈，小姑娘方才放心，再不敢到那醫院去。以後才知道那醫院護士對赴診病人常用這種手段，原因是病人住院，對護士有一筆小費，才發生這等流弊。還有朋友一個兩歲小孩，染患白喉，也住到這家醫院，因為喉嚨閉塞，就在脖子上開了個口兒，插入兩隻銅管，通飲食呼吸，可見是極危險的症候，所以花很多的錢雇了兩名護士，日夜輪班看護，家裏也留下一個乳母守着。一天夜裏，乳母睡着了，夜班護士才在電話裏和情人嘔了氣，遷怒到看護的病的孩子身上，重手重脚的虐待，過一會又坐在一旁寫情書，不知怎麼那孩子竟從高牀上滾落地下，跌沒了氣。乳母看見就要喊叫，那護士嚇得給她跪下，亂叫乾娘乾奶奶，你若喊叫，我的飯碗就沒了，乳母一時沒有主意，被她央軟了心，就幫同救護孩子。孩子雖然沒受重傷，漸漸醒轉，但神氣便大差了，護士又央求乳母不要告訴主人，情願供你長生祿位；乳母真是糊塗，居

然替她瞞着，但從此這個已有望的孩子，自經一跌，病勢又重起來，沒過四五天就死在醫院我那朋友領尸付賬，還被大大敲了一下，忍氣吞聲的回來，到了家中，乳母才說出孩子被摔的事。我那朋友氣得要瘋，去向醫院質問，醫院不承認會發生這回事，又叫那護士質對。那護士反問若有此事，怎麼乳母不立即喊叫大夫？家屬怎麼也不在當日交涉？過了許多日才想起來。我那朋友無言可答，氣得回家又害了一場病。你看這種地方，慈善得多麼混賬，和這東華不是天地懸隔麼？」孫曼笑道：「你總知道那一句極老的外國俗語，紳士一過好望角，就變成無賴。我們自己要往無賴子裏送，有什麼法兒呢？」君奇點頭道：「所以一鳴把你送到這裏，實是我們的運氣，若是當時沒有一鳴，我們一時不得主意，冒然撞到那種地方，教你再受了委屈，我這更罪大如天了。」孫曼笑道：「這種話你昨兒還沒說夠，怎今天又罪呀罪的，我希望就是最末一句，要知道我最怕聽這個。你看候病人，不該給病人添氣。」

這本是誰也想不到的事，不但你沒罪，我也不再說自己……：昨兒我說自己無事尋事的話，你聽着大概很難過，請原諒我是痛苦時說的，並非出於本心。不但你我，就是黃柳鶯跟那個行兇的人，也沒有罪。黃柳鶯許是出於一時憤怒，行兇的只於受她指使，跟我們並沒有仇。總算起來，這是一件由誤會發生的事，人人都可以原諒，我們只看作已經過去，不必再談了。」君奇道：「你說的自然很對，不過我自己問着良心，怎能原諒自己。」孫曼曼中哼了一聲道：「你又來了，請別再說好麼？」君奇只得閉口，孫曼曼和他感然相對了一會，才道：「謝謝你！可以給我一杯水麼？」君奇立起由暖瓶中倒了一杯水給她。孫曼曼接過道：「你可以隨便吸煙，不必拘束，我希望能多談會兒。」君奇才取出紙烟吸着。孫曼曼望着他道：「昨天那個舞女，竟沒有到戲院去，不知什麼原故？」君奇道：「也許有原故。我在昨天午飯時已先見着她了。」就把在好吃食堂遇見珊瑚的情形說了。又道：「一鳴極端反對她們

的，所以跟她說那種嚴冷的話。珊瑚性情很是剛強，大約他因聽見一鳴的話，認爲我定婚已是事實，不必到戲院去自討無趣，故而就失約了。」孫曼道：「這樣說，這個珊瑚還是個有志氣的人。」君奇聽着，恐怕自己誇贊珊瑚，將使孫曼不悅，就說：「她也談不到有志氣，不過比黃柳鶯好些。黃柳鶯實是太陰毒險狠了。」孫曼笑道：「你恨黃柳鶯麼？」君奇切齒道：「她這樣行爲，我還不恨。」孫曼道：「不過她這樣行爲，只是由於誤會，誤會生於嫉妬，嫉妬又從那兒生出來的呢？你這樣一想，也許不恨了吧。」君奇道：「她若是傷害了我，我也許可以原諒她；不過原諒雖原諒，她的毒狠可怕，却深印在我腦中，永不會忘記。請想一個女子，會有這樣行爲，不比流氓還危險麼？」孫曼笑道：「你真想不開，我倒一點兒不恨她。」君奇道：「爲什麼呢？」孫曼微笑不語。君奇正在尋思她所以不恨之故，孫曼已又說道：「我不恨她，就因爲她教我住到醫院，得幾日清閒，倒是不錯。」君奇一聽

，這簡直不成理由，因為面目被傷，才住到醫院，若是你落得疤痕滿面呢？難道幾日清閒，抵得過終身幸福，未免太不成話了。但又轉想，覺得她言外似有微意，不由心中一跳。正要說話，外面又聞敲門，隨見一鳴進來。君奇忙起迎着，一鳴先向君奇道歉，說自己因事失約，便向床前問候孫曼，孫曼道謝，大家又說些閒話，坐得工夫已很大了，一鳴起立告辭。君奇也覺不能獨留，只可跟他同走，約定明天再來看望。出了醫院，一鳴又托事別去，君奇只因心中完全被孫曼盤據；並沒感覺一鳴對他已不再談孫曼，也不作警告了。從此以後，君奇每日清晨必到醫院探望，常和孫曼作一二小時的清談感情愈來愈深。孫曼常常提起柳鶯珊瑚，君奇不知她何以把她二人常掛齒頰，不由暗自詫異。却那知孫曼這時已深深的愛上了他，故而常常提到二人，藉以試驗君奇是否尚有餘情，并且借題說些似有意似無意的話，試驗君奇對自己的心理。那知君奇這次竟過分的受了理智支配，認定前途應以孫曼容貌是

香傷損爲轉移，倘若傷損，自己必須得她爲妻，倘若無傷，自己就不配向她求婚。但這事就好似賭博壓寶一樣，必須揭開寶盒，方能得知勝負。君奇也必待孫曼正式解除綳布，方能決定行止。但是女人心情，却輕燥善變的，對於所不愛的男子，既不許他對自己發生熱情，但對於所愛的男子，也不許他漠視自己的愛情，所以論語上近之不遜遠之則怨的話，應該分作兩句讀，近之不遜，是她們所不愛的男子撞了釘子以後的慨嘆之語；遠之則怨，是她們所愛的男子受到埋怨以後的閱歷之言。所以聖人真是心理專家，只可惜被朱註註錯了，淹沒了老夫子的長處。孫曼在初識君奇時，既認他是濫情的人，又無情感，所以對他的表示好意，只答以冷淡矜持，也就類於不遜，及至她受傷進了醫院，君奇的懊惱怨恨，十分感動了她，因而生出愛情，這愛情是發榮滋長的，越來越澎湃，直澎湃到心中不能容納，就顯露出來，眉稍口角，時常發出暗示，希望得到君奇的反應，那知君奇却因愛她過深，又懲以前

的錯悞，對她不敢昌味，反而被理智統制了情感，表面只是拘謹矜持，等待她的醫治結果，孫曼怎能體察他的深心，見君奇有些麻木，以爲他無意於自己，每日前來，只是盡他的責任，而且感到君奇態度日漸冷淡。其實君奇並沒有絲毫改變，只因孫曼心中愈來愈熱，就在比較上似乎君曼愈來愈冷了。譬如在先君奇來時，問候病勢，談說閒話。孫曼也未嘗不滿意，但既發生愛情。就以爲君奇應該有什麼大膽的動作，刺激的言詞，然而君奇未曾如此，仍是問候閒談，她自然因不能滿意，而感冷淡，落到遠之則怨的窠臼了。君奇也是過於固執，只認定孫曼人格清高，倘若她容貌不損，自己萬不配向她求愛，因爲這種偏見，就把孫曼一切暗示，都當作出於無心，只靜靜的等候預期的一日。但那知還沒到那時候，已傷了孫曼的心。孫曼因君奇毫無愛情表示，而每日慰勤探問，更悞會他是因爲自己由他受傷，故而他得負責醫治。每日前來，只於行其心之所安，而非情之所發，等我痊可，他就算脫卸責

任了。孫曼這樣一想，不禁在失望之中，對君奇生出負氣之心。每日相見，言笑如常，但再不作勾心鬥角之談，只如平常酬答。元陰轉瞬，一幌兒孫曼入院已將近三星期。一鳴對他門的事，似已置身局外，很多日不來探看了。孫曼臉上傷處，結痂已脫，果然應了大夫的話，沒留疤痕，只是痂落後皮膚變作深紅，眉上一處被蝕中斷。據大夫說那深紅痕跡，尚須塗藥多日，若要恢復到和平常皮膚顏色，還需要生理上天然的新陳代謝，最快得過一個夏天。孫曼知道醫治已算竣功，再沒有住院的必要了，就決定出去。但想自己這般面目，既不能謀求職業，又不願覩顏回家，出去又往那裏住腳？因而想到自己本可以有個絕好的歸宿，但是已然無望，不由對君奇發恨；但又覺自己恨得可羞，就更變成負氣。在一天晚上，她向女護士借着一面小鏡子，照照自己容貌。只見滿面斑駁可怕，雖然沒有凹陷可以希望復原。但現在自己看着却有些嘔心，簡直一瞧身上一冷。自思我怎變成這樣難看？因而想起這是

自己預料到的，而且還沒希望能如此便宜，只想要變成一場糊塗，不成人形了；同時又悟到君奇必也有此思想，以爲我要變成麻疤臭爛，所以他在初識我時，倒頗有相愛的表示，到了我受了傷，他竟一變而爲麻木，甚至對我的好意，都置若罔聞。這明是怕我美貌已失，不肯作繭自縛，將來被醜女所累。想到這裏，不由氣得掉了眼淚，自己罵着自己，不該應君奇的徵求，給他幫忙，到如今落得受傷，幾乎損却容貌，反而受了他精神上的輕侮，我真是太輕賤了。想着悲悔惱恨，直難過了一夜。○次日早晨，君奇來了。孫曼因心中恨上了他，覺得若是表面上變了態度，直是暗示教他轉圜；但自己已傷透心，萬不想他轉圜了。就竭力矜持，仍保着平常態度，一點也不露慍色。君奇問及病狀，孫曼也不把實話告訴他，只說仍和前幾日一樣，大夫也沒說什麼。及至把君奇敷衍走了。她就向護士說，打算今日出院，教把醫藥各項費用開來，護士轉稟院長和大夫，都以爲她並沒再住院的必要，就允如所請，

開來賬單。孫曼見單上寫着已付百元，下欠只有六十餘元，就取錢付清。又拿二十元贈給護士，護士不受，推讓半天，才受了五元轉當雜役。孫曼收拾出門，好在她原身來原身去，並沒有累贅。換上了已經整理好的衣服，只多帶了一些繡布在頭上，便在和熟幾個護士歡送之下，出了醫院的門，回頭揮揮手，便自去了。至於她回到何處？暫不必說。不過她初入醫院時，雖然面上受傷，但一顆心却尚健全，如今出去，面上的雖治好了；可是心頭却受了巨創，已不是大夫所能醫治的了。且說君奇作夢也想不到孫曼悄然離開醫院。到次日早晨，又循例前去探視，才知孫曼已經在昨日出院走了。君奇一聽，靈魂滋滋的聲音由頂門鑽出，飛上天去，在半空轉了個圈兒，撲地落下，好似跌得支離破碎，和肉體不相款附，若離若合，怔了半晌，才能運用思想，感覺此事太出意外。昨日早晨，她對自己並沒一點表示怎會自己走後，她就倉皇出院，這簡直教人不能相信。她出院本有自由，並沒避忌我的理由，而

且在情理上也應該對我先說一聲，怎竟悄不聲的走了？君奇心中直不信這是事實。但醫院中人說得切切確確，有憑有據，孫曼確是走了。只可再問她是否留下信件，醫院中人回答沒有。君奇又問醫費，醫院中人說已把尾欠付清。君奇問了半天，沒有一點頭緒，沒有一點希望。無可奈何，只得又要求請出那位跟孫曼相熟女護士，向她詢問孫曼臨行時說過什麼？是否留過住址！那女護士連搖了兩次頭，君奇心裏就結了兩層冰，傷心絕望的告辭走出來，迷迷惘惘的回到自己公事房。方一推門，忽見房中沙發上已有一人坐着，却是一鳴。君奇不由一怔，道：「你這麼早就出來了？」一鳴道：「你從那來？從醫院來麼？」君奇道：「你怎麼知道？」一鳴道：「從你的神氣，就可以看出來。請你用鏡子照照，比昨兒老了幾年？孫曼一走，你就值得這樣；真是憐種。我這幾天躲得不算不聰明，可惜並沒有結果。」君奇大驚道：「你知道她走了，怎麼……」一鳴接口道：「我自然知道。你看這個。」說着從衣袋中取

出一隻大信封，遞給君奇。君奇接過，只見信封上寫着敬煩一鳴先生代轉孟君奇先生玉啟，孫曼拜識。左上角一行寫着內附還醫費百元。再看信封後面，并未拆開。就問道：「這信幾時送到你那裏的？」一鳴道：「今天早晨。我接着很詫異，就打電話去問醫院，才知道孫曼已經走了，并且是自己付清欠費，我再從道送還一百元上研究，明白他出院並沒通知你，就親自把信送來。到了這裏，已十點多鐘，你還未來，就知道必上醫院領取孫曼給你留下的痛苦去了。果然見你回來，已變成五十多歲，你們倒是怎樣弄決裂的！孫曼好狠啊！」君奇聽着，中心如刺，也不答言。自把信封拆開，抽出一張信箋和一張百元鈔票。他把鈔票拋在一旁，先看那信，是用鋼筆寫着娟秀整齊的字兒，上面是：「君奇先生，多謝你和一鳴先生的盛意，替我照料一切。現在我我的傷痕已平復到相當程度，沒有再住院的必要，所以在今天早晨移了出來，請原諒預先沒通知你，不過我以爲我們的相識，是很奇突的，現在分

別也不必遵守常軌，我這樣悄然走了，倒可以省去許多無謂周旋，料想你也可以如釋重負了，我們將來也許有再見的日子，只是我不作那樣希望；因為我不想再見人了，最近也許上遼遠的地方去，尋覓和我一樣醜惡的人，去度餘生，或者不致再被人輕笑。孟先生，你當然也認為這是我唯一的道路吧。至於醫院欠費，我已還清，另有先生墊付的百元，茲謹呈上，祈檢收。因不知先生尊址，故懇一鳴先生轉交，匆匆草草，諸祈鑒諒！恭祝前途無量！曼啟。」君奇看着，初覺悵惘欲死，繼而感到她函中語意，蘊着許多機鋒。待要仔細思索，無奈腦中已麻木了，只瞪目望着那信，似醉如癡。一鳴在旁端詳他半晌，才道：「她信裏說什麼來？」君奇嘆息無言，把信遞過。一鳴接着看了一遍。忽拍着桌子叫道：「噫！這可奇怪！你們近來不是要好？她信裏雖只幾句平常話，可是細看字裏行間，含着很深的怨恨。由此更證明她暗地出院，并非無故。到底你怎麼得罪她？當她同你在戲院看戲以前，我覺

得你親近她是一種罪過，可是她受傷進了醫院以後？我又覺得你戀愛她是一種責任，所以就不攪擾你們了。她爲你損失了容貌，你不該賠償她的幸福麼？」君奇跳起道：「我何嘗不這樣想呀！」一鳴道：「你既這樣想，何以弄到今日地步？她這信裏的隱意，是怨你薄情，並不是恨你莽撞啊！」君奇仰天叫道：「真是天大的冤枉。我對她何嘗薄情，只於不敢莽撞。你想她是個清高的閨秀，我却是個……起碼在她眼裏也是個蕩子。我雖有非分之想，怎敢作非分之求。固然她受了傷，我該負責，可是我想必須她的容貌真個損壞，我才能正式表示；倘然她還能恢復舊時美貌，我再想負責，就未免不知自量了！」一鳴接口道：「糟糕！大概就因爲你這種心理，得罪了她。你因爲等着看她的醫治結果，一切都停頓了，是不是？」君奇點頭道：「我當然要等待啊！」一鳴頓足道：「你就等待錯了！我很明白你是十二分的善意，以爲她若壞了容貌，你才可以屈尊她下嫁，否則你就不配跟她談愛，論理她應

該感謝你的用心，可是她未必這麼想，反而誤會你是……」君奇瞪着眼問道：「她誤會什麼？」一鳴道：「她誤會你是等着看她容貌是否損壞？若能復原，就繼續愛她；若是毀了，就拋開她。所以在沒看出結果以前，不願輕舉妄動啊？」君揪住一鳴胳膊，大聲叫道：「對！對！有她這麼一想，有她這麼一想。可是我怎一混至此。○根本沒想到這兒。」說着連連頓足道：「這真謬以千里了！你想她真這樣誤會麼？」一鳴道：「何必我想，她已經這樣誤會了。○那信上所說自知醜惡，不願見人的話，你像是爲什麼發的？」君奇自己掙着頭髮，焦急欲絕的道：「可是她並沒損失容貌，醫院担保她可以復原，可致說這樣的話？」一鳴道：「你好糊塗！她這只是對你負氣，才怎樣說。你們近來情形，我雖沒親見，却可以測度出來。○在出事那天，你和她在戲親婚的情形，連我都看不上眼，知道果然應了我的預言，跟柳鶯珊瑚還沒分割清楚，跟孫曼又已纏綿不解了，我這旁觀的都覺察出來，難道身受的孫曼

會不感覺你的熱烈麼？可是她受了傷以後，你反因為這種執拗心理，對她沉機觀變起來。表面當然冷淡許多，把你初見她時的熱烈，似乎都消失了，她又豈有不疑惑的，莫說是她，就是我也有些莫明其妙。你後來的思想並不算錯，只奇怪你在初見她時，怎就沒想到自己不配。她，對她少親熱些兒，怎到她受傷，你才忽然恢復了理性。誰能信你的理性不是由顧慮生出來的呢？孫曼那樣冰雪聰明的人，若不是愛上了你，絕不考察你的心。既由這上面看出你的心，她還能等待完全治好，把無傷無損的臉捧給你嗎，說孟先生你不是等看我的容貌有無傷損，現在並沒傷損，請你愛我吧娶我吧！你想她能不能？肯不肯？當然要負氣走了。她的身世，我雖不明白，可是從她謀求職業，看出境遇並不寬裕。她因負氣而把醫藥費全還了，恐怕也很費難捱。憑良心說，人家受這損失太冤枉了！」君奇頓足道：「得了！你別再說這個，只說我應該怎麼辦吧？我若不能尋着她，補救這件罪過，簡直就……非得神經病

不可！」一鳴道：「只怕她未必願意重見你了。不見她信上寫得多麼決絕。」君奇作堅決聲道：「不管她願不願見我，我必得見她。」一鳴道：「你到那裏去見她呢？」君奇道：「我：我有辦法。我在報上再登回廣告，請求跟她見面。」一鳴道：「只怕未必有効。她既傷心而去，怎能爲幾行廣告，就又回來。換句話說，你若得不到她的原諒，恐怕沒有見面的希望。」君君道：「我可以在廣告上表明心迹。」一鳴道：「那也好，不過很難下筆。你要寫得文字經濟，意思含蓄，還要能感動她，可不能寫萬言情書。我在報上包的地位，不能全教你佔了。」君奇道：「那麼現在我就擬個稿兒，你帶去給登一下。」一鳴道：「好，你就寫。我還有事，限你十分鐘寫成，至多不得過乎十字，我可以在顯明地位用大號字登出。」君奇謝了一聲，就坐在一旁，提筆拂紙，想了想就寫道：「曼曼，函款收見，惶愧欲死！事誠誤會，然出有因。僕耿耿私衷，蓄之已久，惟自顧凡下，仰望清光，不敢驟展所懷，畏

怯因循，遂成大錯。迨知高踪遠引，悔已無及。惟希垂察愚誠，諒其荒謬！急示居址，俾趨前負荆。臨穎盼切，奇曰：「寫完了遞給一鳴，接過看了看道：「好，就是它吧。今天晚報就可以見。」君奇道：「還希望你給多登幾家！」一鳴點頭道：「祝你好事成就，好夢重圓！我靜聽喜信，等賜喜酒。」說完握手就走了。君奇這裏心意煩燥，坐立不安，連公事也辦不下去了。滿屋來回亂踱，磨得乏了，才坐在沙發上，順手拿起張報來看。只見報上的黑方塊字，大大小小，排成長長短短的隊伍，似乎全變成陌生面目。看了半天，也不知上面說的什麼？及至翻過頁面，才被一行大字題目恢復他的注意力。那題目寫着黃柳鶯三字。這三字連起來，在他腦中生出意義。再看下面還有四個字是赴滬出演。旁邊小題目是與滬上大舞台訂長期合同，將在春申久居暫不北來。君奇看了題目，忍不住去看正文。只見上面寫道：「名女伶黃柳鶯屢次出演京津，聲譽卓著。願曲士女，公認爲獨出冠時，雖不絕

後，或已空前，前在津東方大戲院出演，雖中間曾因病輟演數日，然成績仍極美滿。合同尙未滿期，北京及青滬各大戲院，皆已紛紛派人到津聘約，黃伶皆未允諾。在津演畢，即返都門休息，並未登台。近聞黃伶已應滬上大舞台之約，不日赴滬出演。據內行傳出消息，黃伶近因身體多病，經醫診斷，係因對北方水土不服，南下獻藝，藉作轉地療養，兼就診於海上名醫。此去即在滬久居，暫不北返。又聞黃伶深畏風濤之險，不慣乘船，擬經津浦路先至南京，再轉滬寧車至滬。津寧兩地戲院，得此消息，皆擬俟黃伶南下經過時，挽留作短期表演云。下面又有兩行是編輯先生的按語，寫道：「北地氣候高爽，較長江一帶之霉濕蒸溽，相差甚遠，故南人大都可以居北，而北人常聞不宜居南。况茲已屆春令，轉瞬夏來，寧有離北地之和爽，就南地之溽濕，以養病體者耶？况黃伶生於故都，非同南人歸返故鄉，久已習慣，此次赴滬演劇，本屬常事，惟以養病爲理由，則聞者未之敢信。竊聞黃伶近來

頗有風流公案，前在東方中途輟演，外間傳爲失踪。○前後重行出台，乃自稱爲舊疾斗雲，赴京求診。○乃有人於其失踪之日，在京七襄公所某公子婚禮席上有所活動，迨過數日之後，天津仙遊舞場舉行小阿美利加之夜，又發現黃伶踪跡，與某舞女發生三角戀愛糾紛。○此二事已傳遍京津交際社會。○惟以黃伶交遊席間，手腕靈活，故各報皆未揭載。○此次赴滬久居，想亦因愛的驅使而然也。○仁君奇看着，覺得這報上雖是登着柳鶯事跡，但行間字裏，影影綽綽，處處有自己在着，不由愴然動念。○自思柳鶯要走了，她雖有對不住我的舉動，可是細想起來，我直沒法兒恨她；但不能恨她，還覺對不住她。○只是事到如今，過去的也無可思量了。○他這一走，當然起因在我身上，傷心負氣，遂致遠行。○報上說她南下久居，和風流公案有關，實是不错。○雖然她曾有不利於我的舉動，但是恨出於愛。○通盤合算，我仍是難辭薄倖。○她這樣走了也好，不管誰是誰非，何恩何怨，只一離開，就如分居兩個世界，從此

渺不相關，以前的一度露水姻緣，只當作迷離夢影罷了。君奇想着，終不免有此惆悵。又由柳鶯想到珊瑚，不知別後是否已經南行？現在是何景？不山更是百感紛來。但一會工夫，思力又集中在孫曼身上，把柳鶯珊瑚推出眼界之外，只仰天默禱，孫曼看見自己的廣告，立刻受到感動，解釋誤會。最好她天夕見到廣告，黃昏時便有信來，今晚我可以跪在她的跟前，訴說心事了。那知等了一天，渺無消息。等了兩天，消息渺無。三天四天，一直過了兩個星期，還是一點音訊沒有。君奇思慕焦煩，漸漸瘦損腰圍，懶欲病把重見孫曼的希望，業已灰冷大半。不知她何以如此心狠，竟絲毫不受感動？心想莫非自己廣告上詞句沒有力量？以致她看了無動於心！便拿過報來仔細研究，看了幾遍，忽地恍然大悟。原來並非沒有力量，而且把力量用錯。上面詞句，直已指明說孫曼因自己未表示愛她而負氣自去，如今自己表白可以愛她，請她回來。這在她看來未必不認為侮辱，本來兩人在表面並沒露過痕跡，

所謂愛情，只是心裏的事，怎可指實說孫曼對自己已有愛情；並且因不如願而去，她即真萬分相愛，急欲歸來相就，但看了這廣告，也就不好意思來了。君奇想得明白，心中大為懊悔。又恨一鳴那日在旁限時催促，使自己不得仔細推敲，以致鬧出這樣大錯。孫曼信上本說將要離津，她在這半個月中間，也許業已成行，從此地北天南，勢成永訣，那就此恨綿綿無絕期了。君奇急得落淚，但也無法可使。使即孫曼尙未離津，在這百萬人海的都市中，一個人深藏不露，便發動全部警察力量，也未必能夠找着，何況自己一人之力。苦思許久，只得姑盡人事，仍用廣告政策把詞句更改斟酌，作成一篇簡短沉痛的文章，仍送給一鳴請他代爲刊登。那知他才把廣告底兒裝入信封，封好了口，正待按鈴叫人送去。忽見門兒一啟，一鳴走了進來。君奇看見不由立起叫道：「你來得太巧了！我正要派人給你送信去。」話未說完，猛見一鳴面色十分緊張，似乎有什麼嚴重問題；同時又看到他身後，還跟着一個老頭

兒，正是在東方戲院中和茶房吵架的人，不由心中驚詫。一鳴走入房中，將身向旁一閃，向君奇道：「你沒有出門麼？我給你引見一位朋友。」說着一指那老頭兒道：「這位孫駕千先生。」又指着君奇道：「這位就是孟君奇先生。」孫駕千望着君奇，拱手道：「久仰久仰！孟先生我們見過。」君奇一怔道：「是……是在東方……」孫駕千道：「頭次在北京七襄公所，是梅府喜事，我在台上作司儀。」君奇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在東方戲院看着他似乎面熟，原來在北京見過。不過當時我是劇中主角，在衆目睽睽中活動，他却掩在台上的一叢人中，到正式執行職責的時候，我已陪着柳鶯離開劇場，所以他很深刻的認識我，而我對他竟是印象模糊。但此公聽說是位詩人，常在報上出風頭，今日何以跟一鳴回來？找我又有什麼事呢？想着就抱拳說聲恕眼拙！隨讓大家坐定。一鳴才說道：「這位孫駕老，方才已跟我開了好久的談判，所以我陪他來尋你，大家說個明白。你可知道他是孫曼小姐的老翁

麼？」君奇聽了，幾乎跳起，失聲叫道：「原來是……孫小姐現在在府上麼？」一鳴道：「她若在家，孫駕老也不會找我來了。我把駕老說的情形告訴你吧。大約在一月個以前，孫曼小姐因爲和家中嘔氣，走了出來，駕老遍尋無着。在東方戲院黃柳鶯唱玉堂春那天，駕老到東方看戲，因爲和茶房吵嘴，沒等散戲就出了戲院。恰見街上圍着一叢人，走過一看，正瞧見我們扶着孫曼小姐上車，因爲我們車走得快，沒得攔住。以後他又各處尋找，一直沒有消息。到前幾天，他才看見報上登的廣告，疑惑曼便是他女兒。當時就上報館去打聽，報館告訴是我的廣告社代登，他今天就找了我。我因孫駕老的態度很好，就把一切情形都說了。駕老的意思，只希望能把女兒尋着，對他的太太有了交待，旁的事全不過問。所以托我帶來見你，大家商量尋他女兒的辦法。」孫駕老接口道：「我就是這個意思。孟先生你應該明白，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曼君離家是爲着跟我嘔氣，拙荆當然向我不依，我必須把

她尋回去，才可以了結這場糾紛。孟先生祝先生，總得給我幫忙！」君奇連說那是自然。孫駕千道：「聽說曼君還有封信在你這裏？可以給我看看麼？」君奇心想不知這老頭兒是何居心？倘然他拿着了信，硬說我和孫曼有過關係，向我要人，那可如何是好？但一鳴既已說了，自己怎能隱瞞，就把信拿出遞給他。孫駕千看了點點頭道：「曼君本身的事，我不必過問，我只研究他的踪跡。她可曾把住處對你們說過麼？」君奇望着一鳴道：「好像記得她說住在親戚家裏。」孫駕千搖頭道：「不會的。我並沒有幾家親戚，也全打聽過了，並沒見她的影兒。而且看這信上的話，她不久還要出門，莫非已經走了？」君奇道：「咳！我也這樣怕着。倘然令愛真個走了，我實在太傷心太慚愧了！」孫駕千把信交還君奇道：「孟先生，我聽祝先生說過，你對小女頗有好速之意，可是真的？」君奇不好回答，只可點頭。孫駕千道：「我對女兒的婚事，向來任其自由；不過這時我得先對老妻瞞着，否則恐怕她要

來跟你無理取鬧。可有一樣，我得預先聲明，我對於小女出嫁，可沒有奩資。」君奇先聽他以丈人峯資格突對自己提起婚事，已覺詫異。這時又聽說到奩資，更覺離奇。只得說道：「倘蒙令愛不棄寒微，我絕不敢希圖奩資，這是無須談到的問題。」孫駕千挑着大指說道：「你真有志！有出息！只衝你這句話，我就願意了。從此大家合力尋找曼君，等找着了她，我一定以家長的地位，竭力替你們主張。好好！就是這樣，我走了，改日再見。」說着點了點頭，就推門走出，君奇送到門外，才回來向一鳴道：「這位老先生別是有神經病吧？怎這樣語無倫次。你今兒也十二分荒唐，怎該對他把供出來說？又領到這裏。萬一他變臉跟我要人，拉着去打官司呢？」一鳴笑道：「我當然知道不會。因為我已經跟他開過很長的談判了。他初見着我，追問那廣告的來由。我本嚴守秘密，不肯告訴他。他就對我說了實話，他說即使有人把他女兒誘拐，他也不想追究，因為他們父女素日感情很壞。這次孫曼離家出

走，他以爲是沾辱門庭，絕不想尋她回去。現在只想明白她的踪跡，和離家後的情形而已。我聽着仍認爲套間的手段，不肯相信。他又說出第二回實話。原來孫曼小姐在十幾年前，有位姑母，也不是姨母舅母，我忘記了，反正有位長輩去世。留給孫曼幾千塊錢，由孫駕千保管，存入銀行，算到今天，本息總已過萬。可是孫駕千暗地給花了不少，到現在連原本也剩得有限了。所以孫曼這次離家，孫駕千倒很贊成。他以女兒行爲不端爲藉口，就可以抵賴那筆代管的款項了。但是他的老妻却不見饒他，定要他把女兒尋回，他又怕孫曼在外面嫁了丈夫，還向他追索存款，所以看了廣告，體會上面意思，就對我說，這登廣告的人，想是很愛我女兒，却不能得到她。只要這人依從我一件事，我就可以帮他尋找，並且代爲主持婚姻。這件事就是不向孫家討要一文錢的奩資，無論是孫曼自身所有的，或是父母應該贈送的。我聽了明白他的深意，知有實話，就說登廣告的人，是個很高尙的青年，絕不會注意

奮資，我可以担保。他聽了大爲歡喜，就要求我帶來見你。方才見着你的面，不是還談到奮資問題麼？可見他的心思滿在錢上，對女兒是很淡的，只於既怕女兒嫁了人向他討債，又受着他太太的催逼，不能置之不理罷了。君奇搖頭道：「這真是豈有此理！我還沒法尋他的女兒，他已先對我談到奮資。孫小姐知道了不定氣到什麼份兒？有那樣心高負氣的女兒，竟有這樣卑鄙不堪的父親，整人從此不敢相信遺傳性了！」一鳴道：「而且這老頭兒鬼鬼祟祟，還像有什麼不能說的隱情呢？」君奇喟然嘆道：「不管他了，我現在還沒有法見着孫小姐，說什麼也是空話。方才我想到也許是廣告詞兒寫得大壞，鬧得她不好意思，所以又重作了一篇，請你代換一下。」一鳴接過，便坐在寫字檯後的椅上，展開細看，才看了兩句，忽聽電話鈴響，就隨手拿起耳機，問道：「你找誰？」對方發出嚙嚙珠喉的女子語聲道：「我找孟君奇說話。」一鳴望望君奇，君奇也湊近檯前道：「是誰來的？」一鳴不答，仍向

機中間道：「你貴姓？」對方答道，「我姓梁。」一鳴猛悟她是何人？心想自己多日沒到這兒來，怎來到就趕上她來電話，莫非君奇仍和她來往？可是君奇正登廣告投尋孫曼呢。若果如此，君奇的心術就太難了。我何不詐她一下，問個明白。就道：「你是梁小姐麼？孟先生昨天出門，說是到您那兒去，到現在還沒回來呢。」忽聽對方作詫異聲道：「什麼話？上我那兒去？我這半個多月何嘗見過他？」一鳴道：「真沒見過麼？」對方似乎聽出他的搗亂口吻，就道：「這簡直瞎三話四，你是誰？」一鳴大笑道：「對不住，現在請姓孟的跟你說話，不要管我是誰了。」說着把耳機交給君奇，君奇已知來電話的是梁珊瑚，但當着一鳴，不好直叫出來，仍問了一聲。對方似已聽出君奇聲音，忽然聲帶發顫，帶着情感的震動答道：「你是君奇麼？我是珊瑚。方才是誰說話？」君奇心中百感蒼茫，怔怔的道：「是找一位搗鬼朋友，不要理他。你不是……上次戲院沒有去，我以爲你已經回上海了。」珊瑚哽

澀着喉嚨，說出一句話，却劈裂塞塞，不能聽清。忙咳嗽一聲，才又說道：「你的太太既然到了，我還去個什麼意思。就是去了不也白……呀！不用提了，你可知道我今天回上海麼？」君奇哦了一聲道：「明天：明天就……」珊瑚接口道：「明天早車就走，所以我想……：你今兒晚上可以同我吃一頓飯？」君奇聽着方在沉吟未答，那知一鳴在旁，聞聽君奇罵他搗亂鬼，就喃喃自語道：「我倒成了搗亂鬼，說我搗亂，我就搗亂。」他又坐近話機之旁，對珊瑚說話也聽得明白。每在他二人問答之間，加上兩句小聲批評。這時珊瑚邀君奇出去吃飯，就低聲笑道：「這倒很好！你得不到孫曼，能收回珊瑚也是便宜。我看這廣告也不必換了，連原登的也撤下來吧！」君奇和珊瑚對話聞聲，滿心愴惻，聽他要求別前小聚，本不忍於拒絕，但只尋思此舉是否有重惹糾紛的危險，故而沉吟。及至聽了一鳴的話，猛悟自己正在請求孫曼諒解，怎能再和珊瑚來往，自趨歧途。倘被孫曼知道，就更不得轉圜。而且

一和珊瑚見面，未必不發生意外問題，我別再自尋苦惱了。想着就聽珊瑚又問道：「到底怎樣？你怎不說話呀？」君奇啊啊兩聲，才道：「我……我今天實在沒有工夫，因……因爲有人請吃飯。」說着聽對方淒然發出悲嘆之聲，君奇由這嘆聲，知道必有眼淚隨着下來，不由脊骨生寒。果聞珊瑚帶着酸澀的鼻音說道，「我很明白，你現在不願意理我，連一點鐘的工夫也勻不出來了。好，請陪着太太吧！我祝你們百年偕老，永遠安樂，不打攪了，再見吧！」君奇聽得刺心，一陣悽惶，不能自持，忙道，「你別悞會！我說的是……是今天沒有工夫，明天還能去送你。你是坐車坐船？什麼時候……」才說到這裏，猛覺腿上被踢了一下，一鳴發出譏諷聲道：「你是永遠沒出息了，才聽有點快刀斬麻的意思，竟又變成拖泥帶水了。」君奇也不理他，又接着道：「請你告訴我，我明天準去送你。」珊瑚淡淡的道：「免勞大駕吧！我担不起！」君奇道：「咱們年餘相處，現在你走，我怎能不送？你一定得

告訴我。」珊瑚才道：「我是坐九點二十分的津浦大道車。」君奇道：「你一個人麼？」珊瑚道：「除了我還有誰？」君奇道：「那麼明天車站見吧，」珊瑚道：「我可不希望你送。你頂好別送！」君奇道：「我一定得送……」只說到定字，對方已把線掛了。君奇不由撫然長吁，一鳴却茫然微哂說出一番話來。正是，風去樓空，春有懊濃之色。水流雲在，夢留惘利之天。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七回

弱水一瓢迴波留斷夢 蓬山千疊折柳賦同車

話說君奇和珊瑚說完了話，拿着耳機，怔了一怔，一鳴已大笑而起道：「廣告還要換麼？」君奇放下耳機道：「自然要換，你不要爲這個又挖苦我。須知人有人情，我跟珊瑚總有相當友誼；雖然不能如她的希望更進一步，可是原有的交誼總還存在。現在她又走了，這一走就等於永別，我既不應她的邀請出去吃飯，難道連送行都不去一踣麼？」一鳴笑道：「好！你是多情種子，說得全對；不過我希望你

跟她別再生枝節，把送行變成了挽留。」君奇道：「萬萬不會！我對孫曼已是一心不二，生死以之了。」一鳴道：「好！但盼你立定脚跟，拿定主意。我走了。」君奇道：「等等兒，我還得要求你明天跟我到車站去一踣。」一鳴道：「爲什麼？」君奇道：「我也恐怕珊瑚有什麼意外枝節，你陪我去，她就不好意思發作了。」一鳴道：「這挨罵的差使，少照顧我！」君奇道：「大哥你向來是幫助我的。這次是我前途的緊要關鍵；你怎又不管我了？」說着又央告一陣，一鳴方才答應，次日早晨一同到車站去，就告辭走了。到了次日，君奇仍先到廣告社，訪一鳴同到車站。是算着時候，在開車時刻以前五分鐘到的，這是一鳴的主意，教珊瑚和君奇只有幾分鐘的會晤，以免時間長久，事故增多。但那知完全出於意料之外，不但珊瑚的問題，未能遏止，就是珊瑚以外的問題，也都發生了，這原因是這津浦大通車，是由北京直達浦口的，多添出天津到北京的一段路程，所以這時的車輛，並不像別處津

浦車，在津站停着待時開車，而是北京開來，在津站停十分鐘，載了由津上車的旅客南行。天津北京中間的短程交通，向來很少發生阻礙，火車絕少悞點；但這一天却因爲一種特別原故，遲悞了半點多鐘，就因爲這半點鐘的遲悞，就發生了事很恰巧的遇合，真是人人所不能預料的事。他二人到了車站，買了月台票，問明了大通車在第二站台，就走了過去。在這時候，津浦車本該已經入站，但二人遠遠一看，並沒有列車停着，只見站台立了許多旅客，放許多行李。一鳴心中納悶，自思我本算好時候來的，怎麼還沒有車的影兒？向前走着，就向一個鐵路警察詢問，那警察回答今兒通車悞點。君奇問悞了多少時候，警察回答不知道。二人只得向前走，到人叢之前，尋覓珊瑚。却從一端走到另一端，仍不見她的影兒。君奇正在奇怪，心想珊瑚莫非又失約了，或者她因昨晚我不肯赴約，故而今日和我避面，不坐這趟車走。正想着忽聽一陣脚步聲響，回頭看時，只見兩人小跑着走來，一個是穿青呢大

衣尖頂小帽的高瘦子，一個是截皮帽着皮大衣的老頭兒。那高瘦子似乎故意放開脚步，使那老頭兒疲於追逐，但老頭兒雖累得喘吁吁的，仍拚命跟着跑。看那高瘦子並不認識，老頭兒却很面熟，到跑近前一看，原來就是昨夜造訪的孫駕千。方詫異他怎也到車站來，那孫駕千不顧東張西望，只喘着向那黑瘦子道：「許爺！今兒運氣還不錯，若不是慢了點，你們也趕不上班了。我真急了一身汗！」那高瘦子道：「我看孫爺你這身汗出得多餘！我們出慣了門的，還會沒個打算。這就因為本打算明兒走的，老板這一臨時提前，就顯着手忙腳亂了。」孫駕千道：「是啊！我也聽說是明天走，爲什麼變卦呢？」高瘦子道：「老板嫌在這裏麻煩，早走早清靜。」孫駕千不知又說了句什麼，却因已走到候車室門口，推門而入，聽不見下文了。君奇因正在尋覓珊瑚，雖然見了孫駕千聯想到孫曼，故而對他和那瘦子的問答，未甚注意，只尋思這老頭兒作什麼來？及見他們進了候車室，忽地心中一轉，向一鳴道

：「珊瑚也許在候車室呢？咱們進去看看！」君奇點頭，就跟他一同向候車室走去。○君奇正要舉手推門，忽聽裏面有人大聲叫喊着道：「你怎能走？你答應我的事，還沒有辦，就悄不聲的走，到上海還給我丟臉去呀！」君奇詫異何人在候車室內吵嚷，就推門而入。一看房內，不山大驚。只見室內約有二十幾個旅客，但東邊一隅，就有十人以上，聚在一處。中間坐着一個豐容盛鬋的女子，正是君奇所憶念未忘，而又怕見的黃柳鶯。在她左右還有七八個男女，都像是戲班中人，孫駕千和那高瘦子也立在近旁。柳鶯面前却立着個衣飾華麗的中年胖子，正用帶着黃豆大鑽戒指的手，夾着雪茄，向柳鶯指點着喊嚷。柳鶯也正吸着紙烟，微笑靜聽，似乎對他的責問毫不在意，神氣很是安閒。及見君奇推門進來，柳鶯乍見之下，大為吃驚，立刻面色變白，目光呆定。猛然欠了欠身，似要起來相迎，但並沒有真立起來，因為君奇也已看見了她，現出萬分驚異的態度，倉皇欲退。柳鶯由他的情形，猛

悟他此來只是巧遇，並非來送自己，就又頽然落坐。君奇却終於沒有退出，因為一鳴把他由後面推住了。一鳴却是認識那胖子是柳鶯的故夫黃容蓀，見他正和柳鶯辦交涉，知道柳鶯無暇對君奇糾纏，而且教君奇親見親聞柳鶯對故夫的情形，也頗足以驚覺，就推住了他。這時黃容蓀並沒注意進來的人，仍大聲叫道：「我已經對你警告幾次了！你答應登報改姓，可是一直拖延不辦。前兩天報上登着你去上海演戲，却是用黃柳鶯的名字。我到北京去找你，你躲避不見，又悄悄先到天津，教我無法尋找。今兒若不是我得着消息，到車站來，你就這麼走了，我是看着面子，不肯跟你法律解決，只好生商量，你倒把我不當回事。今兒痛快說，你不能上火車，得把姓改了，正式登過報再走。你若一定要姓黃，那就還回到我家去！」柳鶯心中早已打點下應付黃容蓀的話，因為黃容蓀初次到旅館向柳鶯交涉改姓的事，遇見陳碧瑩，十分愛慕，就希望柳鶯代為撮合，倒把交涉本題忘了。以後因碧瑩遭了意外官

司，證實她已有愛人，不同野草開花；可以任人攀折，黃容蓀只可死了心；但因對柳鶯有幾番過往，忽又勾起舊情。一次竟要求破鏡重圓，柳鶯對他拒絕，黃容蓀大爺脾氣，越是得不到手，越是非得到不可。柳鶯這一拒絕，立刻在他眼中抬高價值，在他心中佔據地位，又像迷戀新交似的，盡力追求起來。柳鶯當時腦筋還深印着君奇的影象，對他毫無戀舊之情，屢次給他沒趣。黃容蓀更生出彈力，糾纏不已。柳鶯回到北京，他也跟去，及見柳鶯終無允意，就又變法要挾，舊事重提，要她改姓。柳鶯這樣名角，突然改姓，是很惹人驚疑的。因為柳鶯姓黃已久，雖然一般深通內幕的人，知道她是冒用黃容蓀的姓，社會大眾却以為她本姓是黃，若再改姓，恐怕倒認為是新嫁了人，於營業上大有妨礙，自然不肯應允。但被容蓀催逼不過，只可先期移到天津候船南行，不料容蓀也趕回來，並且探得行踪，在車站把她尋着。柳鶯很明白容蓀主旨並不在改姓上面，只是藉此逼自己重回他家。本打算用個小

手段，推搪過去，那知還未開口，突見君奇到來，一陣心中發亂，全失去鎮靜態度。也顧不得應付黃容蕊，只想君奇怎會這時到這裏來？看情形好似不爲尋我；但不爲尋我，怎又恰巧在這時來到？芳心旋轉之下，暗自打算，我不可失却機會，且厚着臉向他問個明白再說。就立了起來，向君奇這邊走過來。一鳴看見，拉着君奇低聲道：「這女人又來找你了，你可還記得害你的事，不要理她。」君奇聽了，心中不由勾起舊恨，立刻變了顏色，隨着一鳴向門外走去。柳鶯還未走到近前，君奇已躲開了，吃了個老大沒趣，不由氣得珠淚盈盈。這時黃容蕊又趕到她身旁，曉曉說道：「你別走呀！到底怎樣？咱們今兒非說好了不可！」柳鶯也不理他，只用帶恨的眼光望着君奇的背影。但這時還有個滿面帶着驚異之色的孫駕千，正悄悄由她身邊走過，想跟出去向君奇說話。不料君奇和一鳴正向外走，離門還有三四步遠，忽見門兒一啟，一個穿長毛絨大衣的女郎盈盈走入。左手挾着皮包，右手提着小旅行

箱，似乎入室候車。君奇一看這女郎的面容，不覺失聲叫道：「珊瑚！進來的女郎正是珊瑚。一聞呼聲，抬頭瞧見君奇，面色突變悽慘，隨又由悽慘中轉出笑容，將小箱交與左手，握住君奇伸出的手說道：「你早來了，哦！還有祝先生，真不敢當！」說着忽然轉臉瞧見了柳鶯，猛現出驚異之色，立即向後退去，柳鶯看見珊瑚突然出現，柳鶯詫異，繼而悟到君奇今日必是與珊瑚有約，才到車站來。又聯想到那日曾聽人說，君奇的未婚妻在戲院外被人襲擊受傷，也許那未婚妻已成殘疾，君奇把她棄而不顧，又和珊瑚要好起來，要不然怎會又到一處呢？柳鶯這樣一想，不由勾起妬念，自思當初自己和珊瑚是約定一同退讓，把君奇還給他的未婚妻。雖然兩敗俱傷，倒也彼此順氣。如今珊瑚又和君奇來往，已算背了原約，我又何必遵守。今日既然遇見，總得跟得她爭競，不能容她背約把君奇獨吞。却沒想君奇和珊瑚會晤的地點，是在車站，而且珊瑚行色匆匆，又何嘗有和君奇結和的模樣，柳鶯真是

被情欲把理智蒙蔽了。看着珊瑚和君奇遇到一處，便覺妖氣勃發，不能自制，注目瞧着他們，預備上前交涉，那知珊瑚和她也抱着同樣心理。本來珊瑚在昨夜因君奇不受他的邀請，十分傷心。認爲君奇表示送行，不過假意敷衍，所以今日不願和他見面，就打算着時候，在開車前一兩分鐘才到車站。好在她行裝甚簡毫無累贅，及至到了第二站台，車還未到。問警士才知悞點，又看站台上并没君奇的影兒，更斷定他是說謊，就冷笑着進了候車室，却不料在室內發現了君奇，甚出意外，而且意外還有意外，連黃柳鶯也在室中。珊瑚一陣頭腦昏亂，想不透是何原由，黃柳鶯何以也在這裏？君奇既說來送自己，何以又和柳鶯同在一處？莫非已和柳鶯重行結合，故意帶她來奚落我？但君奇的未婚妻又在何處呢？珊瑚一時想不通，也不暇細想，只覺君奇和柳鶯不論如何，總是在一處了，自己只有走開，就向外退去。珊瑚的性情與柳鶯頗有不同，柳鶯是帶些積極性，一負氣便要爭競，所以她疑惑君奇珊

珊有了秘密結合，就想仍行爭鬥，即使自己失敗，也不肯教珊珊穩得勝利。珊珊却帶些消極性，一負氣就想退讓，所以她那次聽說君奇確有未婚妻，就不上戲院，這時看到君奇柳鶯同在一起，便悄然退出。但君奇見她向外退走，知道是有了誤會，就隨着向外走，想到外面對她解釋。柳鶯看君奇要隨珊珊出去，心中更加氣憤，想要上前拉住她，但忽一轉念，也就舉步後跟。那知三方面都向外走，還沒走了兩步，珊珊到了門際，才伸手去拉門鈕。忽然砰的一聲，那門好似被暴風吹開，幾乎撞倒珊珊。珊珊嚇得向後一退，就見由外面闖進一個穿西裝的長人，口中叫道：「老板呢？老板呢？」叫着似已瞧見柳鶯，猛跳到她面前，張牙舞爪的叫道：「老板，你怎麼今兒動身也不告訴我一聲？差點兒把我落下。我知道這是許鎖住那小子使的壞，還有那個缺德的老姨兒。」話未說完，只聽在柳鶯身後，發出一男一女的罵聲。女的喊道：「顏之厚你別出口傷人！」男的道：「小子你要找倒霉呀？班兒裏不

用你這塊臭料，憑什麼告訴我？」顏之厚見說話的正是老姨兒和許鎖住，就伸拳掠臂的道：「你們暗含着擠我，咱們誰也不用吃！今兒三塊骨頭合葬了吧！」叫着就向前奔去。不料尙未舉步，身體已失自由。原來左臂被人揪住了，轉眼一看，不由大驚失色。原來揪住他的正是一鳴。當他進門時，一鳴已看出他是在戲院門外潑鐵水的人，就向君奇使個眼色。君奇也已看出，却不知該如何應付是好。一鳴却已忍不住上前揪住了他叫道：「小子，今兒可找着你了！打官司吧！」顏之厚回顧，對一鳴只覺面熟，想不起那裏見過。但見君奇立在旁邊，就把一鳴也認識了。知道被受傷的事主捉住，大驚欲逃。那知一鳴練過幾天武功，頗有膂力，竟把他的手肘彎到背後。向君奇道：「現在把行兇的人捉住了！老弟，你趁着人證俱在，還不問個明白！」又向孫駕千道：「孫駕老，傷害令媛的就這個人！」孫駕千走上一歩，茫茫然問道：「怎麼？怎麼？這不是黃老板戲班裏的人麼？」一鳴道：「是呀！所以得

閻閻黃老板，她手下人行兇，是誰主使？」君奇本不願多事，但既被一鳴鬧了出來，也說不上不算。就冷笑說道：「怎你還鬧我，你比我明白得多啊！我那次到東方看戲，承你招待，感激得很！不想出門以後，你還派人趕出來招待，大瓶鏢水向我們洒來。」柳鶯大愕道：「這……這……這……都是沒影兒的事！我那天也聽說你們在戲院門外被人暗算受傷，可是不知細情，也沒法打聽。怎麼今天會落到我身上！」一鳴冷笑道：「你沒法打聽，這不是現放着行兇的人，你跟他打聽啊！」又向顏之厚道：「你快說！是誰的主使？現在不說，少時到了警局，也都招出來。現在說了，我們還許饒了你！」柳鶯也向顏之厚道：「原來那天在戲院門外鬧事的是你啊？怪不得拉到我身上？」說着溜了君奇一眼道：「我才明白是因爲這個才跟我仇人似的！顏之厚，你快說，是誰教你幹的？我可不能背這黑鍋！」顏之厚被雙方逼住，無可抵賴。又因這次柳鶯南行，不肯帶他，認爲是老姨兒進了讒言，正在憤

恨。就向她身上推諉道：「老姨兒教我幹的！」老姨兒聞言叫道：「你不要血口噴人？我爲什麼教你害人？你這是仇口。再說有什麼憑據？」顏之厚道：「你不用賴？我跟人家沒仇沒恨的，若不是你硬派我幹，我怎麼會無故作這種事？那買鏹水的一塊錢，還是你給的哪！」一鳴聽了道：「好！這算問出頭緒了。再問這老姨兒爲什麼教顏之厚行兇？她跟君奇孫小姐也是素不相識，無冤無仇，必然有人主使。到底是誰主使？」柳鶯聽一鳴語鋒直逼自己，就拉住老姨兒道：「原來你背地裏幹這種事，你說，你說，誰主使你？」老姨兒真是潑辣，拍手打掌的道：「我跟他們無冤無仇，憑什麼教顏之厚害他們？那有這回事？你們還問誰主使？要冤死人哪！這樣屈賴我，姓顏的，咱倆打官司說理去！」一鳴轉向顏之厚道：「這女的不認，只想推你身上，你不咬住她，官司就得一個人打了！」顏之厚腦筋已亂，就大聲說道：「你們不用問誰主使她，沒人主使，是她自己的主意。她是吃慣了黃老板，只怕黃老

板嫁人，把她拋了。從老板那回失蹤，她就疑惑老板有了要好的人。到老板從北京回來，常常露出散班不唱的意思，她更担了心。到那回星期白天，老板唱玉堂春，在樓上留下包廂請客。這位孟先生跟一位小姐同去看戲，老板在後台瞧見，就鬧着要回戲。及至對付上台，老姨兒就把我叫到後台門外，暗地說她已看透二廂裏的小夥兒，就是老板的情人，以前失蹤和今兒鬧症，全是爲他，想必動了真心了。雖然今天那小夥兒帶個女子同來，把老板氣着，但是內裏必有什麼悞會。憑老板模樣名氣，再加上這份情意，那小夥兒豈有不愛她的，別看今兒好像鬧了警拗也許明天就一天雲霧全散，商量結婚過日子了，到那時咱們這羣苦鬼就全剩下了。我就說這是老板自己的事，咱們有什麼法兒！老姨兒說有法兒，把那小夥兒毀了，老板就可以安心唱戲。跟着教我去買鐵水，到戲院門外等着下手，又給了我一塊錢。我禁不住她撻掇，只可上藥房去買。那鐵水價錢很貴，買不到手，正在着急，忽然在道上看

見個賣汽球的，想到吹氣球是用鎊水，就勻了一小瓶，到戲院門外等着。孟先生跟那女的出來，我就跟在後面，正要向他臉上倒。不料後面還跟着這位先生。」說着向一鳴一指。又道：「他瞧見一賊，孟先生回頭看見，用手一搪，所以沒傷着他，倒被濺出去的水把那女的傷了。我看事不好，急忙鑽小胡同兒逃走。過了半天，才溜回旅館去，跟老姨報功。那知她反倒罵我把事弄糟，錯傷了那女的，小夥兒絕不再愛那癩疤怪醜的人，一定很快的回來跟老板溫存。這不是更把他們拉到一處了。罵了半天，我和她要錢，她竟一文不給。就從那時，我跟她仇深似海。可是以為也並沒見孟先生再跟老板來往，我自害了人，一點兒好處也沒有，反倒跟這老東西結下仇。這次老板去上海，她竟和許鎖住使壞要把我拋下。我姓顏的就不吃這個虧，今兒犯了案更好，我拚着二年監禁，也要拉老東西坐五年獄。反倒主使的罪辜大得多，上那裏打官司，我也不含糊！」老姨兒聽顏之厚把細情都說出來，嚇得顏色更

變，口中却不住喊着你胡說！你放屁！一鳴聽顏之厚說完，察言觀色，惱情度理，知道他說的是實話。想不到柳鶯竟真個毫無開知，頗覺出於意外。正要開口，柳鶯已先望着君奇說道：「你聽明白，不是我主使的吧？我一點也不知道吧？方才我還納悶，你那神氣竟好像跟我什麼仇恨似的。我心想並沒得罪你，沒作對不住你的事呀！到顏之厚進來，你們捉住他一鬧，我才明由身上還揹着這種嫌疑。現在你總也明白了，我黃柳鶯何致作出這樣混賬事！」顏之厚聽了這裏又開口了。他真是多情，俗語說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在天鵝方面，雖然覺得可笑，但在癩蛤蟆方面，却未嘗不以情種自居。只苦於是癩蛤蟆，以致人們的勢利眼光，把他可歌可泣的深情，看作可鄙可笑的話柄罷了。這時顏之厚已自知罪證分明，難逃法網，所以盡力攀扯老姨兒，以報舊怨而諉罪責。但對於柳鶯仍是一貫的愛戀，並不因將入繯綽，減少片面熱情。聽柳鶯說完，便替她證明道：「不錯！實在的！老板一點兒也不知道，老

板一點兒也不知道。全是老姨兒一個人鬧鬼！」老姨兒那裏聽顏之厚咬定自己，越說越真，愈逼愈緊，知道難於挽回，自己這場官司算打定了。不由急紅了眼，就使出潑婦本色，跟他拚命。高叫小子你賴我，我死給你吧！隨即向顏之厚撲去，滾作一團，立時室中一陣大亂。珊瑚恰立在近處，見他們打起來。嚇得慌不擇路，竟撞入君奇懷裏。君奇是個紳士氣味的人，自覺有幫助女人弱者的責任，就把珊瑚擁住，安慰她不要怕。這時一鳴見老姨兒和顏之厚滾在地下，互相打罵，吵得沸亂震耳。知道這樣鬧下去，必要把警察鬧來，成爲不可收拾之局。就回君奇低語道：「你想怎樣？真打官司麼？」君奇道：「我連這場口角都嫌多事，何況打官司。」一鳴道：「你不願打官司，只好趁這時趕快收束。幸而這邊沒有警察，若把他們鬧來，可就欲罷不能了；」君奇道：「你快給了結了吧！」一鳴忙過去拉開顏之厚，叫道：「你們住手！不要再吵！聽我來說。」顏之厚立起來，老姨兒還拉着不依不饒。

一鳴喝道：「快閉上嘴！你願意打官司就儘管吵！我告訴你們，現在我們只要查明白那天是誰主使行兇，主使的人是什麼意思？如今既弄明白了，若是別個有身分的人主使，我們自得徹底追究。那知是你兩個下等混人作的混事，我們犯不上跟你們一般見識，就便宜你們吧，我們不追究了！」老姨兒聽他說不追究，方才把心放下，但還向顏之厚罵道：「小子！咱倆到死也沒有完！」顏之厚道：「我等着你！看誰有能為毀誰？」柳鶯大聲怒喝諸：「閉住你們狗嘴吧！還有臉兒吵，你們給我惹的什麼禍？咳！瞧我用的這份人兒，我真膩透了！還唱個什麼意思？這戲班兒從今天取消，不去上海了！」說着向前走了一步，看看君奇。君奇還正擁着珊瑚，柳鶯看着面色重變滲沮，似欲後退，但又鼓勇叫道：「君奇，現在明白不是我主使害你了。我也明白你那未婚妻是孫駕千的女兒假充的。說着回頭看看孫駕千，又接着道：「我雖不知他女兒是怎麼個碴兒，可是我明白必不是你，真未婚妻，只是臨時請她到

戲院蒙哄我。過去的都不必提了，現在你打算怎樣？痛快說一句，事情鬧到這樣，我已決定不去上海，不再唱戲了。你自己估量着給我個話兒？」君奇聽了她的話，知道她又舊事重提，心中感到她千迴百折，仍如自縛春蠶，不由把心軟了。但又想自己左右騰挪，怎能再投情網。正在茫然不知所答，忽然轉眼看到一鳴正在旁邊怒目相視，似取嚴厲監視態度，立覺悚然一驚。就對柳鶯搖了搖頭，這搖頭本是輕微的拒絕表示，並非有巨大的刺激性。但這時君奇還擁着珊珊呢，擁着珊珊而對柳鶯搖頭，這意義可就十分嚴重了。柳鶯本是冒着羞恥在珊珊面前對君奇作最後詢問，自己也料着希望甚少，但是女子痴心過甚，當時竟似迷着一竅，知其不可而爲之。及見君奇搖頭，她心中如澆冷水，把迷着的一竅也沖開了，方才覺悟君奇的態度，是表示要珊珊而不要自己。這刺激真太大了，直如巨掌搥在臉上冷箭射入胸中，向後一退兩退，幾乎跌倒。這時黃容蕊正立在她身後，竟忙上前擁住。柳黃嚶然一嘆。

，就倚到他的懷中，和方才珊瑚投到君奇懷中的姿式一樣。房中的空氣立刻靜了下去。因為當局中的人都已無話可說，旁觀的對這齣悲喜劇也都看直了眼。而君奇在這等局勢之下，本可以走出去了。但不知怎的，大家都似神經過度緊張之後，一經鬆弛，倒變成了麻木，還茫然立着不動。就在這時，門又開了，有一個女子走了進來。生得風神娟秀，穿着很素雅的衣服。柳鶯班中的人都認識這女的是班中三牌花旦陳碧瑩。只見陳碧瑩入室看了看，便直奔了柳鶯去。叫道：「姐姐，我來晚了，差點兒沒赶上。幸而火車誤點。」說着似因瞧見柳鶯倚在黃容蕙身上，和衆人的不安神色，覺得詫異，方一停頓。一鳴這時就拉了君奇一下道：「快走吧，還等什麼？」君奇方才悚然驚覺，隨了他低頭走出，離開候車室門外。那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珊瑚對君奇本已灰盡了心，生盡了氣，絕沒有一點指望，所以今日離津。不想和他見面，那知意外經了這件波折，雖然她一直處在局外，但無形中已進到局

內。既親見君奇對柳鶯的冷淡態度，又聽明了君奇的未婚妻竟是廢鼎，這盤算數很容易算。君奇既對柳鶯表示拒絕，未婚妻又失了時効，豈不是三破二等於一。珊瑚怎能不把已冷的心，重又燃燒起來，何況君奇迷迷惘惘，一直擁着珊瑚，到了門外仍未放手。珊瑚芳心口躍，自思真是想不到，我本認爲已經徹底失敗，只有抱着劍傷的心，獨自歸去了。那知竟在臨行時生出轉機，幸個海底撈月，最後勝利仍屬於我呢！由此看來，君奇必是對我有鍾愛之心，故而任柳鶯那樣宛轉糾纏，只是不爲所動，而且常着她特別跟我親暱，當着我給她帶探愛情，這真教我太痛快了。只是他何以早不對我表示？昨夜還故意惹我生氣，直到現在，才在柳鶯面前顯露了真心，這莫非他故意定好的步驟，要教我喜出望外麼？想着便將熱情的眼光，向君奇瞧着。見他仍自矚目直視，若有所思。心想到這時候，你還裝着玩兒。就用眼光左右一尋，見站台上旅客雜沓，沒有說話的地方，只候車室的後面清靜無人。原來這

站台是路北最外面的一座，前是鐵軌，後面是一道木欄，作爲車站和外面道路的界限，候車室即建在木欄和路軌中間，前後各有隙地，供人穿行。前面正是候車室的門，出入必經，又接鐵路軌，所以不斷有人來往。但室後的隙地，却是十分清靜。珊珊看眼裏，就猛然把君奇用力一拉。君奇怔怔的道：「幹什麼？」珊珊好似心有所恃，盛氣叫道：「別鬧，快跟我走！」君奇未及再說什麼，已被她拉得踉蹌踉蹌，直向候車室後面而去。一鳴看着啼叫不好，知道珊珊因君奇拒絕柳鶯，而發生誤會，無端又起了波瀾。但是既不好攔阻，又不好跟去，只得眼巴巴的望着君奇跟珊珊去了。珊珊看着君奇，到了候車室後面，只見果然十分清靜。候車室後牆下雖然放着幾長木椅，却是無人坐着；但在丈許外的木欄之前，却有個女子悄然獨立。身穿黑色長大衣，包裹緊緊，頭上蒙着黑紗，面目全隱。看那整肅冷靜的樣兒，竟好似奉茲會中的女修士；但那亭亭玉立的身裁，竟辨不出是中國人或外國人。她正

伏在木柵之上，一隻腳兒踏着放在地下的小旅行箱上，似乎眺望站外的四野風景。只這時隆冬方過，寸草未生，滿目荒涼，並無可看，想是厭惡人羣囂雜，故而躲到這清靜地方，等候車來。珊瑚和君奇走過來時，兩人的革履聲響，似乎驚動了那女子的靜思，回過頭來瞧了一下。珊瑚也對她看了一眼，心中雖覺這女子瀟灑出塵，但也顧不得理會，只拉着君奇同坐在長椅之上。君奇這時也已悟得珊瑚拉自己來僻處說話，必有所爲。只願心中阮陸，更無暇東瞧西望，所以並沒看見那個女子。及至兩人坐下，倒是君奇先望着珊瑚開口問道：「你叫我到這裏作什麼？」珊瑚聽他這樣說，仍疑是故意作態，也就鼓着小嘴兒道：「我不知道。」君奇不由一怔。心想你拉我來，怎倒說不知道呢？就道：「你有什麼快說啊？一會兒車就進站了。」珊瑚秋波一轉，恨恨的道：「對了！我也是這樣說，你有話快說，火車就進站了。」君奇更爲愕然。心想我可有什麼可說的。但轉想又疑惑珊瑚或是要在交誼結束之

前，互道別緒離情。就道：「你這次回去，大約要在上海久住，暫且不來天津了吧？」珊瑚哼了一聲，並未答言。君奇看她神情不對，話腔不亮，以爲仍在怨恨自己寡情。就又說道：「珊瑚，現在你要走了，我對你說句披心瀝胆的話。一切一切我實在對不住你，只求你原諒我的環境困難。我知道你是爲我傷心走的，可恨我竟沒法挽留。你以後最好把我這個人完全忘掉。我在天津，也只有祝禱上帝，教你得到良好歸宿，由他人替我補過吧；不過你將來若是需要朋友幫助，不管隔上十年二十年，離開千里萬里，只要給我個信兒，我一定趕去幫你！」珊瑚聽着忽然一翻眼兒道：「這是你要我跟我說的話麼？」君奇道：「是的！我也只能對你這樣！」珊瑚不由心中發恨，暗想你怎在這時候還儘自逞強。但又不好直言詢問，只可再行試探道：「你沒別的話麼？車也快到了！」君奇聽她口氣，竟好似自己拉她來說話的，就點頭道：「祝你一路平安！我還要送你上車。」說到這裏，忽聽站上嗚嗚的打起點來

○珊瑚知道這是一種對旅客的通知，車已由上一個站頭開行，十分鐘內，就將到來了，不由心中發急。自思餘時無多，我爲着終身希望，只有厚着臉問他一聲。○珊瑚也真是痴心，竟不想男子若有熱情，絕不會這樣粗魯。○君奇偏真如她所想，必然早已表示，萬無拖延之理，若是無心我她，詢問也自討沒趣。然而珊瑚因誤算了三減二等於一的算題，以爲自己是減下來得數的一，而沒想到已落在被減數的二中。○竟向他正色問道：「君奇，你不應該這樣！我就要上車了。你不把真心說出來，還等我上了車再叫下來麼？」君奇大愕道：「你這是什麼意思？我不……不明白？」珊瑚見他仍似不解，心裏方才猶疑，不知是他仍在故作顛預，還是自己誤會了。○心中一轉，暗自頓足道：「我既已說了，就爽性說下去吧！」隨即拉住君奇的手腕說道：「現在我只問你一句，你到底打算怎樣？」君奇茫然的道：「什麼？……怎樣？」珊瑚又一咬牙，說道：「你是真不懂？還是裝着玩兒？我問你，方才你對柳鶯已經

決裂了，以前那個未婚妻，又是假充的，並沒有那回事。這就算……那兩面都完了。現在又……又……我又要走了，你難道……」君奇聽她這吞吞吐吐的話，已經恍然大悟。忙接口道：「你是這意思啊？」珊瑚粉面通紅的道：「我並沒有什麼意思，不過隨便問問。」君奇知道她這是遮羞的話，就淒然嘆道：「珊瑚，我知道你太看重我，我可太對不住你！現在沒有時候，我只可簡單的說，那位假裝我未婚妻的孫小姐，實在只是臨時給我幫忙，去騙你和柳鶯的，並沒有一點關係。可是不瞞你說，我和她在那一兩次的見面時候，已經發生了愛情；不過都沒有表示，不想她爲我受了別人暗算，傷損面目。我因爲要負良心上的責任，決計向她求婚。那知她却因容貌已然損壞，又加發生一點誤會，竟從醫院裏悄悄溜走，不知方向，我真難過極了。千方百計找她，到現在還沒找着。不過我已自認和她定了婚約，一世找不着她，就等她一世，絕不跟別人結婚，所以你應該明白，我已是有婦之夫，對你的

好意，怎能接受呢？」珊瑚聽着，目光驟暗，聲色慘變，頹然坐在椅上。哦哦了兩聲道：「原來本是假的，後來又弄假成真，怎就這樣爽利？我認識你大半年，你也沒跟我有過愛情。我不知道這個人怎樣好法？拋下你走了，你還要等她一世？我這痴心妄想的，早已被你拋了，還捨不得離開天津，儘自等着，到底還是一場空。世上事情，真是一起三不買，一起三不賣啊！」君奇正色道：「珊瑚，你向來待我好，我怎忍說教你傷心的話，尤其在這快分別的時候。可是我現在若不分辦一下，你就永不會明白我，原諒我。我最初和你認識，是在舞場。舞客跟舞女，並不是一認識就得結婚的。我因為沒爲危險，才敢跟你結交。可是從我這面，敢說向來沒有越軌的舉動。我倒並非不愛你的爲人，更不是輕視你的品格，實在是因爲家母性情古板，絕不許我和大摩登的職業女子結婚。我既知道日後不能圓滿，只能在起初謹慎，這就是我對你的好意屢次裝作懵懂的原因，可是你也並沒有十分露骨表示。

你若正式表示，我也就早對你解說明白了。及至我陰錯陽差的又沾惹上柳鶯，在舞場三人見面，你們雙方因為嫉妬爭吵起來，你才把真心露出，和柳鶯爭着嫁我。請想對這絕不可能的事，我除了設法拒絕，還有什麼路兒？說到這裏，你可以明白，關我婚姻問題，只是你片面的主張。我既沒有答應，也沒有對你負心的地方，還不比柳鶯，我對她實犯過很大的錯悞，自覺頗為虧心，但也無可奈何，環境太不允許啊！」珊瑚哼了一聲道：「你不用說，我全明白了。錯只錯在我自己發糊塗。現在可明白了。我這下賤人，如何能高攀您這貴人，謝謝你點破了我。只是你既早有了准主意，今兒又何苦跟我弄這虛情假意，教我多傷一回心？」君奇詫異道：「我今兒怎麼了？」珊瑚恨恨的道：「你方才當着柳鶯，跟我……」說着猛悟事已至此，何必還多言取辱。當時也許出於無心，也許是利用我拒絕柳鶯。我問明白了又有什麼用？就猛然把話咽住。冷笑道：「得得。不用說了。一切全是我錯，你都是對

的。祝你和那孫小姐白頭到老，我走了。」君奇見她這樣氣惱，不由暗嘆，一場綺夢，倏忽成空。到此就尊恩割愛斷，永遠墜歡難捨了，也後悔對她過於冷酷，但若儘自敷衍因循，將要纏綿到何時是了；何況今日時間又不允許，只有這樣快刀斬亂絲，雖忍一時痛苦，却得長久解脫，於雙方都有好處。但看着她的悲憤情形，終覺不忍。就道：「只求你原諒我吧！」珊瑚道：「我不敢原諒你，還求你原諒我。我這不知自量的人，打攪您許多日子，實在有罪。現在可以贖罪的只有快着走。」珊瑚說着猛一轉身，提起皮箱，就要立起，忽然瞧見那個原來立在丈許外的蒙紗巾女子，不知幾時竟移到近前，雖然仍背身向外，伏在木欄上面，保持原來姿勢。但和自己相距不到四五尺，料着方才自己一幕失敗而又屈辱的外交，必已被這女人聽見，不禁由悲憤中又生羞怒。猛然立起，把身一扭，就向前面走去，恰巧這時站上喘喘的又打起點來，津浦通車已然入站了。君奇見珊瑚含怒而去，心中既歎且悵，幾

乎竟叫住她。但轉想叫住她又將如何？只得嘆息一聲，扶頭而坐。那知恰在這時，又聽有革履聲走到近前，心中以爲珊珊又回來了，急忙抬頭瞧看。前面並沒有人，再一轉臉，才見由身後走過一個通身青色的顧長女子，也提着旅行箱，向前面走去。君奇因她頭上紗，不能見面，雖知道她也是這列津浦通車，却不解何以從後面走過來。及至這女子走過身旁，出去五六步遠，君奇無意中瞧到她的後影。忽然覺得這後影在自己腦中頗爲熟悉，不由大驚立起，方要呼喊，但隨又咽住，搖頭自語道：「不會的？不會的？今天來送珊珊，遇見柳喬。已然夠巧的了。怎會又遇見她？難道和我有關係的人，今天都約會在車站見面，萬萬沒有這種巧事。」想着方要坐下，又瞧着那女子的後影實在太像，且走路的姿式也全相彷彿，自思我不跟上去看看，也許上天見憐，竟真有這等巧事，教我得到她，也未可知。想着就跟在後面，那女子循着站台邊沿走去。這時火車已在站上停了一會，上下的人已然

較爲清靜。那女子走到二等車前面，就要攀欄而上，但略一遲疑，竟不上去，又向前走。越過了三四節車，才攀上去。君奇在站上已瞧不見她，急忙快步追去。不料在三等車一個開着的窗內，又看見了珊瑚。那珊瑚正坐窗內，向外眺望。忽然瞧見君奇，她那悲鬱凝滯秋波，突然射出兩種活動的光，似乎含着驚疑，隱着希望，同時身體也向外探出些兒。君奇和她的眼光互相接觸，不由也是一陣不得勁兒，心中暗生相見何如不見的感想。但因惦记着那個女子，就只向珊瑚舉手示意，也未說話，仍自前行。珊瑚立刻頹然倒入窗內，這才算十成十的絕望了。君奇又匆匆跑過兩節車門，到一節車的入口，估量着是那女子攀上的地方，也未抬頭，就攀着車欄一躍而上。那知才上了車門外的小平台，竟撞在一人身上。他抬頭看時，不由大驚。原來所撞的正是那個蒙紗女子，敢情她並未進入車中，只站在小平台上，探着身兒向外眺望。君奇正撞在她的後背，而且因爲上來太急，撞得不輕，幸而有橫欄擋住。

，未致撞到車下，但已吓得那女子似驚似疼的嬌呻了一聲。君奇萬分抱歉，倉卒中連說了幾聲對不住。那女子好似要看看撞她的是什麼人，又好似要有所責備，竟緩緩的轉過身來。君奇猛見她蒙面的紗，已然揭開半邊，露出臉面的一角。但這一角已然夠了。還未待她全轉過來，君奇瞧着已是瞪圓了眼，一顆心直滑到喉嚨口，猛叫了一聲你……就伸手把她手拉住。心頭一種意外的歡喜，和積蘊的相思再加上人生對久已盼望的事，忽得如願時，照例由得意而生的悲感，竟使他不自禁的熱淚滿眶，叫了聲孫……孫小姐，我可找着你了，你……那女子正是孫曼。這時露着半面，好似突吃一驚，臉上却沒有表情，猛然把手甩開，身軀一轉，就進了車門，很快的隨手把門帶上，君奇立刻怔住。想不到，孫曼會如此決絕。心中驚訝，疑惑，悲傷，失望，種種感情，一時迸發，使神經暫時麻木，身體也僵住了。但只幾秒鐘工夫，他就神智清醒。同時站台上口笛長鳴，跟着機車的汽笛也連連發聲。君奇迷惘

之間并未意識到這是開車的信號，只被這突起的聲音驚覺了麻木的神經，感到非得追着孫曼，說明心事不可，就用力推開車門。耳中只聽囂的一聲，嘈雜的人語由車門噴溢出來，再看車內乘客非常衆多，行人路上都被擁塞，孫曼業已踪影不見。原來這是一節三等客車，載了過量的乘客，座位已滿，道路上還有許多人站立。孫曼只要走出五步以外，就被人層遮沒，不能看見。君奇心中着急，就向人叢中擠着趕，走了沒幾步，車子一陣搖動，已經向前開行。君奇一心惦記孫曼，又擠在人叢中，并未覺察，只顧追趕。追過了這一節車，終未追上，到了門外，就瞧見前面又是一節三等車，乘客也一樣的多，在車的中間，好像有個人在人叢中挨擠，君奇這時心無二用，認定必是孫曼在前面，也不願向旁邊瞧看，直入車門趕去。他夢想不到，事情在這一剎那間全弄差了。他所追的孫曼，恰在車子剛一開動時，走到車門之外，心裏不知怎的一想，竟一躍而下，離開這列車了。君奇若向站台上瞧看，必能

見到孫曼正在站名牌旁立着。只爲目光少此一動，就仍疑神見鬼的，認定她在車上，並且沒覺察車已開行，又追過一節三等車，仍未見着孫曼。出了車門，一脚踏在小平台上。這時車已漸開漸快，將出站台，他覺一陣勁風撲到面上，向旁一看，只見樹木房舍都向後倒退，猛悟車已開行，驚得一跳，但因心神仍注在孫曼身上，並不因車已開行而感驚慌。以爲只要得到孫曼，就任憑火車把我們倆載到天涯海角，也沒什麼，何況回來也很容易。至於孫曼，當然在車上開行時，離不開車上，即使她走得快，至遠走到最前面的機車，也就入了絕境，終被我尋着。君奇這種思想，不過在腦中暫然一轉，已很快的跳到另一節車上，推開車門，都是二等車，裏面乘客較稀，都在椅上坐着，行人道上並無一人站立或是行走，故而視界毫無遮碍。由這邊門可以看到那端門口，君奇不由詫異，孫曼脚下好快，居然穿過這節車到前面去了。但她在門入廣衆之中，怎好意思飛跑呢？君奇想到這裏，才有些疑惑，但仍

未疑她已經下車。却測度着她也許坐在椅上，夾入乘客之中，故而不能一望而見。於是急忙進入二等車中，向前走着左右張望。那知方走到中間，眼光向左瞧去。忽聽右面有人咳了一聲，君奇聽是女子聲氣，頭兒像播浪浪一樣的轉過去，眼光恰和一個臨窗斜坐的少女相觸。君奇本會看見珊瑚在這回車內，但此際因滿心惱着孫曼，一見珊瑚，倒像出於意外的，瞠目發怔。珊瑚也因過於詫異，把方才的惡恨都忘掉了。直着眼叫道：「你怎……怎也……」說到這裏，妙目忽地轉動，心中也跟着一轉，突然生了希望。心想君奇在車上，莫非跟蹤自己而來。君奇也同時心中一轉，想到珊瑚坐在這裏，孫曼經過必能看見。就冒然問道：「你在……在這裏，可看見一個人過去麼？」珊瑚一聽這話，不覺說明君奇在這車上另有原因，並不知她所想像。立刻把微有羞色晴光的臉兒，重復變爲陰沉。冷冷的道：「過去的人多了，我知道你問那一個？」君奇很簡截的答道：「孫曼。」珊瑚聽了愕然。心想孫曼當然

就是他那弄假成真的未婚妻，怎會也在這車上。今天在車站遇見他和柳鶯，已是巧得奇怪，倘若孫曼也來，這樁四角戀愛，局中主角，就是一個不缺，全會集到車站上了，那可太巧得不合情理。世上沒這種事，莫非君奇腦筋昏亂，信口胡說麼？」珊瑚想着一怔神兒，未作答覆。君奇以爲他沒聽明白，又加註解道：「就是我方才對你說的孫曼小姐。珊瑚這才沒好氣答道：『我沒見過那麼一位小姐？』君奇還以爲她負氣不告，就道：『她一定曾從這車上過去，你當然看見。』珊瑚不沾嘴唇的飛快說道：『沒看見就是沒看見。他長着幾隻鼻子幾隻眼？我就是看見她，怎認識是孫小姐？兒小姐？』君奇才恍然悟到珊瑚並未見過孫曼，方才在車站上雖曾近在咫尺，却還隔着一重面紗不曾親面，即使孫曼露出臉兒，無人介紹，她也不能相識。就道：『你不認識啊？我問錯了！』珊瑚冷冷的道：『你本來就問錯了！你的：不會自己找去？』說着眼光山君奇臉上橫掃而過，隨着脖頸轉動，移向車窗，倚

若她的眼光是實質之物，以這樣速度轉動，難保不把玻璃撞破。君奇受了這樣的怒視，並沒介意，反而聽從珊瑚的命令，點頭應道：「對了！我得找去！」說着舉步前行，珊瑚在他離開以後，又回過臉兒觀看，氣得面色慘白，櫻唇褐紅，跟着鼻孔一陣發酸，眼中一陣發濕，她忙不迭的舉起手將上半截臉掩住，頸兒向上俯就伏在窗下小案之上。這樣過了很大的工夫，才把另一隻手由案下偷着伸上去，手中捏着一條小手帕，悄悄擦拭眼角鼻窪間的淚痕。到拭淨以後，又把眼簾開闔幾次，使其恢復常態，免得被人看出曾經哭泣。才抬起頭兒，向手皮夾中取出粉紙小鏡，慢慢塗臉。正在這時，忽聽對面鞋聲窸窣，似有許多人走了過來，抬頭看時，原來是查票的來了，這一行人有列車長，驗票員，和押車軍警一共五六個人，每個乘客都已把車票備在手頭，等他們走到近前便遞了上去，驗過剪孔退回，很爲簡捷。珊瑚方才把票取出，那行人已到座前，驗過之後，珊瑚把票塞回皮夾，仍繼續修飾容顏，

耳中却聽那行人的脚步聲，漸向後移，就要出這車門了，忽然靴聲停止，起了一陣紛雜的語聲。先是一個人高聲說道：「你怎麼不在站上買票，這得照章程補加半倍。你到那裏？」接着另一人說道：「我當然補票。不過！請問在那一站停車？是靜海麼？」那個人說話的道：「大通車靜海不停，德州才停。」那人遲疑說道：「糟糕：今天我出來倉卒，忘記帶錢，請問有什麼變通辦法？」那先說話的人道：「怎麼你出門會不帶錢？真是新鮮！」那人作懊喪答道：「我何嘗要出門，只是到車站送朋友，忘記下車，被帶着走了。」」珊瑚先前已聽出這個沒車票的人正是若奇，不由凝眸咬牙聽着，似乎因他受窘感覺快意。及至聽到他說送朋友忘記下車，忽地心中一動。想起若奇到車站本是來送自己，而自己並沒領情的情，因為他說說說也在這車上，遍處找尋，現在不知找着沒有，想着就忍不住直直走過去。看見車上職員和軍警都圍着最近車門的一排座位，遮蔽視線不能看見座上的人，就湊到近前，由一

個路癡和驗票員中間看過去。才瞧見君奇正坐在把門的位子上，面上現着焦灼顏色。向他問話的是車長。這時又對他說道：「這倒是常有的事。不過你既來送朋友，忘記下車，你本身還沒帶錢，你的朋友總可以替你補票。他在那裏呢？」君奇聽了，似乎沒有回答，只自發怔。那車長不耐煩道：「你可快找他去啊？怎麼怔着？難道你是說謊？並非來送朋友？」君奇仍是遲疑不答，那驗票員在旁說道：「看你是很局面的人，不像曠坐火車的，到底怎麼回事？」珊瑚兒君奇如此受窘，心中又把怨恨忘却，只替他着急。那君奇是極精明的人，怎這時變成呆子，你便沒尋着孫曼，也總知道車上還有我在，何致爲一張票錢受窘丟臉。想着就要上前招呼君奇。替他出錢補票。但方一舉步，心中忽一轉念，猛然悟到君奇受窘受窘，不尋自己的原因，他是因爲值不得爲這微細問題來接近自己，恐怕再在糾紛，故而躊躇着要另想別法。珊瑚這樣一想，立時心坎在寒，把邁出的腳又縮回來，並且袖手旁觀。

了。她作此轉念，似乎有些疑情，其實倒不怨她，因為君奇的心理，的確未出她的意料。原來君奇自向珊珊問詢之後，便仍向前尋覓孫曼，又走過兩節頭等，兩節二等，一節飯車，又一節敞篷裝車，上面裝了兩部新車，再前面便是機車了。向來鐵路掛車的人們，照例是三等車接近機車頭，二等車掛在後面，以便多出錢的貴客免受煤烟沾染和劇烈震蕩，算是一種無形中的差別待遇。但這一切不知何故？掛得十分凌亂。君奇站在飯車小平台上，便可直望到機車的煤櫃，他知道孫曼絕不會躲在車頭上和火伙作伴，這才由絕望而生覺悟。想到孫曼必是車將開時跳下去了，否則車上有限地方，萬無隱藏之處，怎會她在前走，我在後追，竟把入追去了呢？君奇怔了半晌，越想越覺必是如此，不由怒恨孫曼過於心狠，我這樣誠懇熱烈的追求，竟不能感動她，反而對我避之若浼，我又何致如此被他深惡痛絕呢？想着傷心失意，方寸灰冷，惘惘的轉身進了飯車，又向回走。心中昏昏沉沉的不知將要怎樣

，只信步向前，意思是想尋個地方坐着靜靜尋思一下，至於要坐在那裏，他也并未打算，及至走到珊珊所坐的那一節車，他方才推門進去，便見車上職員軍警正在驗票，距門不過數步，他瞧着猛然想到自己沒有車票，必須照補，就不向前走，看看靠近門首的坐位，並沒有人，就轉身坐下。同時將手插入衣袋，想取出錢夾，預備付給。不料手方插入向來慣放錢夾的右面袋中，猛然由手指上的神經末梢，把一種消息傳入腦府，立刻心跳起來，原來那袋裏竟空空如也。低頭一看，更決定和情壞了。他身上的外衣是件舊的，而昨天穿的却是新外衣，錢夾還放在那新外衣內，并未取出，今日早晨出門倉促，穿了這件舊的，竟忘記錢夾不在裏面，出門以後，到車站開付車資，購買月台票，都是一鳴出錢，所以一直沒有覺察。這時方才知道，已經無可奈何。他焦急之下，又向其他衣袋摸索，希望萬一尋着一些早日放入的錢，居然在左邊袋中摸出一團錢票，想是什麼時購物找回的零頭，心方一鬆。但數了

數只有一元幾角，依然無濟於事，在這時候，驗票員已走過來，君奇只得自言無票，車長令其照補，兩下才作了以上的問答。君奇說出來送朋友，忘記下車，列車長發覺向朋友商量。君奇當時自然想到珊瑚，知道她通融一點錢補票，自是極便的事。但想自己好不容易才把她斬斷葛藤，怎能再去招惹，而且對她薄倖寡情，開罪甚深，她當然正痛恨着我，現在又有什麼臉兒求她。想者就忍受着那列車長和驗票員的催逼鄙薄，只不肯說出朋友所在。珊瑚本想替他，就因為猜出他的心理，竟止步不前。但車上職員怎肯任他長久僵持，就又問他道：「你到底怎樣？既說送朋友，又沒有朋友？這可沒法，你若不補票，我們就公事公辦，把你交給路警了。」君奇聽着，知道自己將受絕大侮辱，忽然下意識的伸手向內層衣袋中摸索，真是倒運，常隨身所用的金表，也在新大衣裏，沒帶出來，實在無可奈何，就道：「我實在不是誠心白坐火車，現在請問能不能通融，把我身上這件大衣轉抵票價。」那列車長

搖頭道：「我們路章上沒有這條規矩，不能收受旅客物件，你若用拍賣方法，向別位客人求售，換錢補票倒成。」君奇微微頷首道：「好，我就拍賣。」說着立起身下大衣，舉在手中叫道：「諸位先生，想必聽見了，我需要現錢補票。現在出賣這件大衣，那位要買。」叫了兩聲沒人答言，君奇方要說賤售的話，忽聽路等身後有女子說道：「我買。」君奇聽得這女子說話聲音，方自一怔，却見那路等向旁一閃，由他身後走過窺珊瑚。君奇條地紅了臉，望着她不知說什麼是好，心中却想到珊瑚必是久已旁觀，於心不忍，就來替自己補票。那知珊瑚細着臉兒，好似把他當作生人，直走到近前，看看那件大衣問道：「你要多少錢？」君奇聽着初覺詫異，繼而悟到她有意作弄，也就順着他的口氣，故作矜持的答道：「隨便你，只要夠我補票的就成。」珊瑚說了聲好。便伸手接過大衣。這時旁觀的人們，噙然作聲起來，有的噓氣，有的低聲相語，全驚訝君奇索價太低，後悔自己沒有提足先登，被這女子搶去

便宜。那知珊瑚舉動更出乎衆人意外，接過大衣向君奇說道：「那麼我就替你補票好了。」隨即攜着大衣，走回自己位上，拿起皮夾取錢。那車上職員和乘客看着，更詫異這少年糊塗得出奇，這女子精刻得到家，料着她必然只給補一張德州的票，總共不過幾元錢，便得一件價值百元以上的衣服，世上那有這樣便宜事，這少年倘若任他剝削，那可奇怪，別忘了你在德州下車，還得用錢買票回天津呢？衆人一半由於嫉妬，一半由於譏憤，都生出公道心腸，很多預備提醒君奇，向珊瑚多索些錢。那知珊瑚打開皮夾，竟取出十元鈔票三張，遞給車長道：「補一張浦口票。」列車長聽着一怔，心想那少年誤登火車，只到最近的德州站轉回，已是走不少冤枉路，你怎又罰他跑過浦口，作長途旅行，可怎樣回去啊？君奇也已聽見珊瑚所說的話，連忙叫道：「別補浦口票，我上那麼遠作什麼？珊瑚瞧瞧他，忍俊不禁的笑道：「我想請你隨我到上海住幾天。」君奇叫道：「那怎麼可以？請你不要玩笑！」珊

珊一撇嘴兒道：「誰跟你玩笑來。」就向那驗票員道：「不要理他，快補票吧！」那驗票員舉着錢，猶疑問道：「原來你們認識啊，到底補到那裏？我聽誰的？」君奇走過幾步說道：「請你只補到德州好了。」珊也不理他，只向驗票員道：「你何必問，我出錢就由我作主，補了浦口票，他就到德州下車，於你們鐵路並無損失，若是補了德州票，他又要到浦口，豈不給你們多添麻煩。」那驗票員道：「那就依你，我們已經耽誤很大工夫，不能再等了。」說着就取出個小本，在上面劃了幾個字，撕下一張，連應該找回的錢，都遞給珊，任君奇在旁抗議，也不理睬，自和其他職員出了車門，去繼續履行職務。這車上乘客，由珊和君奇的爭執，已悟到他們是一路的人，雖不能斷定是朋友，是情人，或是夫婦。但看他們的情形，必非素不相識，因而全把氣憤消釋，反在詫異之中覺得好笑。一叢叢一對對的全在喝嗎議論，有的說他倆必有一個是神經病患者，有的說那少年起初說來送朋友，不是

謊話。當然那女子就是他的朋友，至於他何以不早向朋友借錢補票，反而出售大衣，而那女子必待他出售大衣，才肯以購主資格替他補票，都是莫明其妙。但也有明眼的人，看出他倆是一對情人，却因為事情兩下負氣，所以那少年寧售衣服，不去求那女子。那女子却終於忍不住，自動替他拜難解紛，不過那少年既對那女子負氣，何以隨着上車，竟忘記下去被帶出如此之遠？那女子又何以不得他的同意，竟強給補浦口車票？這些疑竇，漸漸成爲乘客議論中心，大家都把目光瞧着他倆，好像台下觀劇者測度劇中情節。珊珊却自收到驗票員所給的票紙，便塞入自己皮夾之內，也不回頭瞧看君奇，只自彎着腰兒，把購得的大衣摺疊平整，放在座位上，當作坐墊，隨即轉身坐下。好像忘了方才的事，忘了身後還有個尚未收得代價的售品人，她竟很悠閒的斜倚而坐，眼光射到窗外，觀賞那活動畫圖中的遠樹高雲。君奇立在她的椅後，想要湊過去和他說話，但看到她這樣態度，知道是有意作弄自己，

當然這作弄含有報復的意思。但心中感覺她這舉動，頗有風趣。是一種聰明而調皮的行爲，所以並不惡恨，只覺自己被她作弄，應該有法對待。若老實地向她恭致謝忱，索還大衣，就不管自認忍受了她的作弄，未免於心不甘。但看着許多乘客，眼光都向自己注射，不由臉上發紅，心想今天在這車上醜已出得夠了，倘若遇着熟人，太已難堪。現在何苦儘自被衆目注視，衆目嚼說，還是及早結束這段事。任珊瑚笑我是笨驢也罷，好在我日後能打聽出她在上海的住址，就把這筆票錢寄還，也就對她報復了。想着才湊近一步，還未開口說話，不料珊瑚望着窗外，好似看到什麼好的景物。忽然身兒也向前一探，兩肘支在小案之上，兩隻纖掌承着微俯的下頰，頸兒斜側，櫻唇半啓，一雙微錫的眼兒，向窗角看着。那份神氣，說不出的嬌慵，說不出的舒適，好似變成一個詩人，靈魂已飛出車外，和天空的流雲飛鳥，一同飄遊於太空之間，豈止忘却身後有人，直已不知置身在這騷亂的車上了。君奇見她

這樣，不覺心中有氣，感到她的惡作劇尚在有加無已，倘若上前開口，還不定受她怎樣挪揄，同時又瞧見旁邊幾個旅客，正在相視而笑，分明他們看見自己向前一湊，珊瑚向前一避的情形，因而好笑。因想珊瑚頭後沒有眼睛，自己移動也未發聲響，可以證明她並非有意如此，只是出於巧合，然而自己算又出醜一次，不由因窘窘而生氣，因生氣而負氣，隨即念頭一轉。心想你對我這樣情形，當然是要我低聲下氣，謝你求你，好得快心，現在我給你個不理。你不還大衣，我寧甘受凍，你不給車票，我寧甘受罰。你不肯幫助我，我寧甘由德州走回天津去，這口氣算喘定了。看咱們誰辦得過誰。想着猛然將身就向原來座位走去，車上乘客的眼光，也是隨了過來，君奇再不理會，只自坐在椅角，斜靠着身兒，也向窗外瀏覽風景，既不瞧看他人，把珊瑚也置諸度外，只將心靈飛回天津車站，思索一鳴此際必正尋覓自己，不知如何着急？柳鶯上海之行，居然作罷，她以後將要如何？最可怪是孫曼，何以

對我那樣冷酷？她跳下車去，是否會感到絕人太甚，因而發生微須歉意？珊瑚那裏，因為看見君奇立在椅後，料着他必要趕着跟自己說話，就故意作出許多張致，表示目中心中都沒有君奇，並且故爲悠閒，向窗外高瞻遠矚，要作成高不可攀，這君奇卑躬相就。她認定君奇在這局面之下，無論道謝也罷，道歉也罷，請求也罷，以至於打官話交涉也罷，反正他絕不能不來謁見。因為他的大衣在自己這裏，而且他無論何處下車，總得回天津去，路費絕無第二處可以籌劃，正好趁這機會，虐待他一下，出出我的氣。珊瑚這種心理，仍是由兒女情腸所生，本來她在車站上聽到君奇正式表示，已經灰心絕念，很可以把君奇付諸度多，便在車上有了意外遇合，也大可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任他受窘，不必多管閒事。然而珊瑚竟忘了他薄倖負心之仇，生出胡越同舟之念，上前加以幫助，這樣還可說是情根雖斷，友誼難忘，不忍坐視不救。但既幫了他，也就足以表現寬洪大量，大可置之不理了。然而她仍把

全神注在君奇身上，要待他出氣。也不想既已爲斷情絕，又何必作這種無聊的舉動，更待他有何意味？出了氣又當得什麼？由此可見珊瑚實未能忘情於君奇，任如何切齒怨恨，但是一顆芳心，也只表皮層冷却硬化，內裏仍是柔軟熾烈，所以她這時心中雖只想要虐待君奇出氣，然而在虐待後面，還隱伏着一種希望，不過是潛藏的意思，她本心還不承認曾作此想呢。珊瑚這樣表面顯着閒適的架子，心中却緊張得很，胸頭撲撲亂跳，似覺君奇立在身後咫尺，他口中噴出的呼吸，直已噓到自己耳際，覺得發熱，似乎他就要開口說話。心中暗自準備，他初開口時，自己怎樣故作未聞，和他對答，又怎樣矜持，方才想好的幾句纏著機鋒的話，在什麼分際說出來。她在每一秒鐘，都振奮神經，等待君奇發言，就好像並門的驚鴻，在對敵時蹲伏作勢，全神注定敵人，等她撲過來一樣。那知時間一秒一秒的過去，過了幾十秒鐘，忽聽身後脚步微動，以爲君奇要走過面前，不由心中一跳。表面雖無動作，但全

身的筋肉都作了一次緊縮運動，耳朶只等接一聲響，眼睛更看定窗外的天空，其實什麼也瞧不見。只等到時候，轉回來對君奇作含恨的一瞥。那知這回精神全枉費了，身後的脚步聲響，越離越遠，珊瑚的心也似條地向下一沉落到地板上，跟了那聲音去。暗想他怎麼沒向我開口，就又走開了，這是什麼原故？不由又是失望，又是猶疑，想要回頭去看，但自己跟自己僵住了，以爲我不理睬他，等他來就我，怎可回頭對他瞧着？就仍聲色不動的忍耐着。過了一會，火車走到一處小站頭，漸漸慢下來，好似將要停住，珊瑚忽然心中有所觸，猛覺一驚，急忙注目瞧着。她的眼光本望着四面，却并不知瞧到什麼，這時才心目相合，看見外面正經過一座車站，但車行速度又加起來，轉瞬便離開站台，眼前又展開新綠初黃的郊野。珊瑚知道經過的是個小站，車并不停，只於稍減速度，這才放了心。隨又想我若長此跟他僵持，德州不久將到，車一停住，君奇就許不顧一切，負氣跳下，我既不能給他幫助，或

者連大衣也來不及還他，他將受多麼大的苦難，才能回到天津，豈不是我害他了。就是對於陌生人，也於心不忍啊！珊瑚想到這裏，知道代買的浦口車票，并不是限制君奇。而德州已快到達，最多還有一兩點鐘，這短短的時間，我就在假持中虛度，任君奇在德州下車麼？想着就不能再裝作下去了。但還不願正式回頭，被君奇瞧出是在看他，就裝着覺得身下大衣疊得不平，先把身體欠了一次，才立起時過身，轉着腰兒整理。她一直低着頭，但眼光却由椅背邊緣，穿過數排椅上幾客乘客的頭顱縫隙中間，偷覷過去，看見君奇的半邊臉兒。原來他已回到原座，態度和自己一樣的悠閒，也正斜身而坐，抱着脚兒，一將手支頤，向窗外觀賞風景呢。珊瑚瞧他正向外面看着，才敢微微直起腰兒，注目光，一察他在作什麼？不料這時君奇身體忽地一動，珊瑚疑惑他要轉過臉兒，恐怕他瞧見自己瞧他，心裏撲地一跳，好似逃避一樣，飛快扭轉身體，撲地坐下。仍坐成方才同樣的姿勢，眼光也仍望着窗外

，神情也仍裝作安閒，但心裏一直跳動，喘息之聲自己都聽得見。她這樣好像電影拍片廠中演員端着工架表演似的，直端了半天，才忽然念頭一轉，想到君奇絕不會走過來，我背着身兒裝模作樣的給誰看。而且看君奇那樣情形，即是恨自己對他惡作劇，暗自負氣，勢必在德州下車無疑。若在德州下車，所剩的時間很少了。這樣一想，心裏不由有些發慌，自思必須在這短時間內，對君奇作一番交涉。若等到站停車，他跳了下去，我再喚他，就許來不及，也許他不肯答應，一直走下去。那樣我看着他身無外衣，囊無錢財，在數百里外孤身飄泊，到底虧心。雖然他待我太沒良心，可是寧可他他不仁，我不能不義，既有當初，何必今日，我就來個寬洪大量，教他姓孟的往後想去。珊瑚既決定寬洪大量，自覺沒有矜持的必要，就又回頭看，見君奇仍保持着方才的樣兒，好似天空有什麼奇景，吸引他的注意，故而凝眸不移。但珊瑚方才已看了很久，知道天空半陰半晴，霧霧沉沉，連塊好看的雲彩都

沒有，他看什麼？他當然任什麼也沒看，只是避開眼光，不看自己。並且作出這樣架式，預備自己看他，和方才自己故作悠閒的意思一樣。不由又是可氣，又是好笑，但芳心展轉，暗自爲難。君奇這樣外貌冷澀，可怎麼跟他談判呢？難道在這種情勢之下，我倒去俯就他，那簡直自己也要替自己害羞。無奈我不去就他，他也萬不會來俯就我，只好仍舊僵持下去。其實就是僵持下去，我又有什麼害怕。他到德州跳下去，是他自己要挨冷受罪，礙我什麼相干，只是我心裏怪不得勁兒的。還是那句話，寧可他仁，不能我不義。珊瑚反覆想着，雖然心裏決定了原則，只苦於沒有辦法。君奇不來就她，她又不肯去找君奇，終歸僵着，然而時間和車輪，却不肯隨她僵着，照樣向前運行，火車走着，又慢了一下，好像緩了口氣，跟着又飛快起來。珊瑚向外一瞥眼，恰見一架站名牌，由目中飛逝，知道又過了一站，心中暗怨這通車走得太快，不知忙着什麼？這樣轉眼一站，轉眼兩站，或者下站便是德州，自

己再忍着可就要落個不義了，日後君奇回到天津，對熟人說起，我在車上不但不幫助他，反倒沒收他的大衣，這壞名兒如何受得。珊瑚所想盡是這等技節問題，以爲因此種種，必須快和君奇談判，其實都是不相干，而真正逼促她的，却另有一種動機，不過這動機深伏在她心坎之中，并不顯露。她自己也不肯向那上面想，只自騙自的把這些不相干的原因，作接近君奇的理由，藉以安慰自己羞澀之心，覺得君奇那樣待我，我對他當然恩斷義絕，任他遭到何等患難，我也袖手旁觀。不過因爲保持自己品格，避免旁入說話，才不得不如此的，但既決意如此，必須快快如此，否則時光一逝，便欲如此而不可。無奈君奇不來，自己不去，又怎有如此的可能。珊瑚心中着急，漸覺坐不安穩，身體顛顛移動，眼光雖沒離窗外，但已不能專注一處了。不料因爲身兒起欠，忽被一件硬的物件格了一下。伸手向身下摸去，原來是大衣上的鈕扣，她的手方和鈕扣接觸，腦中立時意識到君奇的大衣，猛然妙目一轉，

想起了辦法。就立起身來，將大衣抱起，沉着臉兒兒，撇着嘴兒，轉身向車門走去，到了車門之前，也就到了君奇座旁。她并不瞧君奇，只抱大衣向君奇身上用力一擲，君奇的旁邊和對面，都空着沒人坐，他正把腿伸在對面椅上，懸空架了一座橋，大衣恰擲在橋上。君奇臉向窗戶，忽然被擊吃了一驚，低下頭來，看見是自己大衣，懸空飛回。心中便明白了，却并没轉臉瞧着，目光由大衣上又回到窗外。但珊瑚也并没瞧他，擲下大衣，便位開車門，直走出去。因為她矜持太過，前衝太猛，幾乎跌到車下，幸而被鐵欄擋住，她握住欄柱立定，驚得一身冷汗。急忙把車門帶關，又將旁窗矮門拉閉，以防外傾，緊貼車座站立。胸口撲撲跳動着，等待君奇跟隨出來，這是她由進急中生出的巧計。她眼光望着前面，但全部神經都向背後凝聚，接近車門的左半身，好似發熱，又是發涼，像着提防着君奇出來。左邊身體將要被她踢着似的。珊瑚用這以退爲進，欲取姑與的小智謀，心中拿得頗爲牢穩，本

要借題跟君奇說話，但又不好意思自動移樽就教，就借着送還大衣爲由，以相勾引。表面却故意裝作嚴冷，以掩飾向他挑逗的痕跡，表示自己只於是把大衣還他並不是想要理他，豈止不要理他，簡直借此以示決絕。這樣臉面上既不覺難堪，內心也免於自愧，但她却預料着君奇見自己把大衣擲還，必然想到受到自己的幫助，還未申謝，並且自己因他的無禮，深覺氣惱，故而把大衣擲還，不啻罵他太無入心，太失禮貌。他向來行事帶着小紳士派頭，必然感到愧赧，在天理人情上，都該隨出來道歉。而且珊瑚的直出車門以外，也是十分巧妙的作爲，這樣既可惹別人看着她並不是特意給君奇送還大衣，只是趁看出門小立之便，順手擲還，而實際却是先移到個清靜地方，離開衆人耳目，好和君奇說話。珊瑚用的心機實是不小，但她在車外站了半天，被乾燥而勁峭的春風吹着，秀髮蓬飛，衣袂飄舉，起初她全神注定車門，還不覺得難過。及至過了一會，車門一直靜悄悄的不見開動，她心中一轉，想

到君奇怎還沒跟出來，難道他真狠住了心，不肯理我麼。這一轉想，立覺心中發冷，隨着身子也冷起來，扭着眉頭，緊閉櫻口，感到風沙太劇，有些承受不住了。只可轉過臉兒，避開直吹的風向，又耐心等待了一會，車門仍是沒有動靜。她知道君奇若有意跟出來，絕不會耽擱大工夫，既耽擱大工夫，想必是不來了。不由咬牙暗恨，你這猴子吃秤錘，鐵了心的小人兒，真就壞了我，好沒情沒義。我怎樣把你得罪寒心了，想着幹得要哭。論理珊瑚這時若前思後想，必能斷定自己無負於君奇，而君奇實在太對不住自己。他既薄倖至此，自己又何必枉作痴情，就許也對君奇寒心，力斬情絲，毅然撒手。無奈珊瑚這時的思想，並不能總括全局，只恨他沒有隨着出來，而且她既安心和君奇談判，越受打擊，越是希望。因為心已動了，若不達到目的，就無以安置已動之心。本來兒女痴情，是沒有理性的，她在無形中受了君奇的拒絕，發恨儘管發恨，却反而像對自己嘔氣，又像對君奇嘔氣。心想今天我

非得和你說說不可，你不跟我來，我也要找了你去，你躲也躲不開。珊瑚竟把原來負氣害羞的心，全都忘了，只作這一種思想。但又爲難，自己方才作出那樣不屑的態度，又把大衣已經退還，現在怎好湊到他面前說話，又藉什麼因由呢？想着焦急無計，不由舉手搔頭。忽然看見腕上所掛的手皮夾，立刻哦了一聲，自語道：「有了，幸而這個還在我手裏，沒和大衣一塊兒還他。」就又疑陣尋思一下，便攏順了頭髮，又由皮夾中取出小手帕，拭去面上浮塵，又撲了一層粉，才把皮夾關好，轉身向門內走入。仍保持方才出門時的冷澀態度，眼光向前直視，只偷着把眼角向右一掃，瞧見君奇也仍是方才一樣的姿勢，並未稍動。那大衣一半在他腿上，一半向下垂在地板上。心中暗恨真穩得住，但這時已進門三四步，越過君奇腳兒所踏的椅旁。珊瑚忽地啣了一聲，似乎突有所觸，猛然回轉身，向君奇面前走去。口中發出不高不低的語聲道：「我差點兒忘了，還有件東西沒給你。」說着一面打開皮夾，一面

裝作不經意的坐在君奇對面椅上。在情理上，珊瑚這時便是再還給君奇任何物件，大該立着打開皮夾，取出來丟給他就走，方才和以前的冷淡態度先後符合。但珊瑚却知道自己若那樣作法，大約君奇不會追着挽留，那就只可立時回到原座，以後更尋不着台階兒了。故而預先打算，不待讓就自行坐在對面，坐下之後，才把皮夾打開。這一動作，倒很自然，像是立着不便於向皮夾內翻檢東西，故而坐下。把手向夾內翻動一下，就用兩個手指夾出了那張補票，向君奇說道：「這是那張補票，請你自己收着。」說完便將手伸到君奇近前，兩指鬆開，那票紙便落到他的身上。君奇在聽她說話時，感到不好再裝聽不見，轉過臉來，及見她把補票交付，更覺得不好不回答，就點頭說聲謝謝你，姜小姐。珊瑚又接着道：「方才我是說着玩兒，怎敢勉強您到上海去。您隨便那裏下車都好。還有：」說着由皮夾內又取出一疊鈔票道：「這個給您帶着。」君奇一時沒有想明白，愕然說道：「這是作什麼？」珊瑚面上

毫無表情，但口中却發着柔婉聲音道：「您就在德州下車，由德州回天津，也總得用路費啊！」君奇見她居然把悻悻之色，完全消釋，而且代自己想得如此周到，更加態度懇切，言語委婉，不由心中發軟。但仍保持着原來態度，悄然的道：「謝謝你這樣幫助我，不過由德州到天津，票價很廉，那用得這許多錢。只給……」

珊瑚不待他說完，就接口道：「俗說家貧路富，多帶點兒總有益無損，再說你回去的路上，知道還遇着什麼用錢的事呢？」君奇道：「除了車票，那還有用錢的事？」

「珊瑚微笑着，一揮嘴兒道：「那誰保得定，就只說你跟火車跑出這麼遠，事先可能想得到麼？」說着就把鈔票擲到君奇身上。君奇似乎感到不能推辭，把鈔票接到手裏，說了句我只得拜領了。這是……說着眼光一轉，作了一聲乾嗽，似乎要接着說什麼，又不好開口，但嘴唇連動，仍要說出來。嫻嫻知道他的意思就不待他開口，先迎着道：「您就用吧，管牠多少，反正您已經打下主意了，絕不肯白用我的錢，

以後當然要原數寄還的，您現在必是要問我上海的住址，是不是？其實很用不着，不過我若不說明住址，到怕您不肯用我的錢了，憑您孟先生跟我通財，已經是交淺言深，何況用了不還，莫說沒那樣交情，您也不肯作那樣失身份的事啊！我就痛快告訴您，上海的住址是貴州路怡雲里二十八路，這您總可以放心用了。」○君奇聽着她嚶嚶鶯鶯，用清脆的吳儂軟語之聲，說着京語，真有吳人京語美於鶯的意味。但在和婉的言語中，却隱藏着無邊幽怨，無限傷心，還帶着刻薄挖苦，君奇只由她過度的客氣，就不由得憶起以前脫略形跡的爾汝濃情，心中很覺不是味兒，何況再體會到她每一言一句的微詞蘊意，更覺心坎上似受許多小針連續刺着，感到虧心。本來君奇決意斷絕的兩個舊情人，并不能一概而論，柳鶯雖然和君奇曾經發生關係，但她本身尚有許多弱點，如行爲有欠端正，足以使人鄙薄，作事近於潑辣，足以使人畏懼。即以最近的一項說來，女子對男子過於熱烈，一方面固足以在情場上收

速戰即決之功，但另一方面却容易成爲被男子輕視的起源。柳鶯對君奇追求過驟，獻身太易，就教君奇把她看作水性楊花，不足應身伴侶之選，所以對她絕斷，雖知難辭薄倖，却在良心上還有理由可以自文其過。珊瑚却是不然，第一她和君奇的關係，還不能稱爲情人，只能算親密的朋友，因爲珊瑚對君奇鍾情甚深，自始就抱着久遠的希望，要由人格上得到君奇的敬仰，由友誼上建起愛情的基礎，完全循正途前進，達到美滿境地。尤其因着自己是個舞女，更要出淤泥而不染，故而竭力矜莊，向來嚴守自己限定的範圍，不肯逾越，即使君奇情不自禁，她也必設法因轉騰挪，所以相交時日雖多，仍沒越出朋友的範圍，不過君奇對她由敬生愛，心中已視她爲唯一的情人，而珊瑚却已把君奇看作禁錮，認爲早晚準是自己的了。但雙方的隱意，向未透露，直到在仙遊舞場鬧出三角風波，鸞熊食堂弄成三曹對案，珊瑚見突然出來個柳鶯，要奪取君奇，神經才受刺激，一時忘其所以，竟把心事顯露出來。

論她和君奇連情人的資格還不夠，忽然由朋友地位，跟柳鶯爭奪夫婦，未免踴等。可是當時君奇并不驚異，就因為他和珊瑚表面雖未曾有什踪跡，但由精神的感應，已然心心相印，互相了解對方心意了。以後又經種種波折，直到君奇得着孫曼，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爲飲，決意用快刀斬絲手段，把柳鶯珊瑚同樣看待，一齊斷絕。然而珊瑚在君奇腦中所留的影象，仍是清清白白，端端正正，好像一幅白地光明錦似的懸着。而且珊瑚并不同柳鶯有令君奇猜想的地方，由她平日的素行，君奇便可想到她被絕之後，惟有寂寞憂思，絕不會別尋安慰。總而言之，只有君奇對不住她，她并沒對不住君奇，不過她這留在君奇腦中的印象，被孫曼遮住了，君奇既不敢想她，所以尙能勉強度外。但在這時面對着珊瑚，旁邊又沒有孫曼，再聽着珊瑚帶笑說出的含淚之語，使君奇把舊事一一潮上心頭，好似一連串的影子在腦中飛快映過，影片中只見珊瑚一貫的深情蜜意，而自己却在中間變得冷酷狠毒，簡直成

了影片內的歹角。不由五中森縮，慚愧非常，猛把頭兒低下，不敢再瞧珊瑚。心中暗叫壞了，我今天可遭遇了難關，以前也覺愧對珊瑚，但能躲避着不去見她，自割着不去想她，就可含糊下去，日子久長，也許把這件腐心事淡忘了。但現在她面對面的逼住了我，我看着她臉便不想起舊事，一想起舊事，良心便不能自安，這可怎麼好呢？論我此際心情，直想跪到她面前，痛哭懺悔求她恕罪，我實是對她抱愧虧心，無奈已沒有懺罪補過的可能。第一我若能和一個風塵女子結合，恐怕早和她圓滿成功，更不會鬧出這些糾紛。我既因家庭關係，無法接受她的愛情，才因循多日，終至斷絕。現在又怎能作繭自縛，知其不可而爲之，枉尋苦惱。第二孫曼雖對我屢次躲避似乎冷面冷心，然而就以前在醫院的情形，揣想她並非毫無情愫，只恐她除了因爲容顏已毀，不願我以負責的態度娶她以外，還有別的原因，我只要探明她的心意，不難解釋明白，共完夙願。只恨方才在車站上匆匆相遇，未得傾

吐一言。可是我雖只窺半面，却見她裸露部分，似乎並沒傷痕，不過由她帶着面紗看來，又像傷痕尚在。反正不管如何，我在精神上已認定她是終身配偶，她在形式上也曾作過我的未婚妻，姻緣既定，誓死不渝。我已是有婦之夫，怎能另惹牽纏。珊瑚任如何情深似海，我對她任如何罪重如山，也只得硬着心腸，始終作個負心人了。若是果有報應，就任憑上帝以後懲罰我，或是教我來世補報她吧。君奇這些思想，很快的在腦中展轉，漸漸把已動之心，又壓制安定了。才徐徐說道：「這是當然的。姜小姐。你不要客氣！」珊瑚見他怔了半晌，才說出這句冷話。知道所謂當然，是指着自己代墊的款，他當然要退還。而且特稱姜小姐以表疎遠。珊瑚原料着在這車上，雖然乘客甚多，但是沒有熟人，也就等於暗室獨對，而且又沒有孫曼柳鶯和祝一鳴等人在身旁監視，使君奇有所拘束，再加上自己挾帶感情的行事，和蘊蓄機鋒的說話，總能感動他回憶舊情，向自己有所表示。即使不能回心相就，也必有

一番溫慰之言，却不料結果只是這麼兩句話。珊瑚愕然氣惱，又是傷心，再加上羞愧，感到君奇實已心如墜冰，絕一點熱氣了。自己費了許多心思，倒吃這番沒趣，圖着什麼？真好沒臉，真好丟人！她心裏只有自怨自艾，倒忘了怨恨君奇。只覺全身麻木，好似靈魂已飄到無何有之鄉，不知身在何所，全體神經系統都在發着抖顫。●她並不想離開，而且腿也軟得立不起來，她的眼光並不避開君奇，仍對他瞧着。但不知是在看他，眼眶中滿含着淚，面上却作笑容，嘴唇微微顫動，却並不想說話。手兒不住動着，將手指甲輕彈着手皮夾上的銀質小球，彈得很有節奏。這些當然都是下意識的動作。君奇說完了那兩句話，自己聽着很覺刺耳刺心，說完更不敢再看珊瑚，忙把眼光又移到窗外。心中茫然不知怎樣是好，忽然想起珊瑚所說的上海住址，自思我既說出殘忍的話，爽性再表演一些殘忍的行爲教她負氣離開，打破這危險而又僵持的局面也罷。就伸手向內衣袋中取出自來水筆和小記事簿，向上面草

草寫了一行字，其實他並未聽清珊瑚所說的地名，只隨筆寫了兩句合於現在心境的詩句，是當年錢鐵輕成錯，此日分釵怨亦忘。但入到珊瑚目中，必以爲是記錄她的住址。君奇這樣想着，就偷眼瞧看她是否正瞧自己，不料一眼望去，原來珊瑚正望着他笑呢。君奇心中忽的亂跳，急忙把眼光避開，心中思想珊瑚在這時冷笑，自是傷心當表示。但她臉上好像不止於冷笑，還有可怪的神情，沒看清楚。就又作第二次偷瞧，這才發現她眼中含淚，果然女子的淚最能動人，君奇一直硬着心腸，堅定不擺，但這時一見她目中含淚，立刻感覺自己的鼻子也有些發酸，同時又見珊瑚的目光空洞凝滯，雖然正望着自己，却像目光透過車壁之外，看到極遙遠的地方。這種大可怪的目光，君奇只在一個半瘋狂的人面上見過，他猛悟珊瑚的神經受的刺激太重了，不至十分惶愧。自覺良心志志難安，自己把她氣到這般地步，實不忍再狠下去。無論如何，總得設法安慰一下，當時一陣情感激動，就伸出了手，想要握住

珊瑚玉腕，搖撼一下，再開口說話。但君奇心中一打轉兒，又縮回來。自思我向她安慰，話兒說得生疏，恐怕無效。若一親密溫存，勢將又生糾結，我有什麼法兒，和惹了跟着就能擺脫呢。他這裏方在猶疑，珊瑚却一直發怔痴笑，眼光對他的神情淚動作，並沒有感應，好似視而不見。君奇還未決定如何辦法，珊瑚那裏已突然眼招增多，湧出眶外，直向腮邊流下。喉中微發抽咽之聲，肩頭也耸動起來。但她像不覺哭泣，仍保持原來姿式，臉上笑容也未消逝。君奇看着不由大受感動。正是對汝笑啼難，辛酸在面。與君別離意，宛轉於心。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八

恨事說風塵情回一語 窮途憐骨肉腸斷雙飛

話說君奇一見她哭了出來，猛覺腔內烘的發了高熱，把冷靜的心給融化了。他絕沒有想到珊瑚會有此一着，然而她竟意外的在眾人中哭起來。大凡女子在大庭廣

衆之中，都是格外矜重，尤其珊瑚平日端莊溫雅，沒有疾言劇色，如今竟會不顧避忌，忘了羞恥，可見她神經刺激過於嚴重，簡直什麼都顧不得了。她何以如此？當然是對自己鍾情過深，所以傷心愈甚，逼到分際，就萬感迸發，無力自制了。君奇這樣一想，立刻被她感動得失去理智，全被感情控制。心中亂跳，眼圈發紅，雖然眼前仍有個孫曼的影子飄蕩着，但已不能阻止他的行動。他只想珊瑚爲我難過到這樣，我若還不理她，簡直太沒人味了。至於理了她將要發生什麼危險？他也無暇思及，而且因爲珊瑚對着自己哭泣，若被同車看見，何等難堪？爲自己和珊瑚的顏面，也該趁着未被衆人注目前，急速勸止。就驟然伸過手去，握住珊瑚的玉腕，低聲說道：「你不要哭，咱們慢慢的說。」珊瑚這時似乎連聽覺觸覺都失去作用，並沒有理會他撫握安慰，仍自照舊抽咽。君奇心中一急，覺得對面坐着距離較遠，而且不便低聲說話，就立起身移到珊瑚身旁。手攬住她的腰肢，一手拉住她的玉臂，搖撼

着叫道：「喂！喂！你別哭，聽我說……」這樣連叫了幾遍，珊瑚仍是沒有一點反應。●君奇既然着急，又覺慄慄。再看着她這帶雨梨花的可憐模樣，接觸玉軟香溫的玉臂柔腰，一時忘其所以，又接着叫道：「你怎麼還哭？可聽我說啊！這樣教人看着多麼不好意思，親愛的快別……」君奇說到末二句，猛覺失口，急忙閉住已來不及。他自從看見珊瑚哭泣，就被一種暴發的熱情統制了全體，移座去擁抱珊瑚，也是出於不自覺的動作，他在心中毫未想到是合越禮，只覺這樣才便於向她安慰，就很自然的作了。不料這動作竟影響言語，發生了連帶關係，在擁抱中呼喚出親狎之詞，原是最配合的事，但君奇說着，忽被自己叫出的親愛的三字刺激了耳朵，猛然覺悟自己失口了，又納悶我心裏並沒想這樣叫她，而且也知道不許這樣叫她，却怎麼竟由嘴裏滑了出來？他這一警覺，同時又發現自己對珊瑚所取的姿勢，也犯了錯悞。正悚然想要離開一些，那知就在這剎那之間，珊瑚竟發生了變態。她不知是恰巧神

智清醒，還是君奇所喚的親愛稱呼，發生了不可思議的効力。她竟似開始恢復了聽覺，接受了君奇的勸告，抽咽聲突然停止，同時觸覺也恢復自由，好似才覺察君奇在旁。猛然轉過臉兒，望着君奇，淚光澄然的眼兒，向他一盯。忽地眼臉大張，睫毛都直豎起來，大而黑的眼珠邊緣俱都顯露，由眼珠射出一種奇異的光。君奇立刻被她的目光攝住，再也動彈不得。她這霎時的目光，不但使君奇迷震失智，而且深深的入腦中，一世也不能忘記。因為這一眼太厲害了，直是融合了她久已累積的感情，愛，恨，怨，妬，傷心，失望，以及臨時發生的喜悅，驚訝，感激，疑惑，還夾雜着生的欲望，死的心情，都迸作一處，由眼光中射發出來。也可說是她的靈魂，完全縮成實質之物，由眼中向君奇攻擊過來。君奇看着她的目中神采，似遇見愛人的喜悅，又似看見仇敵的怨恨。既像嬰兒初生時的活潑無機，又似病人將死時的空洞絕望。瞧着她好像要迎着和自己接吻，又像要過撲過跟自己拚命。至於浮在表

面的，珊瑚無限的幽怨，無告的悲哀，和噩夢般的驚疑，酒醉似的迷惘。君奇有生以來，還沒見過這樣的眼光。這眼光直似一封陳情表，一篇記事文，一幅感情繪成的圖畫，一柄鋒利刺心的刀子。君奇被她注視，直似受了身體的拘禁，精神的刑罰，想逃避已不可能，只有受到吸引似的，和她對瞪着。珊瑚看着他，目光漸漸改變，神秘而複雜的感情，倏然消逝，只剩下柔弱悽慘的神情。但面上却轉現極淺淡的笑容，君奇隨着她目光的改變，自己的目中也是一點一點的濕潤，漸漸充滿液體，忽然眼角微癢，鼻窪發涼，不自覺的陪她落下淚來。珊瑚見他流淚，怔怔的呆看一會，忽地唇吻顫動，似要說話。君奇知道她必有許多哀詞苦語，向自己責問，只可預備領受。珊瑚瞧見君奇流淚面色忽然一變，似乎方才的哭泣，不是真的悲痛，只是不自覺的流露。這時因見君奇流淚，才突然心軟了，把恨心盡掃，只剩柔情。忽把身兒一側，臉兒伏到君奇肩上一。君奇側過臉兒，斜望着她。四隻淚眼盈盈相視，

兩人的心中都似沒有思想，失却靈性。只覺由悽惶中發生安慰，安慰中又似迷茫，忘記了過去，忽略了將來，更不知現在什麼地方。只把心神收縮到極小的境界，這境界只是兩個面孔中間的數寸距離。這距離中間，充滿了珊瑚久慕的熱愛，和君奇向來竭力抑制。現在忽然一聲而不可過的情緒，兩下互相融合，變成一種麻醉劑，使二人都迷醉無知，好像兩個靈魂合為一體，全都迷却本來，虛飄飄的似要飛上天空，又像向下一落無底。這樣過了一會工夫，二人都未開口，火車依舊走得疾徐有序，發着催眠的節奏，使他們更沈向陶醉的深處。但是火車的節奏漸漸加長了，愈來愈慢，直至停住，同時耳邊聽得車外一陣喧嘩之聲，車內的人也發動起來。二人才似從夢中驚覺，轉臉向車窗外瞧看，原來火車已停在站台上。迎面是一座高大房屋，由屋頂所嵌的大鐘，便可看出是鐵路建築，窗外有許多小販，托筐攜籃，向窗內喚賣。君奇面前的窗子未曾提關，被小販們敲得玻璃作響。他二人雖在迷惘之中，

但都已意識到火車停止，當然到了德州。更無須看站名牌，只由小販中十有八九都是售買熟雞，便可認識。這種特產，令人一望而知是到了德州。大概全國的車站，只有唐山和德州相同，全是以熟雞的肥雞著名。因為旅客在所經地方，常要購買特產，以為紀念，所以兩地車站上小販以售雞者於最多。旅客只看這許多售雞小販，常常鬧糊塗了。在唐山疑惑到了德州，在德州疑惑到了唐山。不過兩地的雞却是大有分別，老於旅行者山色采上便可分別出來。唐山的調雞，是鮮紅色。德州的扒雞，是深赭色，芳論滋味，還以德州所產為美。所以車上客人都擁到窗口，向外面購買。同時也有到站下車和上車的。君奇和珊瑚的座位，正對車門，車一停住，便有人紛紛出入。君奇才把眼光由窗外收回來，看見珊瑚面上淚痕，立刻想到自己頗上也在發羸，急忙回衣袋中摸取手帕，還未摸着。又見車門開放，許多人擁進來，更覺發窘。只可轉臉向外，改向別個衣袋去摸。却忽覺鼻中撲進一縷暖氣，同時下

類屬膏柔的物件。低頭看時，原來珊瑚正把一條綢帕遞了過來。急忙接過，拭乾淚痕。又覺自己肩頭似被什麼輕輕揆磨，再一看才知珊瑚把手帕給了自己。她却將自己衣服當作手帕了。正在這時，忽聽對面一陣響動，隨即有山東口音問道：「借光，這邊有人麼？」君奇移開面上綢帕，只見對面椅上已坐下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旁邊還立着一個商人模樣的中年男子，三指着自己放大衣空位詢問。君奇在這時當然不願對面有人，但也沒法強借座位。只可把大衣取回，放在身上，點頭答了聲沒人。那男子便邀婦人回裏坐，自坐在外邊。這男子很是彬彬有禮，感着奇相讓之雅，坐定以後，取出紙烟遞過一枝，君奇推說不會。那男子又問老兄貴姓？君奇那有心緒和人說閒話，含糊應了聲姓孟，也沒回問。那男子猶愛說話，又問老兄是上南京？還是去上海？君奇沒法回答，只得隨口說道：「我去上海。」說完這句，猛然心中一跳。才醒悟現在已到德州，我怎還不快下車去，難道真要去上海，但是珊瑚這樣

情形，我怎好丟下她自走。可是車已將開，再一猶疑，就又被帶着走下去了。正想到這裏，忽覺手臂被珊瑚握了一下，又聽她微作吁聲，不由轉臉看她。却是大出意外，珊瑚這時竟變得眉開眼笑，滿面春風，更沒有方才的哀怨神情。兩隻水鈴鐺的眼兒，正望着自己，表現着無限喜悅，十分得意，君奇看着心中詫異。却不知珊瑚正在想入非非，她自坐到君奇對面，被君奇的冷淡態度，氣得悲痛難忍，竟至哭泣。不料反因她的悲痛，感動了君奇的心，雖然未曾說出什麼言語，但由他的溫存親嫻的舉動，已可看出舊時情苗，重復萌發。再看他陪着落淚，更斷定是回心相愛了。他的默無一言，只將眼淚來表示，裏面且蘊藏着萬語千言，比說許多話還覺得懇摯切實。珊瑚心中一快，神智立覺清爽，以後在君奇肩上拭乾的淚，却是因欣慰感動而滾出的，和以前的痛淚，並不出於同一源流。又加她受過激刺方才清醒的腦筋，還未完全恢復常態。聽到君奇和那商人應答，說出要去上海，並沒想到他是信口

漫應之言，只認定君奇的心已被自己抓住，居然拋却一切，同去上海了。這一來既然變成功，還爭回歷來的開氣。挽回久日的羞顏，怎會不得意狂喜。但只喜了半截兒。這這時因為志得意滿，自然心平氣和，對君奇怨恨都消。正要把滿腹中蓄積的話，對他說出，不料車外笛長鳴，機車汽笛鳴作響，這是向旅客報告車將開行。君奇忽然悚的一驚，驟然推開珊瑚的手，立起說道：「呀！車要開了！我：我：我得下去！」珊瑚聽着實吃一驚。還沒想到君奇所說去上海是信口之言也，沒想到他忽而變計。只不解他在車將開下去是何意思。怔怔的問道：「你幹什麼？」君奇一面用手抓起大衣，一面應道：「我得下去？車就要開的。」珊瑚聽他仍是原來的話，拉住問道：「你下去怎樣？」珊瑚這句話的意思，是問他要想怎樣。君奇都聽訛了，以為問他下車以後，怎樣回天津去，倒被提起了一件重要問題，就回答道：「對了！你有錢給我一點，我好買票回天津。」珊瑚聽了，直覺頭上轟的一震，

方才明白千廻百折，他仍是要回天津。適纔對商人所說去上海的話，並不作準，不禁感到受了他的欺騙，由失望而生憤恨。再想君奇如此拚命的要回天津，當然是戀着他的孫曼，更生了莫名的嫉妬，妬恨交迸，想再如前拚持已不能了，氣得兩眼通紅，見君奇一手挽着大衣，一手張着，似乎等待自己討錢給記，不由氣成冷笑。心想我給你錢，作欺騙的報酬，成全你和情人相會。但這話只在喉嚨裏打轉，並沒說出口。只冷笑道：「你又變卦了？方才不是去上海麼？」君奇一怔道：「我並沒……」說到這裏，猛憶起方才對隣座商人說過這話。就接着道：「那是我信口答應的話，並不是對你說。我去上海作什麼？」珊瑚咬緊牙道：「好個作什麼？我就不配你陪着去，不配請你去，我真看到頭兒。你心裏沒有我，還說這廢話。姓孟的，你要走請走，我可對不住，不能拿錢買票，教你去找別人！」君奇看着珊瑚神色，聽着她的言語，知道她失望已深，怨憤至極，心中也頗覺悵歎。但在這匆促時光，

無法表白，看情形既知她不肯相助，也就不再強求，只好下車再說。好在德州和天津相距非遙，自己以七尺昂藏之身，走也走了回去，何況還有他法可設。想着又聽汽笛大鳴，車已搖搖欲動，就向珊瑚道：「你不幫我也沒關係？我走了。再見！」說着就想轉身疾奔下車。那知還未舉步，珊瑚猛然立起，一隻手拉住他的手腕，一隻手按住他的肩頭，猛力向下連拉帶按，恰巧同時車已開動，乍一搖晃，君奇猛覺脚下站立不穩，竟隨着珊瑚的拉力，向後傾倒，撲地彈回原位之上，把珊瑚砸了一下。珊瑚自然也落回椅上，但好似絲毫不覺痛楚，紅着臉圈，瞪着含淚的秋波，緊閉櫻口，力咬銀牙，好像瘋狂似的，却又十分鎮靜，一聲不哼，紋絲不動，只用力的拉住君奇，不肯放鬆。君奇心中萬分急燥，眼看窗外人物房屋，徐向後移，急得頓足叫道：「你真豈有此理，這不是跟我：快快放手讓我走！」珊瑚任他叫喊掙扎，充耳不聞，只緊緊拉住。也不知那裏來的神力，竟把君奇制得如受束縛，雖然掙

扎時她也隨着搖動，却好似在一處，不能脫開。珊瑚眼睛不看君奇，只向着窗外，看着站上房屋由窗中消失。又經過一段木棚，瞥然即逝。顯見車已加了速度，隨即出了揚旗界限，眼中盡是曠野。她忽然把手鬆開，再不看着君奇。同時態度也由緊張變為安詳，徐、由空中取出一條手帕，去拭口鼻，側着臉兒向窗外瀏覽風景，大有難入深致，好像沒有方寸掙扎這回事。君奇好容易被她一開，不由下意識的立了起來，仍想下車。但耳中輪聲隆隆，看看窗外遠樹平田，飄瞥即逝，知道車已走得飛快。這時便真像探假的身手，也沒法跳下的。自己若沒有自殺決心，還是小住為佳。怔了一下，又突然坐回椅上，心曠神怡，却見珊瑚還在流連風景，像個沒事人似的，再不理睬他了。不由切齒頓足，暗恨珊瑚真是萬惡，故意在緊關節要的當兒，把我拉住，拚死不放，等到車已開行，知道我不會飛走，她竟又喘了起來，好，好，好的很。你既這樣陰險，我就跟你較較勁兒，看誰較得過誰，好在這車

並非直開上海，我在德州不能下去，前面還有濟南徐州南京等站要停，我總能中途下車。即使你有法力把津浦車輛搬上滬寧路，直達上海，也總不能把我監禁。只要下車，我就能脫身，絕不和你同行。便是現時在車上，我不理你，教你明白明白，自己枉用心機，作事不該這樣沒有分寸。君奇這時滿心氣惱，更不想珊瑚這樣行事，是何動機，竟跟她嘔上氣了。一嘔氣，氣力支持，表面反一點不露生氣的神色，裝出漫不經意，取出支紙烟吸着。因為珊瑚正望着窗外，而面前的窗子只有一孔，就不向窗外瞧，仰首向着車頂，故作蕭閒。車上附近客人，見他傾才像武士似的互相敵對，忽然又都變成詩人般的各自悠閒，都覺驚詫，又竊竊私議起來。君奇明知被人議論，也顧不得理會。這時見對面商人身旁，壓着一捲報紙，就借了過來，打開瞧看。打算由第一張要聞仔細閱讀，直看到第三張的副刊，總可以耗到下一個站頭。若還沒到，就連廣告也看個一字不遺，這樣藉以收攝心神。無視珊瑚的存在，

避免與她作任何交涉。想着就專心壹志的看起來。他本想用報紙統制自己的注意力，以免對珊瑚有所顧盼，或對她有所思想，但是實行起來並不能完全如意。因爲心思麻亂，要把全神注應報紙上，很是困難。起初瞧着漆黑方大的題目字，似乎不能認識，竭力凝斂心神再看，這題目上幾個熟字，個個面生可疑，好像以前雖然識荆，却對面目未曾有清晰的記憶，這時不敢冒認，還須仔細端詳。第一個國字，原來是方框內加個或字，以前對這字起過看過幾十萬遍，都是一瞥而過，此際因爲仔細端詳，倒像有些生疎，懷疑國字是這樣寫麼？這就是國字麼？這樣一個字一個字認下去，還沒認出三個，忽覺左半邊身體接近珊瑚的部分。因爲珊瑚微微移動，發生異樣的感覺，似乎珊瑚身上發出熱力，炙得他半體酥融，好似發生電力，震得他筋肉跳顫。他猛憶起珊瑚接近身邊，立刻心裏把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種種事情，兜上心頭。想後思前，精神飛越，眼睛空對着報紙，更連一字也不認識了。過去一會，才又

醒悟。自己理憑自己，本已決定不理會珊瑚，如何又被她攪亂。只得重行凝聚心神，再看下去。好容易認清題目是國府內部一紙完成八字。他那麻木的腦筋，並不能理解是何意義。便接着瞧看正文，居然一行行看下去，很快的看完一段。抬起頭來，心想上面說的什麼？都是不和他道。就又從頭再看，這回字字注意，覺得有所領悟，但再看了一行，又覺好像不接縫兒。諸異這報紙怎排得七亂八糟，好容易西爪，不相貫串，及至精神細瞧，敢情自知眼睛發生越軌行動，由第一行跳到第四行去了。君春納悶我今兒這是怎麼了？就賭氣不再用心，好在並沒有研究新聞的必要，何必自苦，只把眼睛注在報上，作個閱讀模樣。無奈字意力一離開報紙，立刻又回到珊瑚身上，心頭亂亂起來，他只得另打主意，翻出第三張的副刊，尋着文苑欄。看上面登着數首詩，第一首是無題。心想我就念念詩消遣也罷，仿效催眠方法，夜間每逢思慮繁多，不能入夢時，或是數着一二三四的數目，或是背誦熟記的詩文，都能

祛慮安眠，現在大可利用一下。他雖然看着字不能認識，但却能隨口念出，就在喉嚨中賦誦這首無題詩道：「相逢蓋代多情種，便是三生不死機，百轉林鶯啼夢盡，三春花鳥送人歸……」念到這裏，忽的悚然一驚。急忙停住心，想我如何念起這個來，再念下去，恐怕難免把念心軟了。要作珊瑚的俘虜，豈不大違初意。想着就拋開這首，再看下面，題目却是秋日送別，也是替詩，却非男女之情，尚無流弊。就又念道：「微風動戶歸，細雨洒園林，蕭散新秋意，淒涼欲別心。行裝三尺劍，離思五更砧，燕子同心侶，鴻飛寄好音。」他念着覺得這首詩韻味甚好，音節也很和諧，就一遍遍的念起來。念着居然心神沁入詩中，百念不生，只管尋味着反覆吟誦。起初本在心中默念，并不出聲。不知怎的忽然忘其所以，由喉嚨中發出微細聲音，他又已經口熟，再不瞧着報紙，竟閉上眼兒。對面的商人看着他閉目低吟。還以為是個戲迷，新學得某齣戲的戲詞，或是某名伶的新腔，在暗中暗自研習，看着未免

微笑。瓊瓊却一直望着窗外，但是芳谷心轉，也未離開君奇身上。起初自覺傷心氣憤，但是心中幾次打轉，漸漸憤氣消除，愛心增長。想到君奇傾心孫曼，雖然怨恨，却由嫉妬而生負氣，更堅競爭之念。她對君奇本來已經絕望，若沒有車站相逢的事，或是相逢而君奇未被截一車上，她當已寂然而歸，自求安身立命，便是舊好難忘，也不過僅只殘留心頭夢影而已。只爲這陰錯陽差的遇合，使她勾起舊情，重生希望，又加君奇錯說了一句去上海的話，更使她躊躇滿志，以爲得了最後勝利。及至君奇聲明是無意之言，本可令她重復灰心，自行退却，但那知人的一顆心，最是奇怪，只是攪動起來，便不易再行平息。所以有一付連俗對聯，說是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心如平原野馬，易放難收。確是見到之言。譬如一個窮人，每日傭工生活，勞力所入，僅足溫飽，他很難義命自安，勤儉自持，一面按步就班的生活。但若忽然買了一張彩票，到開彩之期，看見報載號碼，恰巧中了頭彩，自然喜心翻

倒，立刻自覺成爲富翁，就盤算怎樣蓋洋樓？買汽車？娶小老婆？以及種種向來不敢希望的享受。這候他雖然仍是窮人，却已換了富翁的心，及至到目前去領款。不料發現報載一碼錯誤，豈特未曾中獎，連買彩票的老本都損失了。在這時候，他連一天富翁都沒作過，一直保持窮人狀況。雖然經過一番虛空幻夢，實際生活並無改變，仍可以照舊作他的窮人，但是不能了。因爲他的心已然浮動起來，對勞工已不屑作，對陋室已不屑居，腦中顛擗的空中樓閣，固然無望實現，但已不易拆除。這個人從此就許變爲怠惰妄想，成爲庸民，或是從邪路尋享受，擬而走險。口復能夠認命，也需要很長久的日月，才能平息已動之心，恢復原來狀況。珊珊也是如此。因爲她已自覺把君奇得到手了，錦繡前程，好像展在面前，君奇突又告別下車，她並不想着奇言出無心，而當她是忽然反覆，恨得要命，却又不能割捨。好像君奇已經歸屬於她，還要中途逃去，何況還是逃到情敵懷裏。珊珊思想這樣一變，可

就要保守既得權利，不肯讓他走了。不過女兒心情，終於差澀之中，含着矜持，巨現又在衆目之下，所以把君奇纏住之後，只就慢到火車開行，知道他不能下去，就鬆下手，仍要優待女孩兒嬌貴，作出負氣的樣兒，不再理睬，看他如何行動。於是面向窗外，過了半天工夫，她並沒看見什麼風聲，便看見也是到眼不到心。但君奇的舉動，她雖然背面而坐，却能仗着精神自感覺。隱約可以知道。她由君奇的沈默，明白是和自己曠上了氣。起初尚能自持，及至聽到君奇向人借報，竟他要對自己作持久戰，不由芳心漸軟。細想自己一向傾心君奇，此次失敗南歸，直如在精神上宣告死刑，如今得這意外遇合，和君奇同車共載，豈非上天賜我機會。雖然他仍戀着孫曼，對我冷淡無情，實是可恨，但向來所看的戲劇小說，無論情場戰場，常有屢次戰敗，到最後一次勝利，便是成功的例子。我既想要嫁他，現在爲和孫曼賭氣，更要嫁他。俗語說：成了才是事，我所望的是什麼事？如今儘自對他嗔氣，

怎能得他心回意轉，達到我的希望，況且他靜坐看報，明是要作持久戰，我却利在急戰，時光一久，於我非常不利。倘若耗到下個站頭，他又要下車，我是攔他不攔？攔他仍要塌下架子，不攔難道就任他走了？反正嘔不了這口氣，何如現在我拚着厚一回臉皮，用柔情感動他呢。想着就悄悄回過身兒，但終有些害羞，又似心中不甘，要回身又不肯回身。無奈終欲回身，才好說話，她每次移動寸許，連移動幾次才把身體轉正了，脊背正貼椅背，從眼角向君奇偷瞧。他正專心一志瞧着報，心中暗恨，你真有心情，居然看得下去，想要說話，覺得無從開口。要借題挑逗，又沒有機會。君奇那裏好似結棊固守，溝深壘高，外兵覓不到弱點所在，無從進攻。珊瑚正在屢擊秋波，芳心展轉，却忽聽君奇低聲哼了起來。但聽不出念叨什麼。心想你好高興，居然唱起來了，簡直誠心氣我。正這時，君奇那裏吟興大發，閉了眼兒，頭兒微微搖幌，口中念誦聲音也提高了。珊瑚夢想不到他會在此際誦詩，而且也

根本不知什麼詩。只偷眼看着，傾耳聽着，暗自納悶你是犯什麼毛病。却不料君奇的聲音漸高，隱約可辨，猛然聽出他似念着孫曼二字。珊瑚眉頭一縐，側耳再聽，他念了幾句，聲音又是一聲，才聽明是想孫曼三字。珊瑚暗自切齒。心想你是誠心，對我說正想孫曼，可是何必掛齒，莫非我聽錯了，就注意再聽。果然跟着又一聲想孫曼，這回可聽得清楚。珊瑚眼淚立刻湧滿眶中，切齒握拳，由妒忿生出狠心，直想拉住君奇，而跳出窗外摔死。其實君奇真是冤枉，何嘗念叨孫曼，只爲珊瑚心裏存着孫曼的名字，聽君奇念到詩中行裝三尺劍一句，竟在耳朶裏代爲拚音，給縮成想曼三個字，偏君奇聲音含混，她倒覺愈聽愈真，氣得忍不住，就把左手托着下頰，右手由左手肘下橫伸過去，用力向君奇身上戳了一下。君奇正在閉目低吟，突然受到襲擊，這一下又恰巧戳在肋骨上，在疼痛之中，還有說不出的難過。全身都連帶抖動，幾乎叫了起來。轉臉向珊瑚瞧看，珊瑚也正寒着臉兒，凸着嘴兒，向

他看着。二人對瞧了一下，雖都沒有說話，但珊瑚由君奇的驚愕眼光，感到他似在質問自己，何故作此意外攻擊？君奇也由珊瑚淚光瑩瑩的眼中，感到她正在十分氣忿，但不解她才作旁若無人之態，何以突然有此異動？兩人對看了半天。君奇轉念一想，她或是恨我不愛她，故而作態挑逗。我若質問，正墜入她的術中，不如認吃啞叭虧，發她白打一下也罷，我還是看我的報，念我的詩，最爲穩妥。想着就悄然轉回臉兒，又要低下頭去。珊瑚那裏自了戮君奇，心中很自悔莽撞，但看君奇回頭來瞧，才想到現在既已驚動了他，就爽性抓住這機會，跟他辯起交涉也罷。當時雖仍現着着忿之容，默然不語，但心中却預備着，只能君奇開口質問，就把要說的說出來，要表演的表演出來，反正這次是關係大局，決定成敗的最後一戰，定要破釜沉舟，背城借一，不得到一果絕不休止。珊瑚正在勒馬橫戈，靜待對方搗戰，把他引入伏中，一鼓成擒。不料敵人狡猾，不特逗留不進，反而未聞鳴金，便自收兵欲

逃。珊瑚看着，怎肯容他全師而退。無奈倉卒想不出簡截的方法，當時又恨又窘，竟率由舊章的伸手向他臂上捶了一下，珊瑚此舉不過恨極了借以出氣，却不料竟打出了效果。君奇又受到打擊，心中忍不住氣忿，又回過臉兒，向她質問道：「你是怎麼？……爲什麼屢次打我？」珊瑚見她開口，急忙收斂心神，把原來預備的話說了出來，發着幽怨悲恨的聲音，但是怕隣座聽見，說得極低道：「你打算氣死人不償命呵？還怨我打你？不瞞你說，我連跟你一同跳火車的心都有。」君奇聽着，大出意外，愕然問道：「怎麼……我氣你？我老實坐着看報，連話都沒說。」珊瑚哼了一聲道：「你倒是沒說話，只在我耳根毒罵，那還不夠。」君奇瞪起眼叫道：「我罵你……這可是沒影兒的事。」珊瑚撇着嘴兒道：「你不用喊，打算教車上人都聽見是怎樣？我不是說你指着我的名兒咒罵，你在我耳邊念叨孫曼，不比罵我還惡。你想她儘管想。現在我也已經明白作事糊塗，不該攔你下車。你的心在天津，我把你

搶到上海有什麼用？何況還捨不了去。我痴心妄想，實是發昏，請你隨便行動，再不敢討厭了。可是你何苦當面念叨只想孫曼，明罵我不要面孔，跟你胡纏。說一遍不夠，還儘念叨個沒完。真把我……」君奇沒等她說完，已頓着足切齒低語道：「你可冤枉死我。我敢發誓，這會兒作夢也沒想到孫曼，何況還念叨她。」珊瑚冷笑道：「你雖強嘴不認。請問你方才閉着眼想什麼？」君奇道：「我什麼也沒想？」珊瑚聳肩笑道：「你是木雕的，泥塑的，只要是人，極清醒時候，腦子裏多少得想點事兒。你竟什麼也沒想，莫非你頭頂裏面是空的，腦子賣給藥舖了藥。」君奇道：「你不用罵我。」珊瑚咬牙道：「豈止罵你，我還恨不得咬你一口哪！再請問你，就算你心裏任誰沒想，嘴裏念叨的什麼？」君奇怔了一怔，才哦了一聲道：「方才啊，方才我是念着這報上的一段詩。」說着拿起膝頭上放的報紙，向上面指了一指。珊瑚好似成人聽着闖了禍的小兒說出無理可笑的遁詞，那樣怒極反笑，却又忍笑不

發，面寒似水在口角現出一絲笑影，迷迷着眼兒說道：「你真有耐心，居然念詩。为什么不唱段何日君再來給人聽聽。請問你念的那一國的詩？上面會有孫曼？」君奇被她問得也發了糊塗，心想我並沒想到孫曼，更莫說念她的名字，怎珊瑚說得好像真事似的，難道我清醒白醒的發了夢嗎，自己却不知覺。就這日問道：「你真聽見我念叨孫曼？」珊瑚道：「真正念叨還說想她。」君奇道：「這真怪了，不知是我作夢還是你作夢？那麼我怎樣說法？」珊瑚道：「你何必明知故問？你閉着眼睛像念咒似的，直說想孫曼。還有別的話，聽不甚清，好像說你對她萬沒三心二意，永遠不壞良心。哼，對她倒沒壞良心，跟我可壞了良心。那你就顧不得了。」君奇直着眼兒呆想，我方才只是念詩，並沒說別的話啊？怎她會：想着無意中眼光到報紙上。看到才念的那首詩，因為那詩是四號字長欄排印，一行只排十九個字。他瞥眼恰巧看見第二行首一個的心字。因為這字珊瑚才說過幾遍，所以看着特別刺目。不由

心中一打轉兒，暗想莫非她因神經作用，把我念的聽訛了。這樣一想，立刻恍然大悟，明白珊瑚所說的萬沒三心二意，起源於第三句的蕭歌新秋意。所說永遠不壞良心，起源於第四句的淒涼欲別心。而最妙的是把行裝三尺劍一句，竟聽作了想孫曼。這雖然是珊瑚神經過敏，但也太湊巧了。這首詩內竟有許多易犯嫌疑的字眼，易被聽訛的聲音，才引起了這樣新鮮奇怪的悟會，真是笑話。君奇想着忍俊不禁，未及向珊瑚解釋，就瞥不住狂笑起來。但顧忌着隣座的人，不好大笑，只可用報紙掩住嘴兒。珊瑚見他並沒話答覆自己，疑思之後，忽然發笑。心中以爲他已被自己問住，情真罪當，無法遮辯，就用笑來解嘲。這一笑不啻表示默認一切，但未免笑得梗頑可恨，不由氣得鼻頭一酸，眶中的淚直流下來，急忙用手帕揩拭，口中如怨如慕的道：「你現在沒話可說了？也只好笑吧？其實我已經說開了，你想孫曼，儘管回去，我不敢攔你，也不配攔你，何必來這一套呢？」君奇笑着，見珊瑚落淚，心

中忽然一轉，立刻止住了笑，暗生淒感，把原來的自制力完全消失，竟然思想珊瑚實是對自己情深一往，自己却是負她太甚。只看她以前只是含意不伸，向無輕狂舉動。挑逗言詞，直至和柳鶯相遇，她才在氣憤之中，被逼得露出想要嫁我的本意，和柳鶯氣死相爭。及至我假說已有未婚妻，她較柳鶯加倍驚愕，加倍疑惑，簡直不肯相信，才定下見面約會。但尚未到日期竟在好吃餐館無意邂逅，我對她說謊，假說未婚妻已來天津，明日定在劇場露面，旁邊又有一鳴作證，她第二日竟未赴劇場，但實踐了南歸之言。可見她信了我的謊話，絕望又兼負氣，就不到劇場去自討傷心，自踐約言回歸上海，這些行爲，都是真正愛我的表現。第一她重視我的入格，才信我的謊話。第二她所以如約南歸，自然由於負氣，但也因爲看我太重，失却了我，就不願在北方居住了。今日在車站意外相逢，她又自起痴心，對我重生希望，先吃了一回沒趣。上車之後，又這麼陰錯陽差的遇到一處。她本該灰心斷念，再不

理睬我了。那知造化弄人，使我忘記帶錢，只得拍賣外衣，只得又引起糾葛。由她的言語舉動，仍然心心念念，在我身上，不能片刻相忘。大約愛情不特是盲目的，而且沒記性，沒氣性。方才她不管我一切表示，單只記住了我對旁人一句信口之言，竟以爲我答應隨她是。當時不知如何得意，及至我要下車，她簡直好像要拚命的似的，拉住不放。大約心裏以爲我既表示要到上海，就等於跟他定下終身之約，權利所在，再不肯放棄了。徬徬在這時候，我無聊的念起報來，她恐怕我心戀孫曼仍要回津，不肯隨去上海，提心弔胆對我全神相注，聽我口中念念有詞，自然仔細聽。湊巧我念的詩裏有許多親嫌的字樣，她又正在想着孫曼，於是就起了神經作用，愈聽愈說了。這就好比在火車聽着輪聲隆隆，意中想的是什麼聲音，就是什麼聲音。想她是在哀號，她就隆隆的似喊救命救命。想她是在念書，她就囁囁的給念一段唯彼小星，三五在東。這本是由精神上所生的幻覺，又何況珊珊還不是全憑玄想

呢。反正由這種種觀察，珊瑚是太愛我了，我可怎樣辦呢？這時還對她冷面冷心，自己良心實下不去，但要良心能下得去，又將如何？我不要小不忍則亂大謀啊？已經決定了主張，這時一走錯步，就要全案都翻。當初我費盡周折，受盡苦惱，爲着什麼？不是爲着家庭環境不許我和風塵女子結合麼？若非如此，當時就可在珊瑚柳鶯二人中擇一爲偶，又何致引出孫曼，致生許多牽纏呢？現在我就是拋棄原來主張，回心來愛珊瑚，日後仍是難有結果，枉多給她受一番苦惱，與其那樣，何如現在謹慎，再破釜沉舟的對她解釋一回吧。君奇前思後想，半晌沒有言語。珊瑚見他斂容深思似有愧恨之色，只疑已經把他感動，正在回念舊情，也許過一會兒不能自持，向自己悲泣求恕了。那知她只猜着前牛截兒，萬沒想到君奇在後半截又由情感轉入理智，來了個小六九兒大還原。過了一會珊瑚見君奇忽轉過身來，向自己身邊稍爲移過些兒，立刻心中亂跳，暗道來了，他必要握住我的手，熱烈陳辭，我可得鎮

靜應付，把他的心抓個結實。那知這次仍只猜對了一半兒，君奇的手倒是伸了過來，但手中還是拿着那張報紙，也並沒有熱烈的舉動，只冷靜的說道：「你實在誤會了？我因為問着沒事，就念這一首詩。」說着向壁上指了指又道：「你看！這上面有意字，有心字，還有這句行裝三尺劍。大約你說我想孫曼，就因為聽錯了這句。你想我就是想孫曼，也該在心裏想，為什麼念出來？難道得的神經病？」珊珊聽了，又看着報紙上面，果然和他說的一樣。仔細想想，承認君奇所言有理，自己多分是聽訛了。同時回憶方才情形，也覺好笑。不由在淚光掩映中現出笑容，鼻孔呼的一響，但隨即忍住，潤着臉兒搖頭說道：「世上會有這樣巧事？我一句聽錯，難道句句聽錯？耳朵真該換了。好，隨你橫說橫有理，豎說豎有理，我本來是三個鼻孔，多出一股氣兒。你想孫曼不想，干我什麼事。就不想她，也想不到我身上。我現在在您眼裏，本就不算個人了。」說着小嘴兒一凸，眉峯雙縐，妙目斜瞟現出無窮幽

怨，隨又哼一聲道：「呸，我別高抬自己了，看我不算人，還不錯呢！人家眼裏可得有我啊？我也不知道作了什麼壞事，傷透了人家的心。就這麼！」說着聲音漸漸悽慘，喉中梗澀得不能發聲，就低下頭用小手帕拭眼，君奇聽她說到後面幾句，感到非常酸心。本來珊瑚向來端重大方，行爲無可疵議，對君奇更是柔情脈脈，久敬不衰，可謂毫無對不住他的地方。而君奇却是一連串的冷峭薄倖，君奇表面雖能硬着心腸，但方寸間何嘗無愧。珊瑚若是向他厲言問罪，尚可強詞應付。但珊瑚這時竟反躬自責，檢討自身過處，這然當是故意諷刺。但在虧心的君奇聽着，却有些承不住，何況珊瑚又說得那樣哀怨欲絕。君奇暗叫要命，我好罪孽深重，寧可受五年徒刑，也勝似聽你這樣數說，明是我對不住你，你反說傷透我的心，簡直罵苦了人。我這時天理良心，實應該向你長跪謝罪，跟着就帶你回天津去，擇日結婚，更無別話可說，才算不負你的心意。無奈那樣一辦，我直接毀了自己，間接也毀了你，

結果兩敗俱傷，豈不等於恩將仇報，所以我仍然得棄捨你。雖然忍痛一時，却得免於害你終身。耿耿此心，惟天可表。我也顧不得受你怨恨了。想着就向珊瑚身旁又湊近了些，和她的臉兒相并，肩兒相倚，又舉起報紙，裝作瞧看，遮住隣座的視線，才向珊瑚低聲說道：「妹妹，我有幾句切實的話對你說，請你平心靜氣的聽。」珊瑚見君奇接近自己，又叫親狎的稱呼，立刻心中躍躍，以爲自己所望的居然實現了，不由紅了臉兒。好像君奇要吻她似的，把眼兒閉剎微縫，又要向旁躲避，無奈身旁便是車壁，只可把身體微動了一下，顫聲說道：「你：你幹什麼？」君奇瞧着她嬌羞之態，不由心神動蕩，急忙力自抑制，向她繼續說道：「妹妹你的心我完全明白。論起我的良心，現在實已無話可說，只該把我整個的人供獻給你。你的情義就是買我的代價，無奈我處境很難。在車站上已經把詳情對你說了。現在只隔了一點多鐘，我的環境當然沒有改變，可是你的情義比以前更深了無數倍，這是我願

受到的，所以我更加爲難，更覺無法處置。家母性情慈祥，對兒子却管得嚴厲，尤其注意我的婚姻。她已屢次說過定要娶個門當戶對的大家小姐，我萬萬沒法違抗。就是孫曼，雖然是位小姐，合了家母所定的條件，至於她本人能不能教老人家中意，那還是一道難關，更沒說你了。你的人格我是知道的，絕不弱於名門閨秀。只可惜頂上了舞女頭銜，家母萬不肯三應。現在我知沒有結果，可是你這樣深情，教我實不忍辜負，請想多麼難啊？我便是這時一切不顧，答應了你，一同回津。這婚姻大事，當然不能瞞着母親。一經說明，老人家大發雷霆，逼我和你斷絕。那時我準知道無可轉圜，請問如何是好，難道要我學新人物鬧家庭革命麼？無論我不忍，就是真跟七十歲的老娘起革命，也只於把她氣死，我還能成個人，你又豈忍害我成爲弑母的逆子？不那樣作，只有跟你離散。與其那時：何況還有孫曼。我已經跟她定了婚約，：所以現在我只有是對不起你，妹妹你：——珊瑚初聽君奇說得大有回心相

愛之意，雖說在他不作熱情表示，而只發迂緩議論，但還希望她能有披心瀝胆之言，那知聽來聽去，漸漸又蹈了舊轍，仍行表白種種不可能，不由漸感失望。却還希望發現翻案文字，在不可能中覓出可能的轉機。不料聽到末了，君奇竟以還是對不起你六個字，作全篇文字的結束，而且在這山窮水盡的當兒，又喚着妹妹。這稱呼在這時好似親狎變爲奚落了。珊瑚怎會不氣得要瘋，猛地雙眼發直，要跳起向外奔去，至於奔出走作什麼？她也并未想到。不過若真由她出去，只恐難免發生慘劇。她開門出去便不想自殺，只在氣糊塗的當兒，神經錯亂身體失常，也大有失足墜車的危險。幸而珊瑚氣憤至極，反而遍身僵木，不能自由運動，連把身體抬了而抬，並沒離座，扶着面前浮抬，才站起來。但君奇已看出她的顏色不對，急忙拉住，竭力接她就座，口中央道：「妹妹，我的話還沒說完，你不要生氣。容我！」珊瑚不住搖頭_并扎表示不願再聽。但終敵不住君奇的氣力，到底被按回座上。珊瑚這時實已

傷心斷念，舉手掩耳，不肯聽他的話。但禁不住君奇的嘴近左耳邊，語聲由指隙灌入耳中。珊瑚心意雖堅決不納，無奈耳朶竟接受了。只聽君奇說道：「妹妹，我實是無可奈何。你總得原諒我的苦衷。妹妹對我這樣深情，我又何嘗忍於捨你。現在我想了個兩全辦法，不知你以為怎樣？妹妹你人品高尚心地潔白，我們兩人的愛情，又向來是純潔的，你當然希望由這純的愛情，轉成永久的結合。其實我若不學環境逼近，何嘗不是跟你一樣想頭。如今我們既然不能結合，只有斷絕關係，所以你有回南這一舉。不過仔細想來，我們相愛，既愛得那樣純潔，根本談不到有什麼關係，既沒關係，又怎會談到斷絕。比如說起初我們定過婚約，後來忽然負心，另結姻好，把你拋棄，你也賭氣不再理我，雙方各奔前程，那可以說是斷絕。我們倆根本不是那樣，自然無所謂斷絕，又何必多落一層痕跡。再說我不能結合，只是迫於環境，實際雙方都是戀戀難捨，所以我想把我們本來的純潔愛情，仍舊維持下去

，直到極久遠的時候。不過把原來男女之情，改成骨肉之愛。我認你作妹妹，你認我作哥哥，從此相親相愛，永不離開。你可願意麼？」珊瑚本來負氣掩耳不聽，論理即便聽見，也該裝作毫無所聞。但她聽君奇所說的兩全方法，實是語道兩支，無聊無謂。就好比二個極大海漂流的碎舟難人，已經渴了許多天，喉枯口裂，所希望的只是一杯淡水，便可起死回生，但是救他的仁人，居然取出一杯水給渴人看看，却告訴說這水尚須留給別人，不能相贈，隨既把水藏起，另取出一片乾麵包給他，說你得不到水，就吃這片麵包解餓也好，總算我對你盡了心，并非見死不救。至於久渴枯喉，是否能咽這麪包，那就管不着。這簡直是惡毒的玩笑。珊瑚想着忘其所與，搖頭冷笑道：「謝謝你的好意，我萬不敢高攀請去認別位吧！完了就完了，何必弄這牽絲扯藤？我又不是三歲孩子，被別人搶去了糖，給粒花生也哄好了。得得，你放手，我去照顧我的東西。」現着又要立起。這時她却是要離開君奇，回歸自

已原座去了。但君奇仍按住她，懇懇切切的正色說道：「妹妹，你說得很對！我誠然知道自己無聊！」珊瑚推着他撇嘴，說道：「誰是妹妹。你再這樣叫，那就是罵我。」君奇諾諾的道：「我不叫不叫。不過妹妹你該想開些。我真沒有無聊的話，夫婦和兄妹的關關，所差的是什麼？你向來思想純潔，絕不會以這個爲重，……」珊瑚紅着臉叫了一聲道：「麼話？少說這個。我不懂。」君奇接道：「是啊！據我看還是兄妹的意味，比較濃厚雋永，尤其像我們倆這樣兄妹。我是一線單傳，並無兄弟姐妹。除了老母，就只孑然孤身，實在盼望有個骨肉至親。便是異姓的，能善於相處，也和同胞一樣。至於妹妹你的身世，我更深知，零丁孤苦，直是生成薄命，世界上誰是你的親人，豈不正和我同病相憐。現在你要回上海，到上海又有誰來照顧憐恤。不過仍是到舞場吃那碗苦飯，受惡少流氓欺侮罷了，……」君奇且說且看珊瑚顏色，見她初聽時面冷如霜，現着鄙夷不屑充耳自聞之態。及至聽到後面，

忽然面色漸變，雖然沒有寒風，玉屑却似因寒起粟。玉屑視的外突目光，變作竊然深遠，似作尋思，眼圈兒也漸漸重紅了。心中知道了門兒，她似被自己勾起身世之感，漂泊之恨，有些動心。就又接着說道：「妹妹才在天津立住了脚，如今因為我的原故，又回上海重受折磨，我於心何忍，所以希望妹妹能答應我的請求，仍舊一同回天津去。從此我們就是至親骨肉，我母親雖然反對我娶風塵女子，但你若以妹妹資格到我家裏，老人家定歡迎。日後你的一切，都由我全力承管。我們有了名分，就可以廝守不離。將來：痛快說吧，我娶了孫曼，生出小孩兒，就是你的侄子，拉着你叫姑姑，一家大小歡聲滿室，恐怕那種樂境，是你向沒享過的。等你尋着可意的人，嫁了出去，我們夫婦便要天天帶着孩子，前去吵你。或者接你回家歡聚，大家都是何等幸福！到了老年，我們白頭兄妹，更沒了避忌，可以並肩攜手，到處遨遊。每逢佳節良辰，我們燈前笑語，看着兒女跳盪，再回想到幾十年前的今日，

豈不是由缺成爲圓滿，加倍有味。再說句不怕你生氣的話，現你的年歲也不小了，青春轉瞬便過，在三年內，若尋不着歸宿，以後便要不堪設想。你又向來心高，絕不肯將就因循下去，歲月蹉跎，就許落到很淒慘的境地。在現時你青春正好，雖然漂泊天涯，也還不覺甚苦。可是到了老年，滋味可就不同，試想一個白髮婆婆的老婆婆孤身獨居別無親人，即使有錢不愁生活，試想一個人守着空房，當刮風下雪的天兒，只有孤燈火爐作伴，那是什麼苦境。和我方才所說骨肉家庭的樂趣，豈不相隔天淵。我是因爲不能跟你結合，又不忍任你自己去撞命運，萬一落到我所說的結果，我問心怎能自安，所以才想出這面全的辦法，據我想，這樣跟我們原來希望所差並不甚遠，可是結果美滿多了。你以爲如何？好妹妹，不要辜負我這片心！」

君奇說完，只待珊瑚答言。但珊瑚却不知何時，已轉身低頭，用手帕掩着眼，毫無聲息。君奇見他不答，就用手輕輕推着她的肩膀道：「你可贊成我的話快？說啊？」

「珊瑚任他推搡詢問，只作不聞。反而趁勢將身倚着車壁，一肘支着浮拍，好像已睡着了。君奇只可又問道：「你就是不贊成也可以說啊？」珊瑚任他千呼萬喚，只是不理。君奇心想，她這樣態度，當然心中不願，而且恨我說這不入耳之言，故而不屑答理。我也不必再問了。想着忽覺火車漸行漸慢，似將停止。窗外又起了喧囂之聲，抬頭向窗外一看，原來車已進了站台。層層疊疊的人頭，由窗口閃過。跟着聽到小販呼喚聲中，夾着旅店夥計的報名喊道：「悅來棧，歷下賓館，濟南飯店……」君奇方知到山東省城濟南了。離開天津已逾千里。自己無論如何，定要在這裏下車了。這時車已停住，旅客和脚夫紛紛擁擠上下，君奇忙問珊瑚說道：「妹妹，我的話已說盡了，你若願意，就跟我下車！」說着停了停，見珊瑚仍自掩面無語。又聽旅客紛紛亂喊，快上快上，不山心中發慌。因為他在車上已被留住兩次，只怕再就悞不能下去，就拿起大衣說道：「你不理我，當然是不願意，我也不能勉強。那

麼只可分手吧！我下車了。祝你回上海一路平安！不過我既說了這話，就算認定你這妹妹，永遠不會忘記。你日後若有用我地方，只要通知我，便隔着千山萬水，也要趕去爲你盡力。我走了，再見！說着伸手似要和她握別，無奈珊瑚一直沒有看他，手也掩在臉上。於是只可虛擺一下，便縮回來，轉身向外要走。忽然心中有觸，又問她道：「我走了你也該回原座去看看你的行李，上下車的人這麼雜亂，留神去了！」說着見珊瑚仍似不聞，不由暗嘆一聲完了，枉自相識一場，如今臨別，竟不能留個好印象，弄成凶終隙末，真可傷心。但不敢再行逗留，急忙匆匆走下了車門口，還回頭望望，珊瑚仍保持原來態度，並沒動轉。只可狠心頓足，下車離去。到了站台上，立被捲入人陣，好容易擠出入陣，到了對面牆下。因爲這列車停在第一月台，正對着站上辦公處。他貼着辦公室牆陰站住，拭了拭汗，但被寒風一吹，身上又有些冷就把外衣披上，才伸好袖子，便聽得笛連鳴，火車已開行了。君奇忙拍

起頭瞧那蠕起的車，想尋着珊瑚所坐的窗子，再看她一眼，留最後的憶念。但倉卒已忘記是第幾個窗口，又加日光斜射窗上，照眼生翳，也瞧不到裏面，而且火車更毫無感情，並不容他細看，便已噴氣作聲，愈走愈快，似長蛇般山眼前溜走，只看見側面。跟着側面也由眼中消失，只有最末尾一輛車的後部可見。只見漸遠漸小，不大工夫，就被站上的牆角遮住，完全沒了影兒，只有一縷烟還留在空際，映着蔚藍天宇，隨風舒捲。君奇直看到遠處，才收回眼光，心中萬分惆悵，自思和珊瑚就是這樣分手了，從此一別，直是茫茫千古，永無見期。我真辜負了這個多情的人，恐怕心上創痕，永難平復了，想着怔了半晌，才回思到自己身上，現在濟南下車，身無餘資，如何回去？這裏人地兩生，又從何處設法？爲難一會，忽然想起一個舊同學王友恭，在三年前曾在天津相遇他，言說在濟南財政廳作科員，現在雖不知是否仍在那裏，也只可前去撞撞運氣，若能尋着，借路費當然不成問題。若摸個空，我

就拚着挨半天凍，尋個當舖，把外衣典當或者能得到購三等票的錢，主意打定，轉臉恰看見車站柵欄的出口旅客們由那裏出去，也就不暇東張西望，直走過去。這時站台上人將散盡，旅客多已出站。他走到柵欄口，就要穿過。不料旁邊忽伸過一隻手，把他攔住，同時喊聲車票。君奇抬頭見是穿制服的鐵路員司，知道向旅客收票，不由心中一跳，想起自己曾在車上補票，但那票存在珊瑚手內，現在把什麼給他？正在沉吟。那驗票員又催道：「收票，你可拿出來啊。」君奇這時若假說是本地住戶，到車站送人，把所購月台票遺失，也不過罰買雙倍，一角錢便可了事，他既不知取巧方法，又加在焦急，就實話說道：「我沒有票？票在一位朋友手裏，她跟車走下去了。」那驗票員道：「這不成。凡是旅客下車，就得收票。若只憑空口說，我們還查什麼？你從那兒來？坐幾等車？」君君道：「我從天津來，坐二等車。因為送人就攔住了，沒得下車，還是在車上補的票。」那驗票員道：「補到那兒？」君奇道：「

補到南京。」驗票員道：「這更不對確兒？你送人沒得下車，應該補到最近的一站，就返回去。怎竟補到南京？再說既補南京票，怎在濟南下車？既在濟南下車，爲什麼多花錢補南京票？別噱事了！」君奇被他們問住，想要訴說內中情形，那直如誦一篇愛情小說。不特沒有時間，而且自己私事怎能對外人誦說。只可答道：「我實在補過了，票被朋友帶走。你不信可以去問？」驗票員道：「我問誰啊？對不住，這是公事，請你跟我到站長那裏去說。」君奇知道又意外遇到災難。這一去見站長，定要照章罰補。自己身上沒錢，說不定還要受辱。不由急得通身出了冷汗，但又沒法解脫，只可靜聽處置。那驗票員向對面立的同事道：「你照管着，我帶他上站長公事房。」說着向君奇肩頭上一拍道：「跟我走！」君奇嗒然若喪，正要轉身隨行。不料忽然由他身後伸過隻嫩似春蔥，塗着蔻丹的纖纖玉手，很快的落到那驗票員才從君奇身上縮回的手上，在食指中指之間，夾着兩件小紙，二指一鬆，便落在

他的掌心。那驗票員看見，急忙接過。君奇初以爲來了下車的客人。只顧着急自己的事，顧不得注意他人。但是那隻由身後伸過的手，恰在他眼前，鼻中既聞得一陣芬芳的夫人氣息。同時那手的色彩又十分鮮艷潔白，細膩的皮膚，細長柔嫩的手指，指甲塗着猩紅的蔻丹，中指上帶着碧如春水的翡翠戒指。他先只用眼角一瞥，就被引得不由注目細瞧。這一細瞧，立刻感覺這隻手是屬於一個熟識的人。不但常見，而且好似才見過不久。猛覺心中一動，自己問着自己道：「這不是她麼？」但自己又答覆自己道：「不會是她？」這樣心中猶疑，正要回頭瞧看。但那驗票員已看出由那隻柔荑玉手中接過的東西，是兩張車票。一張粉色硬卡紙的山天津到南京二等客票，一張却是印就格式的白洋紙，上面臨時填寫的二等補票，路程也由天津到南京。就向君奇身後問道：「這是兩張票。那一位呢？南京票怎在這兒下車？」君奇身後却沒發出答聲，但驗票員瞧着却點頭道：「就是這位啊……君奇這時已恍然有悟，

顧不得聽驗票員再說什麼？急忙回過臉向後瞧着。只見身後立着的，正是自己夢想不到的珊瑚。一手提着小皮箱，一手扶在柵欄的橫木上；玉立亭亭，悄然無語，面上冷靜淡漠，並無表情。只眼圈上紅，猶存。君奇和她目光一觸，立時心中萬感雜揉，直說不出是什麼滋味。又似歡喜，又似悲涼，又似驚訝，又似安慰。既如他鄉遇着故友，更如患難中得了救星。同時又感到她此來必非無意，定然柔腸百轉。經過無限思量，終於不忍相捨，不忍我受窘，才隨着下車。君奇在意外錯悞之中，更領會她的宛轉深情。不由心裏發生一陣莫名所以的辛酸，目中凄然欲淚，身體和神經同成麻木，只呆呆望着好似天上降落的珊瑚，聲息都停，紋絲不動。珊瑚見君奇回首相望，神色并無改變，好像沒瞧見他似的，仍保持原來的安詳態度，移轉眼光，向驗票員說話。在君奇看着珊瑚發怔之際，那驗票說些什麼？他並沒有入耳。這時只聽珊瑚悄然答道：「兩張票兩個人，不是正對麼？」那驗票點頭說：「不錯，方

才這位先生說票在朋友身上，已被帶走。我還當不是真話。本來沒票就得照章補罰。您來遲一步，我就帶他去見站長了。」說着又作出優待女子的紳士禮貌，笑着道：「您買南京票，在這兒下車，豈不太吃虧嗎？若是本地有事，只耽擱不大工夫，可以見站長商量，請他在票上簽個字，跟隨下車走。」珊瑚搖頭道：「謝謝你！我不去南京了，請收了吧。」說着就把放在地下的皮箱提起，要舉步前行。但君奇正立在用木柵隔成的道口中間，擋住去路。珊瑚並不向他說話，只仰着頭兒，好似對前面什麼人打招呼道：「走啊！快走啊！」君奇方才醒悟，急忙向前走了兩步閃開道，便站在一旁，等珊瑚過來和她同行。那知珊瑚出了道口，掠過他身旁，就疾趨前行，毫不理睬。君奇望着她的後身，怔了一怔。心想她明是追我而來，却爲何這樣神情落寞？難道追了來和我嘔氣，當然萬無此理。跟着運用心理學的研究，由女子心理上以加潤度，立刻心中大悟，便舉步趕去。見珊瑚已走出丈許，到了站門正

和一個鐵路警察說話。君奇趕到近前，只聽到那警察答語的末尾幾字，似說晚七點十五分。珊瑚說聲謝謝，又向前走，直出了站門。君奇知道她向警察詢問由濟南回天津的火車時刻，心中更有把握，就仍向前追去，到了珊瑚身旁，將要和她并行。君奇因常在社交場中，養成尊重女性，代為執役的摩登習慣，不由的就伸過手去接珊瑚的小皮箱，想要代為提攜，不料珊瑚明是向前走着，并未回顧。竟不知怎的，竟好似覺察君奇的動作，猛然將身一閃，同時小皮箱也由左手移交右手，君奇抓了個空。心中知道她是餘怒未息，雖然因為相戀難捨，或是已經轉念同意於我的主張，才軟着心腸，追躡而來。但終抱着無限委屈，極度悲涼，不甘心向我表示屈服。其實已經隨了我來，還有什麼可倔強的，何必多這一番做作。但她也不是做作，只是女孩兒特有的矛盾心理表現，就如同紅樓夢裏，黛玉和寶玉嘔氣對哭。黛玉口裏說着很尖刻的決絕話，却把一隻手帕擲給寶玉拭淚。論理既要決絕，寶玉哭死又

與你何干？怎還管他的眼淚。若連拭淚小節都還關心，那又何必說決絕的話？這種矛盾病徵，幾乎每個聰明有情的女孩子，都會犯的，簡直無理可喻。不過我却得低聲下氣，給她圓了情面，解了氣惱，以爲才好說話。想着就又悄悄的轉到珊瑚右面，冷不防抓住皮箱的把手，搶將過來。珊瑚似乎吃了一驚，轉臉用驚愕而含冷漠的眼光，向他瞧了一眼，眼神兒好像問你來作什麼？但把提箱的手鬆開，任他代撈，君奇和她并肩走着，低聲說道：「我真不知怎麼感激你！幸而你下車來，救了我一步災難。要不然我準得大大受窘。」珊瑚聽着無語，只舉頭眺覽眼前的生疎風景。君奇又接着道：「妹妹你對我的心真太……太……咳，我簡直沒法形容。總而言之，只許我不仁，你却不忍不義。就好比長輩的人，對待晚輩，無論小孩子怎樣胡作非為，忘恩負義，長輩終是憐恤他，不忍看他落到不了的地步，得援手就援手。咳，我還有什麼可說，妹妹，你待我情至義盡，咱到到了這地步，就披肝瀝胆的

說吧，不要再隔膜着了。妹妹你一定是打算跟我回去麼？」珊瑚低下頭，只瞧自己的鞋尖，默然無語。君奇無意中隨着她的眼光向下瞧看，恰見在她鞋尖之前，驟然落下兩個大雨點，把浮土砸成兩個小坑。隨見她的腳向前移動，就把小坑兒踏平了。但跟着又是兩個雨點，砸成兩個小坑，又被踏平。君奇忙抬頭瞧她的臉，一對對晶瑩的淚珠，正續續向下而落。她低着頭，眼睛和地面恰成並行線，淚珠直由眼中落到地下，并不沾濕面頰。君奇見她暗哭，比以前見她落淚加了百倍感動，忍不住握着她的玉臂道：「妹妹，你又……實在難怪你傷心。我真該死！妹妹你不要委屈，快說你的意思……」，君奇這時到底被珊瑚感動了。不知珊瑚屈意相就隨着下車，這出於意外的舉動，竟有如此大力量。連君奇也莫明所以，只覺珊瑚恩情太重，好似泰山壓頂上，既感不勝負荷，又覺難禁溫柔。熱愛已經充滿肺腑，又加珊瑚適合時機的流出痛淚，更軟了他的心，不山方寸迷痴，理智全失，把原來的決心

也搖動了，所以才這熱烈放縱的問話。倘然珊瑚仍然以嫁事相要，誓死相從，君奇就許完全失去把握，慨然相許。但珊瑚被他問着，仍不答言，只搖了搖頭，搖落了目中餘淚，猛然抬起頭來，眼圈四圍并無淚痕，只秋波尙覺濕潤，睫毛上掛着微細水珠。君奇看着她強忍傷心的樣兒，更是五中如刺，又問道：「你是什麼意思？快說呀？」珊瑚忽然微聳香肩，面上現出慘笑之容，這才從鼻中發出低咽得僅能聽見的酸聲道：「我還有什麼意思，你不是多於問我。我既然跟你在這兒下車，自然是依了你的話。咳，我知道命不如人，才想躲得遠遠的，求個眼不見心不煩。如今你一定要我……我也明白你可憐我的一片好心。那就只可拚着看人家得意，以後認命作你的小妹妹了！」說着又凄然道：「從此你就是我的哥哥。我想開了，這樣能一世不離開你，倒也罷了。誰教我離不開你呢？可是我這離不開，是乾乾淨淨的，你自然明白，也得教別人明白明白。」君奇聽着，想不到她會完全容納自己主張，並沒提

出附帶條件，直是意料所不及的。至於淒怨的形容，委屈的口吻，當然難免。心中不由覺得悽慘，而兼歉仄。而且因為方才生出的熱情，在內鼓盪，還想對她作一番親切之言，但轉想可不必再多事了。好不容易勸得她轉變對我的愛情，由夫婦而改爲兄妹，她已正式吐口答應我何必再惹她發生問題呢？想着就握着她的手道：「妹妹，你真是明白爽快。而且對我太：我真沒法說。只能比喻，假如以前你對我有十分愛情，現在我承認起碼增加了十倍。若不是大智慧人，又加愛情極重，絕作不出這種事。這一來你把我的痛苦困難，全給消解了。要不然我就要終身在良心上留下缺憾了，不過這事除了是你，換個別人絕不肯的。」珊瑚搖頭道：「你不用儘灌米湯，我落你這幾句話，你知道是用什麼換來的麼？」君奇心想當然是用你的終身幸福，但不敢說出，恐怕再刺激了她。只可答道：「妹妹我一切明白。」珊瑚道：「你明白就好。我這人向來說一句算一句。過去的事，前勾後抹，從此以後，你我就是

兄妹。可是這種情形，也得教別人明白。不要錯疑惑把我當沒臉的人。」君奇道：「那是自然！我曉得你是指着孫曼說。我只要是見着她，一定破釜沉舟的辨別清楚。還有一樣，你可以放心。你我兄妹，就等於兄弟。將來無論到了什麼時候，絕不會因為夫婦，疏遠了手足。」珊瑚聽了，抿着嘴冷笑道：「且別說嘴。就是親兄弟，哥哥娶了嫂孀，也常跟兄弟弄壞感情，何況？」君奇道：「何況什麼？我以為我們的感情，比同胞弟兄還要來得結實。世界上沒有人可以離開我們，將來你看哥哥怎樣？」珊瑚悄然道：「好，往後看吧？現在先莫說後來的事，咱們怎樣？」君奇道：「自然回天津去。不過你還有許多行李，都被帶到南京去了。」珊瑚道：「那不要緊，回天津去我可托鐵路上的熟人，設法再運回來。」君奇道：「好，你曾同過路警了，北開的車是不是在七點多鐘？」珊瑚點頭道：「不錯，還差兩三點鐘。我們上那裏等着呢？」君奇道：「我們且尋個地方落脚，吃些東西，也就耗夠時候。」

說完就循着街道前行，尋着個稍爲潔淨的販肆，進去要間雅座，先泡一壺茶喝着，稍息征塵，略蘇勞乏。便要幾樣菜草草吃飽，付了飯賬，出離飯肆，時候還差一點有餘。在街上散了回步，便回到車站。由珊瑚買了兩張二等票，二人進月台候車，過了一會，南來車準時入站。這次下車的客人甚多，上車的却不甚擁擠。二等車又掛着兩輛，還有一輛頭二等聯合車。三等這節車裏，只有七八位客人，還是分作四五幾，所以空着地位甚多。二人就在靠近頭等那一邊，尋着座位，對面便是板牆，後面隔着兩排座椅方有人，十分清靜，二人並肩坐下。這時天已黃昏，須臾火車便衝破暮烟，在夜色中開駛起來。出站以後，望着外面郊野，已是一片滄曠，只天上微餘青灰之色，下面近樹遠山，都變作一片沉黑，不可辨識。只是高低不等，作陂陀起伏之狀。再過一會，夜幕把天末殘光，也給遮蓋，入望黑漆。天上星光漸現，似隨着火車走動，下上動搖。二人坐處頂上的電燈，又恰巧壞了一盞，旁邊射來

的燈光，又被椅背遮住。坐在暗影之中，倒頗感幽靜之趣。二人坐着都不說話，好似靜聽輪聲，其實各有所感。在這種陰暗寂靜的環境，正是情人的洞天福地。自來情人都喜愛黑暗，雖然常常喊着要爭取光明前途，其實有時是厭惡光明的。例如一對正在相戀的情人必不肯同去看戲，照例要上影院，還得坐在樓上後排，或是僻靜的角落。燈光一熄，黑暗一來，他們才到了得意的時候。對於中間的休息亮燈，都感到多事。但休息亮燈還是有時刻的，習慣了尙無甚大不便。惟有遇到開映中間，或是考貝中斷，或是機器發生故障，事前毫無通知，出於不意的亮燈，那都使情人難於忍受。所了愛情與黑暗，實有密切關係。凡是經過戀愛的人，大約都深嘗黑暗中蘊藏趣味。但這指着青年男女的初戀，和純潔的戀愛而言，並非泛指普通男女，污穢的愛，倒是需要光明。妓女床頭上常是預備一盞帶顏色的電燈。金瓶梅上寫潘金蓮，從未熄燈安寢。由此可見人所畏懼黑暗，有時却是可愛的。君奇和珊瑚，這

時就處在可愛的愛情境界之中，但無奈已經不是情人了。二人心中自然都有說不出的悵觸，雖然已經認爲兄妹，只是情根已種，一時不易剷除，二人都在竭力抑制，不要再思舊事，再生感慨。無奈前塵往事，不由得兜上心頭，跟着就自己竭力驅除。但都不免心懷惘惘，也都希望對方開口說話，便可以打破這難堪的局面。可是兩人都感到心裏的話不能說，別話沒的可說，於是一個向着窗外，去看那看不見的景象，一個仰望車頂，研究那並沒畫着的花紋圖案。幸而再過半點餘鐘，竟而被一件東西打破了僵局，同時也照明了黑暗。原來山遠處山頭之上，升起了一丸冷月。這時初入中旬，月兒還缺着少半邊。初見遠山後明光上映，照得半邊天宇清澈，繼繼微吐二角，徐徐現露全身。清冷的光輝，立刻照遍了大地，現出一叢叢的黑積，那當然是樹林和村落，至於曠地平原，却照成一片陰灰之色。空濛濛地涌着薄霧，別有一種幽雅意。不大工夫，想是因爲行車改變方向的原故，瞧那月兒已降至半天，

雖不像往日的澄明，却也瑩瑩皎潔，又加天上萬里無雲，太空不濘，被映得好像一張銀灰色素錦。不過愈向天心，顏色愈來得深，但顏色深處的星，還有幾顆微現色相，顏色淡的地方，都被月兒把星光欺得隱滅了。二人默默看着，不覺月兒好似太陽一樣，給帶了一種勇氣，使自己如同由可怕的黑暗中逃出，借着光明，安定了動搖的心。但看了一會，月亮漸升漸高，光輝越來越增。却是愈看愈顯着幽冷淒涼，好似忘了方向，直把東升作西沉，疑是在早晨東方未明。殘月將落，感到關山匹馬，旅驛征人的離別滋味，心裏淒涼得如同寒冰，尤其珊瑚這時一顆心好像月光的一樣虛空無着，痴痴的望着外面，自覺身體虛飄飄的，心裏冷冰冰的，好像忘了君奇在側，只顧痴然自思。先被月色勾起懷鄉之感，再想到故里風光，兒時情味，跟着慨嘆自己有如斷梗飄萍，久在天涯淪落，到如今仍是茫無歸宿。想着忽然心中一動，覺得君奇正在身邊，心中微感暖意，似乎記起和他的約言，從此可以腳踏實地，不

在半空飄浮了，但仔細思量，今日不過由零丁一身，變成有人結伴，後顧仍是空茫，自己第一次懂得愛人就愛上了君奇，處心積慮，閱歲經年，結果完全失敗，竟落到這樣局面，即使教我和他由情人而變成仇敵，或是由深交而變成陌路，以至於把我和他隔離萬里，一個趕到美洲，一個趕到南極，也會能有重圓的希望，惟有這一認成兄妹，就算中間隔了萬疊雲山，永遠沒有回復可能了。而且我所愛的人，去和旁人結婚，還要我在旁看着，這是多麼殘酷的虐政，我怎麼就答應了呢？但轉想自己當時所以答應的原故，君奇的處境確是為難，他所說的言語也有道理，我既不忍害他，又不能離他，就只能答應。既答應就不能反悔，我還胡思亂想作什麼？何況我愛他實是出於純潔。相識以來，向未有過邪僻的思想，此後就把愛情完全放在骨肉上面，也未嘗不能安置我的心，難道我愛他只為那種事麼？珊珊這樣自己約束，自己安慰，無奈終有一種爽然若失的情緒，時時潮上心頭。就好像一個有學養的

人，忽然損了心上最愛的寶物，很能用飯已破矣，顧之何益的道理，自行寬解，不作無謂的痛惜。但心裏終是忘不了放不下。珊瑚就是如此。一陣想起君奇的種種可愛，便覺失之可惜。想到孫曼獨享溫柔，便覺妒妬難甘，但跟着又自感慚愧。事已至此，還時起妄念，妹妹對哥哥會作這樣尋思，豈不羞死，於是竭力抑制住了。無奈出於勉強，終難根除。一會兒又亂想起來。在這時君奇大約也和她有同樣感想，屢次憶起舊情，屢次自悔自怨。既認成兄妹，就該把以前種種完全忘却，和同胞弱妹一樣看待，怎可以以哥哥而想妹妹舊時的柔情蜜意呢？這真可恥，但他也是抑制不住，可恥的念頭，好像流寇一樣，伺隙即攻。而且他和珊瑚并坐，感到身體接近珊瑚的一面，像靠近火爐般的烘熱，怕挨近她又捨不得離開她。君奇坐在外側看出窗口，恰由眼角瞧到她的臉兒，那被月光映着的顰眉恨眼，好似漫着不可形容的風韻和情致，想要躲着不看，眼光却屢次抗命。君奇只恐除了眼光以外，再有抗命

的部分。又看着珊瑚神情，知道她內心也正在臨陣不寧，更怕她萬一受了這環境的感動，一時失了理智，只要移動半尺就要事局全非，不可收拾了。想着打聽預防不測，只有趁早和她開口談話，打開寂寞空氣，移轉原來心境。於是鼓起勇氣，叫聲：「妹妹，你喜歡什麼樣的陳設？我回去好替你佈置住房。」珊瑚冷然一笑道：「我什麼也要，倘然你想替我收拾，那就越素淨越好。」君奇道：「你年青的，也不能過於素淨。我在南洋百貨公司，看到一套很好的傢俱，回去替你買來。」珊瑚悄然道：「我要那麼好的傢俱作什麼？你倒是需要買的。」君奇聽着，覺得話中有刺，就故作不知，又接着道：「你喜歡什麼陳設呢？」珊瑚道：「我什麼也不喜歡，你只給請一尊佛像供養着好了。」君奇聽着，更覺悚然，知道她的話大有深意。原來對自己的預算，并未全盤接受，只承認了結爲兄妹一節，却沒應允日後另行出嫁一節，如今既說要請尊佛像供養，無異表示她此生再不嫁人，將以了角終老，把餘年付與

古佛青燈了。這簡直還是不安。不山心中又忐忑起來，恐怕再勾起別的枝節，就不敢再說，暫且沉默下去。無意中向窗外一看，只見天上湧現一片紅光，眼前遠近燈火，密若繁星，知道已到了天津。跟着就聽火車汽笛連鳴，漸漸減了速度，窗外燈光閃動，同時喧嘩之聲，充耳而起，眼見車已進站。君奇不由噓口氣道：「可到家里了。」珊瑚也正望着外面，應聲說道：「到家了，」她才說完，車已緩緩停住。君奇猛聽窗外有人高喊，頭一個字進入耳中，就覺非常刺心。原來就是方才珊瑚所說的佛字。他悚然一震，才聽明白那是旅館夥計報着棧名招接客人，喊着佛照樓大安棧中國旅館等等。君奇心中才想着平常把這些名子聽得熟了，習而不察，今日方才感覺這佛照樓，用佛字作旅館名，實是新奇。想着立起身來，才說了句我們下去吧。忽見珊瑚舉手向窗外招着，高叫佛照樓，跟着就有人由窗外探頭進來，手裏佛照樓的小旗也伸進窗內，珊瑚向他說道：「這兒兩隻箱子，交給你了。」君奇大驚，一把

拉住了她，大聲問道：「你：你不隨我回家麼？怎叫旅館……」珊瑚搖頭慘笑，說出一番話來。正是，佛說有情，是生貪嗔痴愛。月如無恨，何來圓缺陰晴。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生沫出版電影文藝叢書
三大貢獻

「亂世佳人」

(第一種)

"Gone With the Wind"

每册六角

李木宋成戴聖謨
蔣庭修張鏡芝合譯

原 作在美國，哄動已久，復經米高梅公司，攝成彩色影片。題材既優，色調尤美，原片之成功，為影片界數年來之罕蹟。本社特將原故事，去其繁冗，攝留精華，輯成是編，不特忠實流利，並附銅圖多幅，能使原作與影片並傳。出刊已來，風行國內，茲又訂正再版出書，購請速從。

「青鳥」

(第二種)

"Blue Bird"

每册五角

蔡允庸編述
劉文嫻女士插圖

(第三種)

「再生緣」

"All this and Heaven Too"

每本五角

宋咸女士譯述

此書係美馳名悲劇，格調哀怨宛轉，得未曾有，及至影片製成，只取原書前半部，未能完全鈞，論者惜之。今本社有鑒及此，即就原作整個譯出，較影片尤為完整。譯文之忠懇雅達，猶其餘事，存書無多，敢請速購。

精心力作讀後自愈置信有口皆碑敢請速手一編

聲一第 作社出 流生與 弟朋馮 畫名華 畫家漫北

史曼羅薯白老

秋千有各 故圖文餘約 圖連全

刊特影電流生

種兩出已

風趣的新型讀物
 詳細緊湊別具
 一、續蕩冠志
 (滄譯續大盜傑西)
 二、蒙面大俠
 (滄譯寶劍留痕)

銅圖八頁
 文字兩萬
 數千言只
 售兩角伍

業已出版
 購請從速

第三集一角元三
 生流
 法租界五十
 七路號十號

總發行所
 出版社

事畫字幅百 畫環部

出即 版將

作表代若雲劉

唇酒眼燈 錄

卷一 二 三
 已出三集

此作出刊以來海內風
 傳爭譽為劉君罕有之
 力作清雅雋趣向所未
 有現首三集已出齊存
 書無多購請從速
 第一二集各一元

作傑大若雲劉

湖海香盟

本書為劉雲若君又一傑
 作與「酒眼燈唇錄」同
 為姊妹篇結構之妙運筆
 之靈實與「酒眼燈唇錄」
 一有異曲同工之感又覺
 有後來居上之勢

版出旬中月五書本

